11.9.72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DS 736 C34 1673
Chang, P'u
Shan hsiao ko ch'ung ting shih lun i pien

East Asia

歷代史論一編 卷一 二

太倉張西銘先生著

西吳孫執升評定

山曉閣重訂史論一編

二編即出

金閶龔晉之梓行

DS
736
C34
1673

重訂史論一編序

賢愚忠佞四者明而法立是非賞罰四者明而用備此制治之大經而世運所繇升降也刺美惡得之詩

道政事得之書寓褒貶得之春秋是故二十一家之外論斷尤重焉覩唐宋大儒編年紀事各自成書載筆之士茍能即其遺文纂

括全史決羣疑雪沉寃誅既死示來者審經權之理明得失之機豈徒以文士自見哉西銘張先生以經世之學儁著作之任史論

其一端爾然撮二十一家之要而得失互陳瑕瑜不掩寓微文於泠語攄幽懷於澹句蓋借古人以自寫者半借古人以諭當世者

半其間忠孝廉節倿倖姦
邪不可勝記而特先其爲
君者譬裘之有領綱之有
綱千古治亂之紀已畢舉
於此矣至若標奇於獨見

之中樹義於衆論之外明眼達識作用森然即僅以文字觀亦足以發知慧而輔才略而況乎先生精微淵遠之識斟經酌史之才

尤非末學所易窺乎予輒
不揣諷讀之餘既詮數字
於行間復贅數語於篇末
庶不使鴻篇矩矱湮沒弗
章致失作者之意雖然是

書之著監往規今古音古調雍容爾雅可以進黼扆勒廊廟與詩書春秋相表裏豈特南宮史斷求我童蒙竟陵史懷談言微中而

已哉

旹

康熙癸丑長至日西吳後

學孫琮敬題於芙蓉灣

之山曉閣

山曉閣重訂歷代史論一編原序

古今言史者莫不首原龍門然子繇謂其踈略輕信考亭至恨少公不作此言不著天下何進退殊衆也嘗讀慶曆天子之言曰史官非人成敗迹晦今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然則史以辨興亡察機要不然莊周鮒魚之對賈生鵩烏之詞有文無實識者譏笑然漢興以来愛孟堅者比葉公之好龍後漢七家鮮宏勝習之謂唐聖明繼周漢史叙事不如吳魏故彧王沉不信休文多詐曾計遥年果無鴻筭要其議見得失志動將来多在宋人夫伯恭指情偽永叔正亂君原父之紀賦廬山高南軒鈇年月係中原永嘉書

報仇各有春秋天地之意然鼂氏謂君實忠信更冠群史胡武夷論其周顧四方悉來獻狀其信然歟然子玄有言矣張衡不閑於史陳壽不習於文自五代以往史多文勝五代之後史多理勝若其書能雙舉材號兼榮舊史之中實難其士吾夫子假政南歸蒐狩昔籍標以裁辨風開山川光曉耳目天下傳而喻之茲更仰首三代俯訖元時識昭闇之分情見安危之易勢伸其蓄指概布淳文鄭夾漈曰六經之後惟有此作子長不能受之固應讓之後人耳恒計古論之家古十有四人多昂頴濱之書然洛下議其咏蹈集精以曩準今此言非暴人有言曰史列君臣政事皆繫靡與張

夫子責在君父略其繁科固有說歟昔少游論西漢多功臣東漢多名臣繇兩祖之異好同甫亦言光武取關輔而興肅宗緩范陽而終廢何氏更言唐亡不在僖昭而在天寶之日上蔡曾歎宋衰於真神徽宗父子不專其罪此又淵流之恒論若乎王鬻田宅子瞻恨無王導元衰墮大業權公謂本於張禹觀劉生外戚之議蔚宗宦者之詞晉亡於并雍之寇唐治繇府兵內强其終繇於藩鎮削決宋盡於人心元盡於天道去非唐英履祥之言其非偽也夫數端似無與人主韓愈曰世有善惡君不主其禍福乎故諸君子正治亂汲汲乎其君也況春秋之義不逮大夫吾夫子其繁說乎

李方叔曰持綱而苞緯其事碎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指也憶昔陳大夫讀資治書知司馬相業如徒以文而已雖使王隱杜口于寶栖毫無解迷異是故象文于天求理于地大人之作於茲為盛然則溫公紀年遵續經之疑雖然不謂之續經不可也

門人呂雲孚石香謹序

LIBRARY
AUG 1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山曉閣重訂歷代史論一編目録　第九刻

卷一

秦楚之際論
漢高帝文帝論
漢惠帝論
漢景帝論
漢武帝論
漢昭帝論
漢宣帝論

漢元帝論
漢成帝論
漢哀帝論
漢平帝孺子嬰論
漢光武論
漢明帝論
漢章帝論
漢和帝論
漢殤帝北鄉侯沖帝質帝論

漢安帝論

漢順帝論

漢桓帝論

漢靈帝論

漢獻帝論

漢昭烈帝論

漢後帝論

魏曹操論

魏曹丕叡髦奐論

吳孫堅孫策論
吳孫權亮休皓論
卷二
晉武帝論
晉惠帝論
晉懷帝愍帝論
晉元帝明帝論
晉成帝論
晉康帝穆帝論

晉哀帝帝奕簡文帝論
晉孝武帝論
晉安帝論
晉安帝恭帝論
宋武帝文帝論
宋武皇論
宋明帝論
宋主昱論
宋順帝論

齊高祖論
齊武帝論
齊明帝論
齊東昏侯和帝論
梁武帝論
梁簡文帝元帝敬帝論
陳武帝文帝宣帝後主論
隋文帝煬帝論

卷三

唐高祖論
唐太宗論
唐高宗武后論
唐中宗論
唐睿宗論
唐玄宗論
唐肅宗論
唐代宗論
唐德宗論

唐順宗憲宗論
唐穆宗論
唐敬宗論
唐文宗論
唐武宗論
唐宣宗論
唐懿宗論
唐僖宗論
唐昭宗論

唐昭宣帝論
後梁論
後梁主瑱論
後唐莊宗論
後唐明宗論
後唐廢帝潞王論
後晉石敬瑭論
後晉出帝論
後漢高祖隱帝論

後周太祖論
後周世宗論

卷四

宋太祖論
宋太宗論
宋真宗論
宋仁宗論
宋英宗論
宋神宗論

宋哲宗論
宋徽宗論
宋欽宗論
宋高宗論
宋孝宗論
宋光宗論
宋寧宗論
宋理宗論
宋度宗論

宋恭帝端宗帝昺論
元論
元世祖論
元成宗武宗仁宗論
元英宗論
元泰定帝寧宗論
元順帝論

山曉閣重訂歷代史論一編目録終

山曉閣重訂歷代史論一編卷一

西吳孫　琮執升手評

秦楚之際論

（虛冒起居正意）當秦楚之際而欲以忠信得天下斯已難矣然天下雖亂大義不絕君子不以亂易治而以治易亂（當正治亂之本）故李良於武臣莊賈於陳勝臧荼於燕廣田榮於田市項籍於楚心綱目皆書曰弒予之以罪而後世無所動則以是為居正也（立二字為案）雖然綱目以義帝之弒遂賊楚而王漢（提漢）使羽不殺心心其遂有天下乎（從心跌落漢王）漢王定三秦舉燕趙之後能事心乎吾知漢王亦必殺之也（自是確論）楚先殺之而授漢以名漢王亦不

以為異也自董公建說始有素服之師漢之得以乘楚後者非為

（屢呼漢王作一二示）

（東暗應居正意）

義也所以自予也或曰漢王入關無所取羽則大掠而東興亡在

（將項王映帶）

是矣嗟乎咸陽之入秦之宮室幃帳寶貨婦女沛公未嘗不欲留

（與王者需良輔識見卓絕）

居也沛公能受良噲之言而羽不聞有增昧諸臣之諫楚之臣固

（挿入陳涉以影羽之亡）

已非矣何獨罪羽也且陳涉首事王六月而亡項羽身嘗七十餘

（指出天字似將居正意寬一步）

戰未嘗一敗將有天下而反為漢有凡此者皆天意也六國之時

（接天意將六國作開闔）

天意厭亂而急欲秦之有之故即墨大夫之謀猶可有為而齊卒

不行秦楚之時天意厭亂而急欲漢之有之是以江東千里之地

（此際純是天意）

數十萬之衆猶可以王而羽以一時之忿無所及此是不可謂純

任人也雖然治亂之際君子嚴助亂之文（從天意結居正意甚緊嚴）尤不可不明獎正之義
張良之輔韓成周市之立魏咎其義一也（隨拈義字呼末是非字）良為帝師而其志已明
市以讓國奉王身見殺而行無所白顯約之際為人輕重何哉（目睫之見類然）且
項梁救田榮榮不能救梁羽忿而擊之榮既相廣聽酈生之說復
罷守備（入敘事）而遽為信襲於亡齊誠有罪焉（可謂闡幽之識）卒以橫尸鄉之死有兄弟
得士之名而世竟未有知市者余竊悲焉則及其時而著之亦綱
目所謂是非之大者歟（餘波了居正意）

居正二字是一篇大意亦是一部大意此雖論一時紛紜之勢
而實以漢高作題目偶舉數人大畧已盡事勢愈顯文中操縱處

有手揮目送之妙〇孫執升

漢高帝文帝論

（引語起）

漢臣之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大於孝文皇帝緣是創者論（承功德二字）功述者論德為後世帝王準矣（又承功德二字轉一層立議論）夫論大功者畧其內行論盛德者詳其微過是故高帝葅醢（論功畧行）功臣為暴秦之所不為而不傷其得天下之效曰其心雖忍其功不可廢也（論德詳過）文帝之德至矣（綴二語）而陽城濟北之封渭陽汾陰之祠猶不免儒者之譏蓋欲躋之三代責備賢者（以上論高文又連武宣元帝文景差掩）之不得不然也（映）西漢之主學高祖而失者武宣學文帝而失者元帝武宣之失在好殺元帝之失在不斷好殺者不亡而不斷者致亂（交互作一頓挫）豈文帝作法不如高祖乎抑學之者似是而非也周秦而下享國

最長者無若漢與唐宋然創國之始輒更亂而後定其變多在人（上自周秦下惟唐宋波瀾空闊一望渺然）倫之際骨肉之間漢高之呂后唐宗之建成元吉宋太宗之德昭（人倫骨肉）廷美是也漢高在位十二年惠帝繼之呂后用事者八年惠帝崩又稱制者八年天下幾大亂不繼之以文帝不定（將文帝作一頓見其德足以配高）宋太祖在位十六年授於太宗太宗得兄之天下即殺兄子家不仁雖身求治者二十二年益以真宗之二十五年猶恐德薄而天下復亂不繼之（將仁宗作一頓見其德足以配高）以仁宗不定文帝以二十三年崩仁宗以四十一年崩年歷久遠（又合二語立生民大德一句作鎖）相殊其為生民大德一也文帝仁宗仁厚恭儉近於古之勝殘去（以下從大德中流出致治之道）殺其所恃以致治者惟在倖幸不加大臣威權不從中出倖幸不（精語可括千百年朝局）

加大臣○則國體正○威權不從中出○則公論明○史稱漢文時天下殷（餘意作一跌宕）富烟火萬里○仁宗遺制下○深山窮谷○老稚女婦○莫不奔走悲號○得（推本一層○源流深遠○慨慕無窮）人心如此○豈有異術哉○充文帝尊重申屠嘉之心○則左右不敢變（連引數人○暗承上佞幸威權）亂紀綱而弘恭石顯之禍不作○充仁宗不斥蘇轍之心○則天下利害莫不聞而王安石之禍不起○繇是道也○子孫守之者○治○變之者（推一層作證佐）亂○景帝性嚴○於文帝矯之以刻薄○神宗志奢○於仁宗○矯之以紛更（收入本旨）而危難間作○蓋其證也○若漢高之法○則不然○漢高之法○得天下者（又連後代收引証案）也○漢文之法○守天下者也○三代以下○得天下者多以忍為之○唐太（反一筆）宗忍于建成元吉○不然○則身死而天下○不得○宋太祖忍于周王宗

訓不然則終身為臣（反一筆）而天下不得二者非得已也獨高祖未得天（急祝高祖狀全）

（篇却又發如許高論）

下以前有不忍人之仁既得天下反行之以忍蓋用兵日久則仁

（論斷明暢）

心漸失見大害則不顧小害見大利則不顧小利此即曹操寧我

負人之心高祖先用之以得志於當日者也然而其心不可告于

（痛談雜出歸於正大）

臣民其術不可施於孫子是以君子舍而不道夫得天下以義守

天下以仁得天下以權守天下以經後世人主處變之日少處常

（又作反語識議精深）（萬世良謨）

之日多與學漢高寧學文帝何則殺人之術不可數試而寧民之

道可長久不壞也

創業守成時既不同治亦自異況高帝大度而孝文謙恭真是

創述相成至理而合為一篇功德二字分疏最確層致更深唐宋以後時勢殊而事變尤劇詳言後世益見作法之難高識如先生直欲眼空千古矣孫執升

陳國亭

漢惠帝論

惠帝在位之日淺。其行事微有所見。太史公哀呂氏之亂。而欲甚其罪。故為呂氏專紀。而以帝附之。所以傷天下之無君也。（援大義以寄感慨）然念帝之仁慈孝友。足以致治。而其年不享。復形之贊辭。以海內之晏安歸之於帝。（即轉入贊詞）本指見矣。（讀史有識）趙隱王。帝之弟也。齊悼王。帝之兄也。趙王為高帝愛子。欲立之者數矣。而帝不以為嫌懼。（敘事簡而盡）太后怒之。親迎霸上。與入宮。同卧起飲食。齊王入朝。有外諸侯之禮。而帝以兄事之。（發明仁慈孝友）置於上坐。同舉巵為壽。而太后之酖不得行。非天性篤深者。其能之乎。（只四字贊餘俱第二義）若夫廣高廟之祠。徹複道之過。除挾書之律。明孝弟力田之舉。（一段歷舉美政）

尊禮宰相治務清靜尤有足多者焉然而其賢若是而高帝之始
（一句翻入呂后案）
欲發之者何也則以呂后故也呂后之陰賊鷙戾高帝已知之矣
（揣摩入情）
立其子則其母之惡必行不立其子則其母之惡不行高帝又知
（上兩個已知之又合說二句見帝無可奈何文情悽怛）
之矣後迫於大臣之論卒立太子而心畏呂氏之及大亂謂戚夫
（凡權處都是苦心此）
人曰呂氏真爾主矣不以主目惠而以主目呂蓋料其後必至于
（更說得沉痛即大度之主能不傷心）
斯而太子之仁不足以禦之也是以人彘之變帝觀之而哭盍高
（帝亦何詞）
帝既無刑妻之化而惠帝終無賑母之文不得已而淫樂廢政祥
（應天性篤深句）
狂以冀親之一悟而太后終不改也帝惟有死而已矣則殺惠帝
（斷得確當）（毀歷舉災異）
者太后也七年之內異不絕書若所記龍見雨血冬雷棗實日食

正旦夏月食既鴻臺淩室諸災疑天重惡於帝者而要之非為帝〔斬得確當〕
也夫蓋有受之者太后也是故太后稱制之七年有日晝晦之變〔即將后語作案妙〕
謂左右曰此為我也

高帝誅羣策取天下而呂氏以區區婦人智籠其上其南面稱制之心蓄於平時而功臣宿將之雄尤深於剪忌韓彭死餘無足憚矣帝以仁柔之資拱手無為恃遺呂氏虧損至德此論惠帝謂即論呂氏可也

孫執升

漢景帝論

（集諸咎徵）

景帝即位二年即有孛彗雨雹之變熒惑歲星月出之異三年而長星出東宮突焉（呼下誰當句）其應在七國七國既平之後十二年間細目七書日食四書地震一書日月赤紫五星逆守月貫天廷若星孛蝗旱雹雷雨雪水火咎徵咸在載述若是者其誰當之乎（一吁一應立通篇案）則在帝身也（隨作一渕）夫帝遵文帝之業躬行節儉重恤刑罪黎民醇厚財貨充斥號為太平抑何天責之者深也先儒譏其廢薄后殺太子鼂錯棄市（羅帝諸事起寡恩句）亞夫餓死君臣父子之際殆有難言者以為帝提博局殺吳世子寡恩之性自其為太子時已見之矣（就一事作斷）無惑乎即位而戮人也和親

之舉不遺家人子而遺公主公主無侵擾之罪而先嬰臨江之罰此豈人情乎其他張釋之鄧通等以私嫌死又何言哉〔寬一著〕然是皆高帝之過未可以遽難帝也〔法即以補高帝論可也〕淮陰可族則天下無可議之功〔功莫大于淮陰〕趙王如意可立為太子魯元公主可更嫁單于則天下無可議之親〔親莫過于子女〕夫高帝於功臣誅戮之盡此有其事而甚者也〔而意屠進而下〕孝惠之將廢魯元之遺〔功無可議〕嫁此無其事而始欲行之者也其事之甚者帝以餘殺其信臣宰〔親亦所不顧〕相其事之欲行而未及行者帝即其意行之而愛女嫁於單于妻〔緩句更嚴〕子窮於獄死亦曷怪焉然帝於薄后栗姬太子公主殘刻少恩獨尊事太后親愛梁王袁盎之刺不忍竟獄視世之厚其妻子而薄

父母兄弟者亦有間矣要以其刻薄果殺雖施意百姓有康王之
譽而不免天怒之至況其下者盡少鑒諸又垂戒後人
蘇欒城云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而有人
君之量茲論其天性寡恩且推本於高帝蓋作法于涼後世必
有甚焉者非罪高帝正所以罪景帝也高帝以景而受過也孫
執升

漢武帝論

（從其悔處說入）

問讀武帝罷田輪臺之詔有云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嗟乎循斯言也（先揚一筆）豈獨治漢雖百世可也然征和以前行事何相戾也（頓一句作案）漢自七國既平之後天下之患無甚於匈奴高文以功德顯而文治未興不能比隆於三代帝之奮發欲有所為其意嘗語之衛青矣（雜敘柳揚有法）曰漢家庶事草創匈奴交侵不更制度後世無法（更制是帝主意）不出師討伐中國不安是故建元之初三策董仲舒禁申韓蘇張之言（亦啟崇儒）申公趙綰王臧以次召用元光之時主父徐嚴各上書論用兵之害帝心韙其言（亦啟罷兵）拜為郎中而勤邊不

上誠知當世之要務（自是雄心大畧）不容以彼易此也（用人理財雙提）雖然帝之立心是矣（出入處精嚴有法）其所以設施則非也欲更制度則左道諂諛之臣必不可用欲安中國則刻深小吏臨治賈人毋任九卿而筦財利帝皆背之（始前行事相戾）以蕩於威貨將何為乎（又起一波）說者謂（急轉即起下不見痕迹）武帝抑損相權宰相自田蚡薛澤公孫弘石慶而外鮮有全者要所誅論皆庸材不聞賢者在其間也嗚呼此尤失之大者也宰相貳天子以弘化勝其任者進焉（此段言用人）不勝其任者親故勳舊無所假也帝既知諸人之不勝矣（此段言理財文法蟬聯不斷）而輕相之少絓誤而即追以士師刑賞不兩顛乎宰相不得其人而阿指充位之徒争伺天子之意為緩急於是日峻刑變法以求財於民夫重刑罰以

求民財猶之寵方士以求神僊二者皆必不得之數也（又綴事尤見文法動盪）東方朔曰

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卜式輸財賜爵關內侯以為勸天下無

有應者此亦見源泉之源難以勉強作忠也（此事如何強得）武帝不察其端而公

（合二項說）

孫欒李張趙桑孔之流雜然羣進迨思子宮作悔心始萌然後罷（至此方悔悔亦何及）

候神之宮布息民之令不亦晚乎班史論巫蠱之禍兆於建元蚩

（引孟堅所書以相証）

尤之旗且謂戾太子以兵終始若咎帝窮武好殺有以啓害者然

嗚呼有為如武帝而釁迹昭於史書者若此公孫弘所云人主患（結出武帝之）

不廣大豈格論哉（夫在廣大二字）

武帝以英雄壯盛之年當盈成富強之世一生只好大喜功四

字東萊紫陽諸公每每致慨然理財用人國家二大政帝殷殷
致意焉至於神僊之說未效而巫蠱之禍遽起輪臺之悔豈真
有省過之誠哉篇首著此可謂戒深而語切

孫執升

漢昭帝論

賢漢昭者稱其至明謂成王嗣位周公狼跋漢高疑陳平文帝惑季布踈賈生景帝殺晁錯視昭帝於霍光皆不及也固也然武帝（一語提綱）（文論）

（昭從武帝說入意主光從燕王說起見帝聰明大度）

初元之際燕王旦求入宿衛削其三縣昭帝初立與劉澤謀叛詔赦弗治未幾而告光非常者迺燕王也雖帝年十四聰明天授然度以事理衆知其謬上官之謀淺矣燕蓋既敗光任益專勢所必（事理易明）

（發轉筆頭即便收住）

然所獨異者光之事帝輕徭薄賦務與民休息行之十餘年而帝不易意此依古大度者未有也何則聰明之主威福所自有也賦（聰明者難大度）

（磊落疎古）

税雖出於百姓究之朝廷非人臣所敢問也武帝之世煩刑峻歛

求於下者無不盡一旦變其所為示以寬大雖致治無要於此然（從武帝轉入一層迴）（環異端文情甚遠）疑謗作矣其賢者曰前人之舊章未可遽革也其下者曰此大將（宕處輕峭）軍自行其德天子何利焉使帝稍中其言光之所請不數月報罷矣迺元年舉賢良問疾苦二年貸種食除田租四年止民出馬六（善敘不絕書）年罷榷酤官追改元元鳳行義之徵口賦之賦歲見恩澤在上無（賡語簡貴）（隨即領住）改父之嫌在下無居美之忌非仁心為質以德寵民者又曷臻焉（又生一意）論者深求無端責霍光無保傅之道使帝不壽嗚呼班固作史於霍氏無怨辭令帝沒身華色史必罪光柰何百世而下執不必然（繳處開案）（末借一人作映帶）之事槩人生平乎」雖然順天心悅民意之說發於杜延年是以有

餘音……

庚子之詔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輒輔以寬徐仁王平之事奏記法

深丞相始免世皆知光不知延年豈大將軍善用人其下固無所

者延年而大將軍不待煩矣

侯特書歟要之識大體知治要如延年不可不著也

昭即位二年即侯封大將軍光不可謂非知人善任也雖不親

萬幾然天性聰明與高文類若帝崩之後廢昌邑立曾孫在光

疑於專擅而國祚卒賴以安史無怨辭與杜延年一說適以表

光之忠全光之名誠可謂善論矣　孫執升

漢宣帝論

宣帝在位二十五年施德於高祖功臣者凡三當時鄭絳諸侯之裔衰夷陵微盡矣一旦復封者百三十六人可不謂王者之至恩（贊其恩德正以起）仁人之盛德哉（非帝本心意）夫崇德報功猶念往者矧於在躬繇此推之霍氏（鎖上二項）顛覆宗族參夷瑕釁累積甚至不獲與胡組郭徵卿等分別勞苦蓋亦有所不得已（原情之言）非帝本心也然治道蹐駁趙蓋韓楊之死儒者譏其刻薄少恩意路溫舒所云治獄之失猶未息歟（含下變法）孝武之世刑（每承孝武）網苛密（是論世法）帝在閭閻深知其害痛欲更始是以季秋請讞齋居決事終帝之世屢詔寬恤令於民者若此而誅殺之禍先被於大臣豈（特設疑情以轉出寬步）

廷尉平之置十四人之巡行皆具丈乎（翻扶有情）君子曰漢法雜秦雖有恩
君慈主猝未能改也（起下變法）孝昭世無繆刑然侯史吳之獄徐仁王平稍
為平反罪皆至死立法嚴烈積漸已然於宣帝乎（寬一步）何尤抑知祖宗
之法有必不可變者有必不可不變者（審時度勢兩言簡括下句是主）嚴安論時務謂周失之弱
秦失之強患皆在於不變（見法有當變）漢襲秦刑久而不改待變亟矣宣帝不
革其原孰為制度修兼霸王畢視德教將何以救敗乎（貶一筆）然此非獨（又寬）
帝失也（一步）趙廣漢之要斬成於魏相韓延壽之棄市成於蕭望之楊
惲以語言薄故身嬰重戮妻子竄徙賢如于定國不能為持平而
公卿反奏坐其黨友所謂阿主之（自是諸臣之失）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宣帝之

徵言其端遂謝病歸魏相始剪博陸借援許伯及其言事復請帝
漢家大關鍵
與平昌樂昌平恩三侯詳議繇是國之大事外戚與聞禍患之萌
推原禍本弱翁安所置對
其流不止則高平之為謀不滅君子尤有深責焉

法有可變有不可變此千古作述要語然寬仁與慘刻難易自分若論一人而數人之得失皆見論一世而數世之得失皆見尤為尚論卓識不第為一人設也　孫執升

漢元帝論

元帝爲太子時年十二通孝經論語太傅疏廣少傅疏受即上疏請老胡氏論曰（引戒論說入）帝之不可教詔自其少時定之矣觀其親政之日年二十有七猶不省召致廷尉之語安在其前此有爲哉甚矣二疏見豫也予嘗意其言以爲深文及跡帝行事然後知非誣也（低回惻怛之意溢於言表）當時蕭望之劉更生周堪之繫獄也帝嘗以責恭顯趣其視事矣終（忽明忽昏總是優柔之失）抑於史高之言免爲庶人其後望之飲鴆周堪疾瘖張猛自殺於（一段語似迂而甚痛切肌膚血淚）公車恭顯皆得而主之夫人臣莫患於無罪而君殺之尤莫患於（事）無罪而非其君殺之自其君殺之殺之止一君也非其君殺之君

之左右皆其君矣殺之意出於其君者於臣之正者猶有存焉殺之意出於非其君者人臣之為正者無不盡也京房至新豐上封事以趙高為戒慮身當正先之難言何晚也望之堪猛先房而死莫為正先也久矣且諸葛豐上告堪猛帝立斥之甘延壽陳湯有斬郅支功石顯匡衡沮之帝違其議爵為徹侯疑帝優游之中或有斷乎而獨不樂聞顯過若天性然馮逡昭儀之昆弟行也一言譏顯而立罷彼疏遠之臣如京賈棄市咸雲城旦又安論哉然昭帝之立武帝憂女主為患忍殺其母元帝仁弱宣帝知其必亂家以許后故不忍廢之而不慮其後弘恭石顯復使久典樞要奄正

寺人之變其誰作乎責在賢者非宣帝不任矣 責宣帝所以甚元帝

說恭顯而為萬世不能去之恭顯戒說無罪而為萬世之君殺無罪者痛蓋當時雖有二疏亦致位而去西漢之衰於此決矣

論者不察謂帝專用儒生委之以政優游不斷孝宣之業於是而衰夫此豈儒者之過與蕭劉諸賢俱已得罪矣

孫執升

漢成帝論

謁論每從叙述起案不作虛冒最為切實

元帝愛山陽王康幾廢太子賴史丹頓首青蒲○其事始定○後成帝即位()山陽徙封定陶○遇之甚厚○來朝京師○使長留侍○迫於王鳳勉遣之○國○涕泣而決○共王既薨○立其子欣為太子○以楚孝王孫景奉共祀○凡此皆常情之至○嫌賢主所不斷而帝行之○懇懇無幾微難色○非仁明為質通達大義者○其誰能之○獨於王氏則罔若不知何也○五侯同封○黃霧四塞○其後災異不可勝書○帝能責備後宮而不疑王氏○儒者曰○此谷永杜欽張禹孔光蔽之○之也○王鳳白罷相商決遣定陶○帝不能平王章直言過惡○感寤納之○令薦馮野王為輔○卒

睥睨千古

先作贊誦言言懇至

轉入醒快

與仁明通達相反

凡此皆一暴之明

猶豫反覆使尚書劾章獄死成都避暑明光曲陽漸臺非制帝欲
專蔽字
行薄昭之誅僅以諸闕一謝而免此皆身為之而舅寵日固則何
有天下者以義斷恩豈得顧細謹
辭焉國風刺戍申春秋譏城杞尊祖之大與念母之私其孝甚相
毋專蔽字
絕也帝雖少好經書不法祖宗而曲狥母愛名為行孝其所執持
又從蔽字更端
謬矣富平侯張放帝之幸臣也太后斥使就國左遷都尉帝私趙
倢伃欲立為后太后嫌其出微藉淳于長往来通言歲餘乃許然
後先侯趙臨度帝寵諸舅不甚於趙氏張放也緣以少長之親加
揣摩情事極其深切
以母氏之命而內顧宮庭華麗盛陳騎車微行放狎無節外臣既
遥應處甚透情勢
切指摘王氏借以避咎帝於湛溺之餘日惴惴焉懼無以弭天變

而塞人言則五侯充朝非獨親愛亦帝所畏也帝以為惟任王氏（情勢所必至又極痛世）可以上謝太后得行其欲於是明知其專而不之罪蓋溺於聲色（道盡庸儒）者無剛明之心牽於文義者修小孝之節是又名為念母而其非（結趕蔽字其言之）日甚者也然上觀漢法呂氏無論已景武之世條侯厄於王信魏其死於田蚡兩王察察善馭外家猶不免此失又何責於成帝哉（元帝養成於宣帝成帝養成於景武禍生有胎千古炯戒）外戚之禍由昏儒養成乃以通達大義之成帝而王氏之禍若罔聞知非獨王氏之幸亦國運使然耶上謝太后是一時粉飾解免之言愈徵其昏懦耳然則哀平不足咎若追禍始不得不屬成帝非苛論也　孫執升

漢哀帝論

成帝崩於綏和二年之三月四月而哀帝始即位則已曠月無君

矣是以編年之書次太子即位之文於罷泰畤復南北郊之後儒

者責其緩於置君急於祠祀罷王氏者不其深哉雖然一王氏已

先定王氏罪案　罷王

甚矣未幾丁傅暴起與王趙稱四太后則何太后之多也夫哀帝

氏抑王氏而王氏愈盛至於不可制所以罷之抑之不得其道

之尊丁傅所以抑王氏也故以傅太后之怒而罷莽司馬以解光

而丁傅之勢成矣

之奏而遣根就國免況庶人若王氏陵遲衰微可不復振焉抑知

王是禍生有基

丁傅之盛王莽所以代漢蓋繇此也凡物盛衰之勢大小相倚盛

慨論盛衰之勢似緩而速於王氏尤切

極而衰理之恒也此一衰而即盡者也惟既盛而將衰將衰而稍

重言史論一綱　卷一

○緒之及其發也至於大盛則其盛不可復制矣○哀帝之世亦王氏（正如火之熾而復炎其勢不可遏抑）

盛極而衰之會也○使帝能暴王氏驕僭之罪於天下○首誅大司馬（庸材安知大略）

莽則王氏於此盡矣○而廢其時與帝之材不能也○不能殺之○則將（先反言使天下知莽之奸）

寵之○與莽共政而議事○帝有過舉○而莽無正論○然後天下知莽之○（此方是正說）

非賢也○今驟尊丁傅以非禮之號○使莽之就第○得以為名○優游于

家○飾聲望○通賓客○而帝復寵息夫躬孫寵董賢○以甚其過○何武（甚其過破其譽）

師丹孔光以破其譽○中山東平之獄○鄭崇王嘉之死○天下非之○大（與觀其敗是君臣相成處故其禍遲而深）

臣棄於外○宗室怨於內○而莽默不一言○以觀其敗○使過日歸上○善（奸惡至此）

日歸下○則莽之得以代漢○致上書獻頌者蠡四十八萬七千餘人○

（應前一句）

皆自丁傅之盛時為之也所謂小紲而至於大盛其盛不可制者（揔前意收）

此也雖然定陶太后既崩而帝幾欲禪位于董賢使太后在帝之（應前四）

（太后餘音娟娟）

無道或不至斯也

亂臣賊子何代無之推本禍原未有不自其積漸而成者觀衰

帝所為事事曲成新室雖有數大臣亦隨波而靡古之人所以

有防微杜漸之識末世君臣悟者鮮矣孫執升

漢平帝孺子嬰論

平帝之立以九歲孺子之立以二歲亂臣之欲移人國也必援幼君以為利其是謂乎（貪立幼君是亂賊心事）或者（就勢作翻）非之曰孝昭即位年僅八歲鄂邑共養省中霍金上官等共領尚書事奸發立止世稱治安昌云長君獨威也（入正論）是殆不然昭帝承茂陵之烈上下齊壹國無匹耦燕蓋之謀方動旋滅當時四海窮窮惟有共主是以元平之時九卿議廢昌邑田延年離席按劍霍光病悖（此是以安漢責光）宣帝初謁高廟嚴延年劾光專擅（此是以專擅劾光）朝廷肅然夫廢昏立明社稷之功人臣其猶有責（照出王氏議重語嚴）蓋分縣一尊而事不嘗見天下之大勢恒重在君也初元以來王氏漸顯（提出王氏）建始之

春五侯進封更幾十年熏繚根蒂凡三歷主而勢不降於是人主（直指王氏）
孤立偏重在臣矣唐之以河北委叛將也魏博成德盧龍淄青滄（引後代事為照佐）
景宣武彰義澤潞之師日相尋未有已也天子屢詔不前叛將一
呼彎弓擐甲不踰時而集彼豈獨無君臣之心乎習見藩鎮子孫（極言唐事映出漢家）
世世其土以為我主而不知又有天子之在其上也漢成哀間之（藩鎮之禍坐此）
王氏猶唐大曆貞元之藩鎮也谷永杜欽敢於指切人主專論後（一語証合即了唐案）
宮而獨譽王氏為申伯張禹孔光帝師大儒位為三公深託大司（段段以王氏豎眼）
馬以自固當日之人心槩可知矣況益以莽之豺虎十過王鳳乎（提出王莽）
是故元帝寵莫如石顯成帝寵莫如趙氏哀帝寵莫如董賢新主

一易三家廢死而王氏愈大至中山始迎莽已總政羣臣之持正（將王氏束一句）
不回者何武公孫祿孫寶鮑宣申屠剛而外絕無聞焉夫固知神
堯禪舜之文不在董公而在王氏也（亦束一句）椒酒之弒舉朝不問劉崇翟
義劉快三舉義兵不旋踵而傾覆豈非極重之勢難以遽反哉雖（此句乃有天道公事焉）（嬰乎王氏結穴於此）
然莽欲為天子而先盡其本支諸王若立仁光宗之誅殺無論已
假帝未稱王宇飲藥原碧為孽子臨謀弒莽之不臣非獨跋扈與（應唐事收）
（禍生肘腋亂賊當自寒心）
唐藩鎮等也安史子禍蓋實類焉
王氏之勢根深枝茂至弒平立孺自攝尊位不可復拔矣作者
源本禍胎言言痛哭讀者幾不欲終篇若夫先盡本支一語是

猶劉氏之幸亦天之未絕劉氏也莽䰟有知能無汗下如雨孫執升

漢光武論

光武起跡舂陵子弟僅七千人爾一年誅王莽二年平王郎及鄗南即位赤眉翦除十二年間羣盜盡滅成功若神國無留禍中興令主稱絕軌矣及考其行事自用用人兩有得焉昆陽之役王邑王尋兵號百萬諸將震怖帝決策城守收兵外擊殪敵百里此自用之得也王郎兵起帝欲還長安邳彤止之遂以信都和戎之師盪平河北更始趣帝罷兵耿弇請毋應命於是苗曾韋順蔡充以次就斬而關中可圖此則用人之得也兩者得而王業成是以鄧禹澠池之敗旋見奮翼彭寵漁陽之叛遽即刑誅惟其處勢全也

至赤眉一亂天人參至尤帝成功之會也帝初起義南陽下江附
伯升新市平林附更始隙端見矣淯水稱帝劉稷不服更始殺之
遂及伯升帝新立大功李軼朱鮪日耽耽焉破虜之命以敵委帝
實欲從中制之使更始不死帝雖奮發掃除必難得志於天下也
夫更始與帝有必不可並之勢而殺更始之名又帝所必不忍居
項已出於牧羊之中立為楚王皆梁籍力也後信宋義而殊項籍
籍心怨之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江中高祖伐楚執以為名是故
殺更始之名非獨帝不忍居也即其勢亦必不可居王郎本邯鄲
卜者詐稱成帝子子輿州郡響動廣陽王亦以薊應設使帝棄昆

陽銅馬之捷輕師入關聲績究而誅更始大盜紛然假大義相責其何以對惟帝師次河北赤眉兵亂長安更始遇害盆子再立天（出落惟帝有局有勢）下神器曠無所歸帝乃起而受之戮鯨鯢而表元德然後名號大（此際實有天意）正而人心畢服凡赤眉之亂縱兵三輔適為王者驅馳爾西都既（此擬高祖）平齊梁底定隴蜀二子可置度外又何難次第綏殄哉此雖陽根（總收全局又了成功之會一句意）本之論宋陳亮深致意焉謂遠過於唐肅宗之急關中也若高光（臨去秋波其推光武至矣）升降儒者交訟馬援蓋先言之矣援稱帝才明勇畧於隗囂囂問何如高祖援曰高祖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治動遵節度又不喜（論之既定正不必復贅）飲酒囂曰如卿言反復勝之當日已論定後人何辟焉

中興難於創業光武勝於高祖昔人已曾論之茲拈出自用用人二語合而相成各有妙用彼王郎更始赤眉諸人風馳電掣太史公所云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馳耳所以司隸入洛人服其度持節渡河人服其德火德復然炎精更輝隱然帝王之遠畧矣孫執升

漢明帝論

五倫之難其全也庶人亦有不及者焉況王者乎然觀於明帝備矣世祖之為其父也光烈皇后之為其母也東海王疆之為其兄也馬貴人之為其后也皆前此所未有也帝有人倫之善而行其天至之樂又何難焉然而帝之所以得成其明者蓋在是也帝年十二而能辨陳留吏牘之語單臣之寇勸勅臧宮撤圍緩賊以速其散北匈奴求和親議毋許之而携南單于心天下之察其孰加之及即位之後綜核羣下獨當廣陵楚王淮陽之逆不忍竟法若明有不得而用者焉議者皆謂帝天性之厚抑知非至明無以與

極義慕之詞而篇中用明不得用明從此號出感慨亦係焉

蔵難字在内

一轉東上起下

以下

綜事

勿時一層

即位後一層

斷處又一層

轉筆

難用明而能明斯為

（至明）
乎斯也兄弟之情本於父母妻子之愛後于兄弟人倫之次序其
（人因不明昧出至明）
本末然也自世之不明者比於私而更其序於是父母緩於妻子
（即人情之通病以相形）
之恩兄弟殺於臣僕之寵其為昏廢失道可勝嘆哉今帝薄皇子（一段紀事）
（以著其效）
六人之封栽食數縣而獨隆中山東平之賜馬廖兄弟終帝之世
未嘗改官而郭況以廢后之戚均禮陰氏雖帝友愛性成其于人
（即此以証其明可謂所見者大）
倫先後之次殆審輕重栽情義而為之者則至明之效也若合東
（敘述處俯仰有情）
海而秉傳視疾懷東平而興言采菽原陵之夢舊物之感百世而
（反覆相形嗟嘆感慨上下古今實實難盡）
下若或見之悲夫不明乎人倫則室家為之蔽其人非盡天資刻
薄者也唯天性之厚者而明於人倫然後其為德也以人倫之序

而行之而無不當故不得乎明必不成乎厚士庶固然豈獨天子乎○

王者以天下為家○而有人倫之變當其變者明有不得用亦不可用帝獨以明謚意必其苦心竭力當之而不愧者乎厚不可私不可乃成其明且有至明之效若帝可謂難矣論者非設身處地有洞然之識者豈易及此

孫執升

漢章帝論

論人主於光武明帝以後殆難乎為君矣章帝繼之化成德讓史稱長者此與康王繼成王曷異哉（首段是頌）然建初七年太子慶無罪而廢宋貴人飲藥自殺既而梁竦獄死竇憲驕溢不制傷哉盛德淄損（次段是規規處有）帝又以長者自累也（割酌以長者二字作案）閒讀東漢后紀光烈寬仁明德謙肅內德之懋烈于往古蓋縣南頓君夫人舜善婉順實開光武後宮淑女世（篇以后德）象其德也（立論提竇后）竇后初入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馬太后異之立為帝后明德婦儀后所親見也身席寵幸無子而忌宋貴人生子（疏明篇首事）慶后謀廢之復以邪媚道誣殺其母皇子肇梁小貴人出也后既

養為子復心疾梁氏兩貴人迫以憂死自是宮房惵息后愛日隆
（長者自累　揷入處生情）
彼竇殺人以厚其寵而章帝不覺何哉漢自高帝創業首啓女后
（一后為禍尤甚）
之禍始于呂后終于政君後世子孫之明鑒也竇氏不則陰馬聖
（作法於涼　疏竇氏）
德身為妬始繇是效之者不可勝數矣閻后酖殺李氏譖廢太子
（亡業）
保桓思當桓帝梓宮在前殿時即殺田聖皆竇氏為俑也自古國
（一段見后德所係大　轉入切至）
家倚伏之數衰必生于盛亂必生于治皆有形可見獨發于閨房
（將宣帝陪說）
積于恩愛者禍嘗隱而不知漢宣之世名實綜覈事業修理可謂
（禍亂莫測）
治矣而亂天下之本反伏于元城王氏之入太子宮章帝仁義過
于宣元黎民賴慶士習禮樂太平歌詠之風于斯為盛而竇后嫉

妒忽為亂階大臣不敢諷論及帝一崩后即稱制終東漢之祚外（天道好還可為浩嘆）
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至伏氏被髮徒跣曹氏抵璽涕泣而漢亡（痛言后家貽禍）
矣夫女主擅權國政必委父兄出納必憑內豎此宦官外戚所藉（兩相倚其禍猶淺）
以縱橫也宦官用則外戚倚之外戚用則宦官倚之兩者不相為（兩相圖則禍及君父）
用則宦官圖外戚外戚亦圖宦官究之其人俱斃而禍貽天子惜（暗結長者自累）
帝優厚有餘而智不及此也或謂武帝好聲色盛女謁衛李鈎弋（又生一波）
之寵不害威治章帝賢主所寵惟竇后燕婉匹敵非繼欲者比何（挽入更嚴緊）（不斷寔誤事）
以致亂然英雄之主忍能割恩長厚之君愛而不斷古來女主亂（呂武皆以而致亂）
天下者豈在多人哉一而尊專而亂有餘矣史言光武廢郭后太

子疆降封東海甫一傳而章帝效之又謂明帝御已有度防閑未篤孝章以下色授兆釁嗚呼子孫之失祖宗實與有咎作法可不慎哉

末段雖似餘波寓[illegible]自深遠

後宮賢否繫國安危此周南所以首關雎也燕婉匹敵非繼欲比往往致亂者內而宦官外而戚族夤緣縱橫事有難制禍乃不測矣嗟乎人君之賢否而後人以其后為論斷可漫云以長者自累哉　孫執升

漢和帝論

論中毎連屬數代如一代故事之始終俱見而斷案乃確

竇憲之惡成於章帝之時當日第五倫鄭弘之徒切陳其失至奪
沁水園田帝怒責為趙高復以皇后毀服深謝不行正誅和帝即
位四年勒兵除憲易若腐鼠宋儒胡寅稱其幼冲威斷實過章帝
先加贊揚　平情之論
亦為論也雖然竇憲未死帝之難在于去竇氏竇憲既死帝之難
在於安竇氏迨竇太后崩讀帝手詔益歎仁人不可及也帝雖育
再加贊揚
於太后實梁貴人子儲位初定梁氏私慶太后惡之梁竦陷獄貴
此段敘事詳明正要見得不可及意
人憂死永元九年梁㩅訟冤三公請貶太后尊號毋合葬敬陵帝
在安竇氏
獨詔以大義勿議尊上此非行安節和克備聖德者不能也凡人

之情畏於論時而樂於咎往（俗一合往往如是一）徐福先言霍氏之專（陪客）張酺獨伸竇瓌（主人）之枉世不數數見也適逢其會微隙進說則不難指切先朝以為（寫出黨人）名詆毀君父以衒達耿育有云事不當時固爭各阿指容媚晏駕之後萬乃追探不及訐揚幽昧空使謗議（寫出黨禍）上及山陵下流後世此古今建言之通患（指出流弊）忠臣孝子所為痛心抑默也建光改元和熹蒙謗永建正號安思幽徙其時為之發憤陳義者（明大義者代不數人）僅朱寵李郃周舉二三人以觀和帝之於章德人倫治亂不較然乎（倫說死情淋漓痛快）是故承光改殯上謚恭懷（論事之大）或疑帝厚梁氏為非禮余甚非之惡其沒帝美而失人情也固然王莽篡位先尊孔光凡所欲為風光上之（以莽比寶秦）竇憲亦然內

挾太后外崇鄧彪和帝初立加彪太傅於是郅壽樂恢之死匈奴
（庸祿未）
軍師之功憲無不快然自行其意夫不有庸祿之大臣無以養元
（有不養禍在下位者禍輕人不覺耳）
戚之戎毒此論治者所以深責政本歟

孝和冲齡即位而慷慨獨斷使朝廷肅清能遠繼昭帝之烈天

資柳何明也憲誅後尊信儒術友愛兄弟二三大臣如晨星落
落無以輔進中興弭戚宦之禍論者徒有嘆息耳　孫執升

殤帝北鄉侯沖帝質帝論

和帝崩而殤帝繼之○安帝崩而北鄉侯繼之○沖帝崩而質帝繼之○其序皆不當立不當立而立是女后宦戚之私也（私字立通篇案）○和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秘養民間少子隆生始百餘日遽立為帝○其為皇子○歟其不為皇子歟（特設疑情）○俱不得而知非所以昭天下也（是私）○且有長子勝在○舍長立殤則何謂也（廢一長子）○曰以痼疾故也○安帝永寧元年立子保為太子（廢一太子）○少無失德○閻后江京樊豐譖之降封濟陰（是私）○来歷守闕力爭免官削租○未幾帝崩○后貪立幼○迎北鄉侯懿即位踰月而薨（廢者得立）○李程等十九人得因以為功（是私）○誅閻顯兄弟○遷太后離宮○而濟陰復立○后之不

仁又何利焉中帝繼體順皇正矣踰年遂崩清河渤海並徵至京師清河嚴重公卿歸心梁冀利渤海年幼排衆議立之旣聞跋扈之言遽進毒餅而帝崩矣論者曰北鄉之薨天惡閻氏也殤崩二歲冲崩三歲孺子未可以為天下王也質帝雖梁氏所立然少而聰慧心知惡冀食餅苦煩猶召李固冀飲水得活使永其年昭帝之業可圖也傷於賊臣不亦痛乎宋儒謂梁冀進餅弑帝斬水不與逆狀明著李固身為上公當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廷中推舉尚食可以立得罪人致之廷尉而度其勢不能也太后左右皆冀腹心胡廣趙戒中庸之

（代固設計所以深罪固）

林懾憚不前固以一人叫呼衆必不應然而為固計者爭之倉卒

（也）

爭之踰時其為事之得失難易尤懸殊也倉卒之時人心方痛罪

（事幾當決計於早）

人蹴踖太后冕服而臨侍臣環尸而泣雖有謀焉猝不及備遲之

（亂賊得以伸其辨）

踰時氣燄既張黨與盛合謂先君之死為幽昧置侍醫之議於不

（事已晚矣）（破私）

閫即再三上書徒益逆臣凶凶亦奚救乎

霍光議廢昌邑羣臣驚

（字）（破私字）

愕莫敢發言田延年離席按劍責大將軍須臾議定推按冀逆度

（論事明快）

不難於易君隱忍需時遂縱戎首責備賢者能毋為固咎乎

齊莊

（引事正大而確）

不死社稷晏嬰三踊陳恒弒簡公孔子昧爽而朝忘沐浴之義而

（所謂不惡而嚴）

效枕尸之哭惜哉固知春秋未深也

王者必世後仁觀三代賢君繼作累洽重熙讀史者至今欣羡如身遊其際此等之世不忍論此等之文亦不忍讀然而為鑒為戒不可廢也只篇首一私字括盡千古之變　孫執升

漢安帝論

安帝之立論者（先出罪案）謂鄧氏有二失焉平原王勝殤帝兄也疾非太適
（其失一）
序久當立令違衆而立帝則太后之私也清河王慶章帝之長子
（其失二）（急轉為鄧氏）
長而無過舍其父而立其子是太后有利於幼主也然兩者皆未
（出脫）
足以罪鄧氏清河王慶安帝之父以並和帝則帝兄也和帝崩而
（正名定分何可不存此一言）
立其兄為天子必將降鄧后於弟息之列而改昭穆之序於兄終
（明非后之私）
弟及之義豈有當焉平原之立正也然清河故肅宗元子無罪見
（明非后之利於幼）
廢子獲紹統意者其天予以是知周章之謀未可謂順也且鄧后
（开揚一段）
天下之賢后也以之為君天下之賢君也觀其臨朝十五年裁抑

外家裁省供奉詳刑寬貸善政畢具太后豈有私於鄧氏乎凡以（利字）（破前私字）
為漢也帝年二十二而始為立后二十七而猶未反政蓋有所不
得已也永寧以前建光以後治亂見矣帝既無賢母其能禦閻后（申明不得已之故）
之妒裁保母之寵遠京閏豊安達等不與共政乎又安能容楊震（又容開一筆）
耒歷之言太子無動大臣無死乎雖當日鄧康之免杜根成翊世（又破前私字利字）
之譴疑太后臨朝握國不予要觀帝之不德則其志慮勤矣史稱（收住）
為持權引謗所幸非己焦心卹患自强惟國不亦信哉然災異數
見水旱盜賊終太后之世未有寧處豈天有所不足於女主乎夫（識高百代）
陰盛之戒雖賢如鄧后而猶有不免若其次者可不懷明辟之義

思前政之良哉

繼立爽序違衆徇私內亂莫大於是顧鄧后有以維持其際勝於昏愚之主實國之幸也然帝纔年十三權歸房幃幾三十猶未返政是何朝常乎雖曰后無私於鄧氏亦無取焉孫執升

漢順帝論

安帝終於南遊而綱目書帝崩於葉順帝甫成葬禮而綱目書盜發憲陵意謂二君不善之積咎證之形皆於終事見之（此一段是貶）然觀順帝之篇所書改塋楊震朝太后赦虞詡左雄郃貢球起太學誅張逵擢周舉（歷紀善政）十九年之中槩然可觀豈與書羌人盜賊五十六災變七十者等哉（此一段是褒）跡帝之行夫蓋與其后同者也（東一句似褒似貶）后者何乘氏侯梁商女也后被引御退處不專之義望均澤之德可謂賢矣沖質之際用人求言及爭桓帝固喬被誣太后猶從王調趙承諸人之訴詘之出獄（行事近正）當其死也楊匡上書遂許還塋善善之意或有存焉（略褒一句）然而渤

（此是后之失）海蠡吾之立乃不能辨立長之順與弑君之逆以成冀惡帝為濟陰王賴十九侯之力得正大位張防之徒李程納規後以爭功皆（行事亦近正）遺就國宋娥山陽之封終於收印綬還里舍其所以待勞舊者不（此是帝之失）已斷乎然而中官之襲爵梁冀之殺人仍固寵而不悟繇是信帝（絕斷句照上同字）與后其為人皆處於賢不賢之間者也夫為天下之君與天下之（轉句斷）母而處於賢不賢之間君子即以為不賢而已矣何則人之為賢（申足即為不賢意）者猶慮其有不賢若其可以賢可以不賢其流也必以不賢終焉所固然也

（此是美商）梁商為大臣守正能白李固王龔之誣薦周舉之賢死（妙論可解頤）而猶悲無所輔益凡帝與后之若於道意商有力焉而不能化冀

賢梁商所以甚梁冀……此是譏商……

之縱暴則帝與后賢而冀之性惡也」然曹節之交商實使冀父教

統梁氏數世論之正以見外戚之

子貳能無歸獄乎」要而論之梁松以帝婿之貴死於明帝梁竦等

勢不可恃

賀貴人之子為太子而死於竇后既也又以二后甚冀之驕而赤

女為后是大利而為大禍所以深罪冀也

其族然則為梁氏者又何利於女子為后也哉又何利于帝之寵

之也哉

天下多中人帝王之家亦然然君而庸奸臣乘之后而庸外家

乘之禍不可勝言矣后家無利於為后何損於后若使天下何

利於其君則其君何如哉論曰夫蓋與其后同者也尚何以為

君　孫執升

漢桓帝論

梁冀既弒質帝違衆議而立蠡吾侯志是為桓帝時帝年十五太后猶臨朝稱制（比方前賢）政令威福悉出於冀帝褒崇殊數使禮儀比蕭何增封（堪為饋飯）比鄧禹賞賜比霍光冀尚嗛其薄未幾帝與單超等齧血定盟冀及妻孫壽並見族（自是英主作用）天下咸快帝斷出禁闥指顧太平乃梁孫方臧官者五人已侯（伏後半篇）其後殺直臣開黨錮濁亂橫虐反倍冀時論者竊疑帝昏明不一性在善惡之間以余觀之帝直（新得妙）愚不可移者也（聲其大罪）梁冀擅國裏城凶淫恣毒之積罪不勝書其最大者無若徙清河王蒜殺李固杜喬二者俱非帝所怒也帝所怒者唯冀收考陳

授與欲殺鄧香妻宣授則徐璜所親宣則貴人猛母也宦官女子

刺六之論

寫愚不可移

積不平於冀帝亦遂隙冀而行翦除非為社稷大計罪在不赦臨

插入一段危言偘論起下正人之禍甚

百官及萬民而正誅之也夫刑罰國家大柄也殺大臣誅貴戚人

有主色此是文家大起伏

主不再試之事也苟為國家而行誅者所誅必小人所進必君子

苟以私怒而行誅者誅一私人復進一私人以暴易暴其亂無窮

二段申言愚不可移

以下言用不仁而流禍正人至於部黨之酷

已也延熹時五侯同封惟單超先死不聞罪過他若左悺徐璜貝

瑗唐衡貪殘不仁皆冀類也四侯競橫宦官附麗者日衆毒遍海

流毒無窮

內恣藉帝勢為虐雖楊秉韓縯發侯覽兄弟與悺瑗贓罪相繼然

應前黨錮言言危懼

死而正人之禍繇此益酷夫寺人與正為讎其大槩也正人不擊

之則罪不可容一擊之則勢不並立擊之不勝猶以為無能為而

（波公大臣論其言亦爾）

止絕其進用之端擊之一勝則忿忿圖報不盡空其類殺其身其

（幸而一勝）

心不快也是故覧等貶死正人之所為勝也而李膺馮緄劉祐即

（報復）（再）

輸作左校以其被羊元群單遷蘇康管霸罪也張朔等之死正人

（乙大勝）（報之者深）

所謂大勝也而成瑨劉瓆諸賢大獄旋起所以報也甚至報復未

已更興部黨以李膺杜密為名盡天下賢士號為黨人捕而誅之

（古前悠然）（推原禍本）

若曰令而後庶幾莫予毒也已蓋陰殘之人性近於殺禁密之官

（又逆）

勢易為禍即君心微見一暴之明而左右倍深十寒之力此固漢

（二君所以甚桓帝且繳任有之）

宣唐憲節制而不克何有於桓帝哉然桓帝未立時廷議咸屬清

河曹騰憾之始勸冀立帝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帝徵至夏門亭會質帝崩竟入立帝之得正位也以婦寺其敗德也亦以婦寺人君（端本正）治亂固各有本夫（始可以垂戒）

下愚不移而移其喜怒感福於宦官女子非移也直宦官女子之天下而已矣去一冀又一冀冀之不可盡誅至於朝廷行誅惡之典而其勢且危於勝况不勝乎如此等論真所謂痛哭千古　孫執升

漢靈帝論

原黨禍之始

黨人之禍成於桓帝延熹之九年○是時瑨瓆系獄○起浮髡鉗○陳蕃劉茂竇楷諸臣○無不極陳其失○而牢修一訟○黨獄遂繁李膺杜密陳寔范滂之徒○相連二百餘人○天下痛之○然推事之始○成瑨捕張汎劉瓆殺趙津翟超破侯覽之家黃浮誅徐宣之族○君子所以處寺人者嚴矣○及帝崩而解瀆亭侯立陳竇秉政○膺密勲瑜等咸列朝廷常侍管霸蘇康之屬○以次坐死天下之士想望太平然鄭颯之獄○朱瑀盜發竇武記奏反得定盟共普等十七人曹節趙嬈挾帝矯詔王甫持節將兵誅夷正士○被竇氏以不道之名而宦官六

究黨禍之酷

轉究事始

桓帝崩竇武定策禁中而立帝

此帝初立時事

中官之勢復張

人有列侯之賞三君俊顧及廚之流死徙廢禁不可勝數是曷故（由宦及靈）哉（靈禍遂關國運）靈帝父母刀餘張讓等交通張角不以為罪而呂彊張鈞反以直言賈禍盧植王允皇甫嵩有平賊之功不免於收還印綬檻車（功罪倒置如此國家何恃以久安）下獄而十三侯之封皆屬中官漢之天下豈可復乎幸帝崩而太子辯即位（時何太后臨朝）何進誅蹇碩領其兵袁隗荀攸何顒鄭泰同布腹心雖（此袁紹之失策）外兵之召識者憂之顧其時中常黃門盡還里舍勢則可為矣而張讓段珪之謀起於倉卒戶下之伏（何進亦見殺）遂以斬進與陳竇之事若有（此時乃君子小人之變論者其有憂患乎）同焉嗚呼君子之盡也不在於既衰之日而在於將盛之時小人之得以盡君子也不在於寵固之時而反激於危亡之際然後知（發歎）

（端謹亦是責備賢者之義）（此忽事之失）

君子之自為策者非也竇武之屢次奏誅失於視事之太易何進

（此畏事之失）（此事幾不決）

之呂兵四方失於視事之太難而其敝也皆繇於一時之猶豫而

（為禍甚深）（反覆詳言不勝慨惜）

小人乘之於俄頃向使聽陳蕃勿考之言則朱瑀不得發奏行袁

紹立決之計則張讓不復入直而諸君子以始事之驟臨事而惑

（危言恨辭讀者千古傷創）

是以當其濟也一司隸之力能之而及其不濟雖以太后父兄之

重定策少主之功而皆無所用嗚呼予所以恨竇武何進之不如

（球能誅王甫何竇二無）

陽球也

（成功）

黨人之獄千古創禍讀史至此未嘗不推卷揮淚當時小人不

足責而君子之處小人與其自為計者不得其道一身膺禍而

禍及國家雖有英主亦何能為况昏庸者乎。孫執升

漢獻帝論

靈帝病篤屬子協于蹇碩時帝二子辯年十四協僅九歲舍長而（此靈帝之失）立幼非正也辯本何后所生碩欲先殺何進乃立協進收碩誅之（帝王之家君臣之際事同兒戲倏淪狼虎讀者幾欲掩卷）領其屯兵辯始正位為少帝當日京師勁兵在進兄弟掌握將吏（此時事勢可以有為）英俊盡樂為用勢便權利與竇武陳蕃時異矣執張讓段珪等僇之於朝獄吏力耳柰何外聽袁紹過計召兵四方內慹母舞陽君及弟苗言濡忍不決無何身先殺于讓珪而董卓亦至京師（進死而卓至禍亂遂成）卓于誅宦官無纖毫功（誅宦官者紹也卓有何功）見少帝北部坂下遂心輕王室圖廢立于是少帝母子被弒協立是為獻帝（紀獻帝數語插董卓事中執筆者尚）帝九歲為天子四十而遜位享年五

（忍言哉）

十有四以山陽公薨在位三十年間流離板蕩豈忍言哉卓既立

帝即以天子自為誅僇大臣劫遷車駕燒宗廟發帝陵神人痛憤

（一篇中布允謀卓雖出互見而獻帝不言可知矣）

王允與黃琬士孫瑞密謀誅卓呂布奮戟罪人然臍是時帝幸無

（王允被殺）

庶可冀苟安而李傕郭汜復亂矣董卓強忍無親雖擁強兵實一

（董卓殘暴寡謀諸人為慮亦疎）

匹夫剌客剸刃支體立斷伍孚圖之不成荀攸等謀而未遂而允

即用其策以殺卓此計之得也卓雖暴尸部曲未散赦之唯命殺

（此時當思有以處之）

之惟命擇威望宿將如皇甫嵩者領其衆留陝亦唯命而允皆不

（一得一失禍亂倚伏）

用遂宣平門之變此計之失也允計一失君難未已傕汜諸賊治

（流離困頓至此已極）

兵相攻劫天子質公卿晏然無忌帝哀思舊都欲還雒陽賊孽奉

奸雄得志
以為名紛争道路播遷無主而曹操巨奸起而乘之嗚呼天子無
以下痛哭流涕嬉笑怒駡出一曹操
能則恃大臣大臣無能則恃將帥當時關中諸州郡咸以討逆卓
人自為謀天子拱手而已
助漢室起頓兵日久離合不一各聚而自圖天子又誰恃乎何進
四語深明事勢
誅官官無籍外兵而召之使来董卓諸賊為亂亟藉外兵而望之
董卓後身
不至帝惟有流離間關委命曹操而已操始聽荀彧言東諸雒朝
始事猶正
帝猶以唱義為辭既與董昭定畫劫駕遷許託晉文河陽之名而
此卓又甚　初為卓之
行齋人遷陽之實術莫詭焉惡莫大焉夫帝在雒陽帝猶天下之
帝　後為操之帝
帝也帝既遷許帝直操之帝也嬰兒離父母之宮入悍僕之室語
與言及此涕泣滂沱
言飲食惟所挾持即欲歸見宗族登丘墓不能自繇他何為哉操

數戰勝進爵自王立魏宗廟社稷儼若已有天下而帝反顛沛託（欲哭欲笑）國焉董承與劉備謀討于東遷之後金禕耿紀等舉義于弒后之時俱不得克而操益放恣是操之威福過於天王而帝之顛越又（悲憤之言神人同痛）不如寓公也曹丕篡立帝幸無死終天年唐堯絕統而虞賓助祭（傾）豈其然乎（似滑稽）

獻愚於靈操狼於卓時運如此尚何咎哉計得計失此後世旁觀之語當日昏庸值艱難豪傑多自謀或前明而後昧或始正而繼奸若奸福忠禍又天道不足問也　孫執升

漢昭烈帝論

昭烈起鄉里時即與關羽張飛友善在公孫瓚座識趙雲重結納（昭烈善用）（首提一句為主）此帝得士之始也既徐庶舉孔明三往乃見遂與定霸業興漢室當日帝馳驅列牧以身託人始依陶謙得領徐州徐州失軍即歸（歸曹依陶揔是善用人）曹操操殺董承則亡之袁紹操破汝南則奔劉表迨表卒勢窮孔（此是要着）明始入吳游說破操於赤壁遂有荊州得荊州始圖益州圖益州（洗發帝之心事）始定漢中漢中定而帝王矣荊州取之于曹孫帝所欲也益州取（王道覇道兼而有之可謂善論昭烈）之於劉璋非帝所欲也然戡亂非一道乘時非一術劉璋闇弱豈（亦是一見）能久有巴蜀帝委不取終為操得是又一劉表也龐統贊帝舉事

（正論侃侃知昭烈非孫曹所及）謂事定之後封璋一國誠仁義並用之策湯武當此亦何疑焉曹丕篡漢帝稱尊號費詩謂大敵未克不宜自立其據論最正然漢（丕既篡立而昭烈紹統名義甚正又何可疑）統已絕四海靡歸曹氏已儼然有天下而炎劉子孫反逡循王位（大義所在東漢後漢事無異同）不敢正名於朝宗之義何居是故昭烈即位武擔循之光武鄗南非處也帝既痛漢亡討亂賊必當結好東吳專力攻魏而呂蒙造釁吳蜀搆兵猇亭一跌大業不成悲哉（誤事在此）孔明初見昭烈時即云孫權據有江東可以為援不可以圖獨帝親伐吳不聞孔明諫止豈（此真不可解故姑為傳疑之詞）知帝必不聽而不言與抑言之而史失其傳也夫關羽兄弟之交（可稍恨事）荊州天下之險呂蒙豎子妄僥一勝使長城坐潰蛟龍受侮英雄

(悲壯激烈使英雄拔劍而起)
之痛骨肉之悲有深傷帝心者楚子劍及於寢門越王填土闔宮
與夫人別而誓師彼皆寃憤結心往忘其死豈中國誼主反無奮
(此舉決不可少)
(縱一步振起後半篇大有生色)
決戰所獨惜者帝率軍東下孫權請和而不許則非策也權襲江
陵殺上將其罪不可赦赦則無以振國恥其懼罪而請和則可許
(其罪當伐)
(其罪可赦)
不許無以慮萬全羽勇蓋天下忽之呂蒙貽烈謀畧戰勝忽之陸
(英雄受病大抵坐此)
(轉落)
遜二者皆失在知進不知退知盈不知虛也然帝雖未混一宇內
(不以成敗論人)
其立心舉事有帝王之畧三高祖不及也高祖謀臣惟張良陳平
(高祖不及一)
其所策畫不過黃石之素書道家之陰謀未若帝之得王佐也蕭
(高祖不及二)
何繫獄韓彭葅醢功臣人人自危未若帝之推誠任人顧命不貳

也即與父老約法三章僅賢于項羽之屠咸陽未若帝眷眷以人（高祖不及三）為本有太王去邠之仁也高帝王而帝偏安者楚漢之際天下方（又轉一境戕足上意）苦秦建安之末人心不思漢也（精確之言）孔明在草廬即為帝業鼎立後再出師伐魏又云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始料勢之僅可以霸而未（天星夜落英傑傷悲）傷遇之終不能王也要論為君如帝者于皐陶所言知人安民良（總括一篇大意住處有千）不媿矣（鈎力）

僅有昭烈漢之不幸猶有昭烈漢之大幸也高帝無尺寸之資而遽至于王昭烈承帝胄之籍且有高帝不及者三為時之所限卒止於霸顧得士之盛不減西京孫曹之奸雄十倍焉而不

移鼎局于人心去漢之日蓋亦有時之所不能限者與三分之語孔明籌之已熟而至今尚有餘憾云　孫執升

漢後帝論

陡提一句篇中歷著諸臣亡蜀之罪

西蜀之亡始於漢壽之屯是以傅僉既死還守劍閣人咸罪維然

前貶以姜維為罪

陽安關口陰平橋頭維不嘗表張翼廖化分守乎鍾鄧兵合維列營守險魏軍食乏將欲引還及艾緣邪徑趨涪黃崇勸諸葛瞻速

維亦能軍

行據險無令賊入平地瞻不能從敗於綿竹又安可謂維咎乎至

此是瞻之失策

鍾鄧搆釁艾已就擒維欲使會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迎立漢帝

其計亦甚險毒

事將成矣而丘建一言遂召胡淵之兵維身與會同盡豈非天哉

帝事不成由於天道結維案

且羅憲守永安能破吳人之攻霍弋為建寧太守聞成都亡而不

人情尚自競奮

肯下使當鄧艾入蜀時後帝聽北地王言乘將士拔刀斫石之怒

次貶以

譙周為緯著皓禕之罪
背城一戰漢事猶可為也卒惑於譙周之論遽上璽綬信矣譙周
兩人定案
似黃皓也皓固主之愚於前周輕棄其主之國於後此兩人者豈
即又從皓轉落情事曲折
復知有君臣社稷哉然黃皓為奸成於陳祇之為侍中陳祇越次
追原禍本
以用繇於費禕之薦亡漢之罪禕其可辭乎禕有汎愛之仁而疎
隱是疎家之失
於防人之亂是以在國則誤信陳祇之賢在身不能備郭循之刺
總結前意又起後意
於是益知大臣貴密也郤正久在內職澹然自守不能誅皓之惡
小節難盡大經
蜀亡後乃棄家相隨徒教帝無闕於威儀應對亦何益乎夫劉琮
庸人成見
全有荊州操至新野蒯越勸降而譙周即踵其見以亡蜀呂蒙襲
一以疾死
江陵失同仇之誼以甚操惡未及受封而遽疾革鍾鄧建破蜀之

一以誅死
功成司馬氏之纂甫三月而皆被誅僇甚哉儒生無益于人國而
此語感慨凜然於正統之義
志在滅漢者天未始不深惡之也
後主才雖中下建興之初委任賢相抗衡強隣征伐四克國富
兵強至於姜維庢禍閹豎專權再傳僅四十二年誰謂天之祚
漢耶孫執升

魏論　曹操

范曄論東漢宦者曰曹騰說帝策立蠡吾侯操其養子遂遷龜鼎

語甚激切與末句相應

可畏哉斯言宦者子孫竟有天下乎然靈帝之世王芬許攸謀誅

亦自有見

諸常侍圖廢立操獨言伊霍之事驟行不祥及董卓稱亂唱兵先

進諸守相欲帝劉虞操責以大義抗師西向跡其初行未嘗包禍

已上褒語轉落悖逆一語立案　設為解免開

心窺神器也一旦得志躬蹈悖逆甘為袁術續何哉或曰遷許之

闔有法

策董昭主之瞷稱王位陳群贊之伏后壁室之變華歆郗慮成之

非獨操罪也袁術謬思當讖僭號壽春踰年處死操心鄙之終身

放貶一步　入正論將袁術陪

不帝意殆欲與袁異奈何同類稱乎余曰不然術與操皆天下之

（說應前為續所以甚操）庸人特才分殊耳建安搶攘先帝者術後逆者操術不足論獨操（稱時譽所以甚操）負命世之譽秉可為之時使終聽荀彧輔帝東雒統一四方光漢（稱諫臣所以甚操）舊服雖周文王何加焉不此之圖而迫殺大臣慘弑妃后車服僭（以下聲罪誅心字字斧鉞）蹕儼然王者身死負慚託號安漢又誰欺乎夫桓玄鬱鬱湖長朱（態迫無聊情事實如此）温依身王鐸當其遲頓窮迫之時固嘗念生之未能憂死之不及（志得意）何暇志為天子哉聲生勢長漸見高大則慨然非分不居黃屋無（滿覬覦便侈）以快其所際故凡人臣勢位之極見可欲而動窮而不知反者畢（操嘗自命奸雄故每以庸人為醒）其奸回皆天下之庸人不足為賢者道也操變服避卓之日得望（充其本心只足貪欲無厭）牧伯志願足矣奄有大州進不知止忍心賊君惑於富貴而忘大

援術同收文[illegible][illegible]

義此真庸人之尤降而與術同貶夫寧過乎然何進袁紹初誅宦官操謂治罪誅惡當委獄吏勿藉外兵子丕繼位立制宦官毋過署令操雖宦者子孫善馭宦者固莫如操父子也

應前宦者作餘波是贊是譏

曹操罪惡婦稚皆能痛罵作史但存直筆論者更透情勢罪案自昭萬世矣末云宦者子孫善馭宦者固善評亦滑稽之雄與

孫執升

魏主丕叡芳髦奐論

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曹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伏氏宗族兄弟死者百餘人後六年而丕篡漢後四十一年而有高貴鄉公之（摠叙極其簡括）禍又六年而魏亡當時南闕之變賈充使成濟抽戈刺髦殞于車下與昔日操令郗慮華歆勒兵入宮牵伏后出壁中時無異也魏（天道往復可以垂戒）代五傳丕叡差長世皆昧于人倫有禽獸之行操賊方死丕遽僭（昧于人倫是曹氏一門罪案）竊納帝二女臨喪設樂遠求珍物非子也始悦袁熙妻甄氏聘以（昧父子之倫）為妃既寵郭貴嬪甫受禪即殺甄氏非夫也平原王叡甄氏親子（昧夫婦之倫）射鹿感父其辭慘怛彼蓋身遭父之偏聽哀母之幽死立而改德（既不能）

（改因而致之）孰有先于闈房之辨者乃嬖毛貴嬪即廢虞妃寵郭氏即殺毛后胡為乎文帝武宣后崩皆不送葬（諧語甚工）幼女淑卒則為追謚立廟取甄后從孫合葬南陵是薄親過於墨翟愛女甚于荊蠻也（諺語更切）郭后雖譖殺甄氏實養叡為子迫之暴崩此而不名為弒是趙王如意可以殺呂氏漢和帝可以仇竇后也（疑似無徵）齊王芳非叡子而子之其漢孝惠（所托非人）后之少帝乎芳僅八歲立以為君詔司馬懿曹爽輔政（冉用提挈以拓支撐）其靈帝之託蹇碩乎無道竊國之君有及身而絕者有及世而絕者及身而（總束二段在文章為間筆）絕者不禍于篡弒即禍于養子及世而絕者不禍于女后宦戚即（危言慘詞使人破涕為笑）禍于權臣幼主魏蓋備之矣曹爽才弱非司馬懿匹又甚之以驕

事勢相激必至乎此

奢自速敗也司馬氏既殺爽勢必廢芳既廢芳勢必弒髦既弒髦

勢必廢奐而自立語不云乎其父行劫其子殺人司馬懿行劫者

引前切耆

也師昭與炎殺人者也懿臨老疾師患目瘤兩人瀕死猶能奮發

訟司馬有怨詞根禁之者無人

篡僇況昭當方新之氣襲父兄之威帝制自為孰得而禁之歲王

凌令狐愚唱兵淮南為懿所族毋丘儉文欽討師而敗諸葛誕討

義旗三舉皆無成功

昭而死後世追惜之者謂曹爽聽桓範之策以魏主詣許昌發四

困懿是一說

方兵自輔懿必坐困壽春之後文欽能解尹大目言少忍數日師

待師是一說

必病死誕與昭相持時蔣班焦彝勸誕併力攻一面從其說勝敗

攻昭是一說

此論一時勝敗司馬夫勢要自曹氏養成

未可知也三者不行司馬氏遂奪魏祚要彼當日父子兄弟握兵

以此作局詞意策斷

要求衆心大勢已成區區州郡甲兵之力未能下也高貴鄉公以

芳廢而髦立

丕長孫後大宗于繼體之禮爲正憤昭專威權召王沉王經王業

成濟刺髦闕下

謀討之沉業奔告昭戰于闕下乃被弑或咎髦輕躁發兵不免魯

執所以然　天義一

昭季氏之譏然昭逆已暴天下髦討之亦弑不討亦弑趙高雖不

明即此可告宗廟

斬于宗廟予嬰之義足告先王矣予以爲髦之拔劍升輦賢於齊

文中滑稽可發一粲

王垂泣歸藩陳留王出舍金墉也

阿瞞之罪既已滔天咄丕以下蓋無譏矣書者垂戒不惜污筆

觀者口誅豈堪評駁任萬古讀者嬉笑怒罵而已

孫執升

吳論　孫堅孫策

余讀三國志至孫堅之拒董卓孫策之絕袁術輒廢書歎曰嗟乎漢愍之際暴臣無君甚矣孰有激發好義如長沙父子者乎（二語領起通篇）堅進兵陽人卓請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不藏汝三族死不瞑目（目眦盡裂聲口）策藉師袁術威震江東後惡其稱帝以書絕之謂使君五世相承為漢石輔一旦改圖率土何望（義聲凜然）義哉斯言雖晉文定周漢高東伐又曷（晉漢可擬何況曹操）尚諸曹操初舉孝廉當時所稱命世才也倡兵而西卓之裨將即能敗之滎陽遁還酸棗惟卓亦曰關東軍無能為孫堅小戇可忌（堅實過）不忌操而忌堅（操董卓亦旬具眼）以堅之智勇過操也張邈迎呂布拒操操欲棄三

城往依袁紹賴程昱止之兖州獲定及官渡相拒糧盡欲還荀彧
力持無退許攸進計燔紹軍始潰凡操之成功莫不資謀于衆
能用衆謀故不致失策
策則渡江復讐年僅十七不踰歲而破劉繇降王朗至劉瑜走許
英雄舉動
得失之故相形自見
借
昌華歆獻豫章皆決機自獨用人不疑優劣之數何相殊乎世但
世見作開闔
二段
見襄陽之戰篁竹之變父子身殞譏其輕果不逮孟德遠畧然南
又將敘事之技文情宕跌倍有生色
陽烏巢祁連黎陽北山潼關之間操幾死者數矣張繡馬超一小
俗眼安可與論事
冦尚足困操豈得以其膺九錫爵魏王即號為無敵哉且堅始從
其有先幾之見
張溫討黄巾董卓師失利堅勸溫斬卓以肅軍袁曹相拒之時策
洞中機會
虛慨情深
欲乘虛襲許昌迎天子使兩者說行卓操俱殄漢之天下固無事

也黃祖許貢烏足為長沙父子累乎是故人君可以王而得其時（臣成敗天道人事瞭然指掌）者為武王失其時者為昭烈人臣可以致君於王而得其時者為（俱用主客相形真可上下千古）周公失其時者為孔明人君可以伯而得其時者為齊桓失其時者為孫堅孫策人臣可以致君於伯而得其時者為管仲失其時（兩句總結）者為周瑜非盡人事天亦與有力焉

雄材大畧代不乏人秉時得失雌雄遽判顧識者審勢以論事庶不昧時而枉人末段將武王周公齊桓管仲與昭烈孔明堅策周瑜對比而總以時字槩之結處又出一天字令千古英雄能無搔首之感　孫執升

吳主孫權亮休皓論

漢後主建興七年孫權始稱帝蓋吳之黃龍元年也然自是衰德（一語領下四貶）見矣發兵浮海求夷州亶洲無功而還誅衛温諸葛直等病黷武（衰德一見）也隱蕃降敵寵為廷尉監繼謀作亂郝普朱據俱連坐讒召叛也（衰德二見）虞翻直諫徙於蒼梧呂壹深巧典校文書舉錯爽也（衰德三見）魯王霸與太子和寵秩如一是儀陸遜數諫不聽顧譚吾粲正言竄死本教乖（衰德四見）也至寵潘夫人欲立少子亮乃廢和殺霸陳正陳象朱據屈晃楊笁全寄諸臣或誅或族雖晉獻惑驪姬漢武信江充不若是昏戾（四貶後又添一樽）矣子亮繼立孫峻用事諸葛恪與南陽王和齊主奮朱公主等以

無罪被殺峻死而綝代輔政（峻綝皆不得人）其惡尤恣始族滕胤殺呂據王惇未幾廢亮為會稽王迎瑯琊王休立之（廢立皆不以正）亮尋自殺休立七年而殂子𩅦幼少萬彧與濮陽興張布贊立烏程侯皓（以上紀事畢）在位十七年淫虐不（發論闡揚）道晉師至石頭面縛出降吳遂以亡（借史作波）夫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轉筆）史稱其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然徘徊江表未敢遽帝其即位改（始事亦甚詳重）元在昭烈崩曹丕死之後蓋深知天命不假易大位難妄干故久（損宕有致）而倜然也尊號甫定而人紀不修後昆之亂皆權開之何向者慎守之艱他日危覆之暴哉論者（借論者作波）謂漢後主炎興時魏遣鄧艾鍾會寇蜀漢告急於吳吳使丁奉丁封孫異往援遲留壽春沔中坐視

蜀亡猶之虞公假晉伐虢其愚已甚然是時孫休守國才非救亂（蜀人不足與計事）與布倭巧昧於大計欲恤患分災以衛社稷無論智不及此即及（以下方論蜀得失）此勢不克舉也吳所失者在昭烈已取漢中關羽已下襄陽曹操（言之可為痛心）欲遷許都避銳權不思魯肅同仇之言輔漢滅操而輕聽呂蒙掩（蜀弱而曹強權之為失莫甚於此）襲江陵使漢吳之讐不共反兵而曹氏父子雍容中原日見強大此儒者所以致恨孫權謂其亡漢之罪大於曹操又哀吳不助蜀（論吳必兼蜀魏且及司馬不獨時代有）適以自斃禍同噬臍也且蜀未亡之時魏吳皆亂孫琳廢亮司馬（次第而勢有獨強總三國而有天下是論世之法也）昭弒髦下之篡均也孫休為琳所立曹奐為昭所立上之弱均也（天不欲與蜀故孔明竟亡）使蜀奮師聲罪恭行天討亂臣受縛辱主袒迎吳魏之地可取而

有而不能者時無孔明也孔明卒蜀不能取吳魏與布用吳不能（强臣專擅與國交兵）
助蜀滅魏當日之勢司馬獨强豈特魏主拱手吳蜀之命咸見制（每論一代數千年事皆在盤中）
矣自古國家存亡君為政者視其君之强弱臣為政者視其臣之（言蘇齊形出漢魏来）
强弱田和篡齊齊國不知有君而止知有田氏三卿分晉晉國不
知有君而止知有趙籍韓虔魏斯曹操於漢司馬氏於魏猶是也（緩急彼此之勢指顧了然）
司馬氏不先滅蜀不敢篡魏恐蜀之議其後也司馬氏既滅蜀即
篡魏既篡魏吳必不得獨存秦始皇日夜攻三晉楚燕五國各自（引秦齊事以証司馬取吳）
救齊東邊海上獨不被兵王建苟幸無事不修戰備秦兵入臨淄（真是昏庸不識事勢）
建遂出降餓死共松栢之間司馬氏以其術愚吳而休與皓皆不

覺得亡於晉太康之初猶謂曉矣」孫權初立時曹操盛師東代群
以羞牛後之祖而有僕妾之
臣勸迎權扳刀斫案遂破操於赤壁其英雄自命豈特羞牛後恥
孫古夫興亡大都如是特其無帝王之志故可惡而不足惜
帝秦哉江陵之役昭烈問罪即懼而降丕孫皓效之甘心臣晉以
結穴在
歸命侯老祖宗無帝王之志而于孫即為僕妾之行予是以始終
權
惡權也
三雄鼎建強弱相當厥亂愚懦亦大畧相侔司馬一簒相繼亡
滅皆昧其唇齒之勢也權之英傑史不勝書然徘徊江表大位
難干此非有知天知人之量蓋智怯於曹劉勢違於罔德亡漢
自斃豈足惜哉　孫執升

山曉閣重訂歷代史論一編卷一終

山曉閣重訂歷代史論一編卷二

西吳孫　琮執升手評

晉武帝論

魏之伐蜀也（引述起）吳人張悌曰蜀破必矣曹操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丕叡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表晉祚之始）除其煩苛而布其恩惠淮南三叛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本根固矣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危而伐殆無不克嗚呼悌之言（表張悌言）事亦云審矣蜀平而後（表晉功之始）益州之半租五年孫皓降而遣使分諸荊揚除吳苛政迹晉之始事若有近乎仁者焉（贊一句急轉）然州郡之兵不復江統之

論不行湛沔聲色昧於立後雖武帝自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輕輕東住隨唱）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猶之小善之伐君子無取乎爾且司馬（句轉全篇之局）（論其始之相似）氏之所以得天下其故未易一二言也司馬之在魏視諸葛之在（以斷其後之不忠）蜀其功孰與大小哉亮之鞠躬盡瘁毋論已子瞻孫尚當蜀將亡（諸葛忠於蜀）郤琅琊之封斬鄧艾之使冒陳戰死不已壯哉諸葛誕為魏揚州（詳著諸葛所以甚司馬氏）（諸葛忠于魏）都督賈充說其奉行禪代遂奮然欲死維中之難舉義討昭兵敗（見忠義之所激）之日麾下數百人無一降者子靚為吳臣歸命既封固辭侍中終身不向朝廷而坐諸葛恪固子瑜之子及其輔吳志存伐魏不欲（諸葛忠于吳）順衆情懷苟安卒以孫峻構禍尸投於石子岡孫琳既死朝臣乃

請爲恪立碑甚矣諸葛之在三國無乎不忠者也而司馬氏皆反（半）之曹爽曹彪王淩令狐愚之死懿所爲也魏主芳與張后之廢李豐夏侯玄張緝毋丘儉諸臣之戮師所爲也至昭假黃鉞殺諸葛（列司馬罪狀簡而能該）而南闕一戰成濟之戈遂及於高貴鄉公昭死而炎繼廢主奐而自立乃爲武帝（句鄭重切是嚴案）即所稱有魏貞士若司馬孚者猶然奏曹爽兄弟不宜宿衛高貴不能事母而晏然受安平王之封凡爲司馬氏者（斷盡生平妝住）豈復有人心哉（一篇又雙綰更復際嚴）諸葛世爲其忠司馬世爲其逆而廢興若此豈天竟不可知乎要之一傳而大亂作矣晉之奸計是也其本根冒嘗（嘆醒千古）固哉

忠逆迴判。人心不死。而天道茫然。然奸雄善欺。而未嘗不畏天。天豈有爽耶。由其奸之至。乃徵其報之酷也。觀司馬氏而孫曹愈可知矣。比文家之春秋也。

孫執升

晉惠帝論

齊王攸之賢大王嘗欲立之而山濤賈充何曾裴秀諸臣不之與（先原惠帝得立之由）及武帝時羣臣欲立之而帝以荀勗馮紞之言而不之與要其既（首段先說正義而議之於）也文王從立長之文武帝守傳子之義夫武之立惠猶文之立武（又激起下一轉）正也晉立武而興立惠而廢其廢與者天也攸固無與焉雖然（急轉）（歸罪武帝）既逆天下之心以與其子矣知子之愚而不為之所則何也父母（而意變提）之道莫大於教子教子之道莫先於擇婦賈公女有不可者五帝已言之矣（此優柔之失）及為太子妃櫛戟之妒帝又將廢之矣皆惑於楊后之（已上言不能擇婦）言遂長其亂夫開國之主尚不能察變后之蔽又何以責惠之剬

賈哉（以下言不能教子）且和嶠言太子不了武帝聞之不悅（此惑溺之失）荀勗稱其明識雅度張泓代具對草詔忻然信之則帝之喜於譽子而惡聞其過亦已甚矣疾篤之時帝召汝南王亮屬以太子楊后不受其命至賈氏殺三楊廢太后亮始輔政遂被刑戮使齊王尚在汝南之禍不首蹈（收結齊）之乎（王一案）則彼先惠帝之即位而亡者幸也或者曰賈氏之不可為后（不能擇婦　第二層）也其將立謝玖乎夫玖固武帝之才人也帝慮太子不逝房帷使之侍寢而生子遹父子之間同於鳥獸之聚若使玖立亦一賈也（玖亦不可后）或者又曰武不廢太子以太孫遹之智也令不立惠帝而立遹晉（不能教子　第二層）之天下其長無事乎而又非也遹長不好學賈后復使黃門誘為

奢虐觀其置針杜錫之氈沈飲陳舜之酒設為人君豈有所加於
痛恨賈后之詞
惠帝乎夫以皇子之幼有令名賈后能變易其性使習市行而不
顧則惠帝之不慧其所以反覆揉曲之者又何言哉迨賈死而羊
反重擇后作收推亂源也文勢回環縝密勝於痛哭流涕
繼之一帝之身而有二后而皆非其人帝於夫婦之間不亦傷乎
父子夫婦之際帝王家與士庶一也而其變獨多而酷此無他
故其蔽多則禍大聰明之主嘗蹈之而況昏庸如惠帝者乎史
稱武帝暗於知子納賈氏而啓五王之亂夫身為開國之主而
不能察嬖后之蔽又何以責惠之制賈哉諒哉言也　孫執升

晉懷帝愍帝論

八王之亂自楚王瑋始也（唱出亂源）瑋信公孫宏岐盛之言自昵於賈后以
偽詔殺汝南王亮而賈后聽董猛之說即以專殺之罪殺楚王自（自發殺機）
是賈氏弑姑酖子不復可制矣（從始字卸下）趙王倫勒兵誅賈齊王冏排閤迎
帝其名不謂不正而倫倚任孫秀陰謀簒位惠帝之遷太孫臧之
死天下傷之齊王冏成都河間常山新野之師所繇興也（從始字推廣）趙王既誅
齊王柄用河間王顒以李含之謀檄長沙王乂討冏使穎輔政及（又一亂階）
冏亡而穎復忌乂同顒舉兵張方之掠有甚於三日之戰者焉東（京城死者萬計為禍最酷）
海王越使方殺乂顒表穎為王太弟意為自此可幸無事而穎之

僭侈復來東海范陽之師於是劉輿誅潁南陽王模誅顒然處雖（禍亂不已）
令終而太傅越之酖惠帝殺清河卒受石勒剖柩之戮嗚呼覩諸（以上叙事繁簡各有條理忽然）
王之搶攘其意皆欲為天子耳究也兄弟同盡而不能有其一身（一束 束前起後結構精奇）
懷帝為武之二十五子次不當立無意為天子而反得之然則天（簒竊）
子之位其可簒竊智力爭哉懷帝既遷平陽太子詮復被殺於漢（援懷中語勝於棒喝）
愍帝為秦王而羣臣立之愍之於天子亦未嘗意之也夫爭之者（爭者未必得得者未必出於爭）
如此其難得之者如此其不意而懷帝復天姿清卲論務考經傳（跌宕生情）
宣嘆為武帝復見宜夫之有意於二帝乎而皆行酒執蓋見弒於（怨 一句冷絕痛絕）
劉聰其謂之何懷帝且有言矣其謂聰曰若使九族親睦陛下

何自得之（總收）是知當日之為天子非獨懷帝無意為之亦甚無樂乎為
之也夫當諸王之戰鬪共爭帝相之位以為尊貴而不可得及於（興言及此真覺戰爭之不必）
不可為之時始以委之懷愍而為懷愍者無可如何為人之所不（不為嬉笑怒罵）
欲為而身受其難於是後世徒見天子之辱而深惜其名之為累（特作悲痛之詞真論世之苦心熱腸）
此作史者悲周王之殞首衛公之忘肝也且慕容廆以庶兄吐谷
渾西徙而作阿干之歌劉聰以靳準殺其太弟乂而有二人不容（比擬柳湯處諸君有置地于尺）
之慟彼屠各鮮卑尚不忘兄弟奈何司馬諸王不若哉
嬉笑深於怒罵總是悲痛之詞眼傷流禍不得不推原亂本尚
論者若志深情也若夫二帝之皆不肖又皆為漢將所殺何一

轍耶○後世徒見天子之辱○讀○至○此○幾○破○涕○為○笑○孫執升

晉元帝明帝論

（提筆便將前案翻下）愍懷不能死國元帝不能討賊後世責之者備矣故懷帝之為會

（前半篇以不如二字為案）稽郡公其死也不如庾珉王儁愍帝之為懷安侯其死也不如吉

朗辛賓元帝聞長安不守不果勤王斬淳于伯以為解而羣臣寃

（逖嘗誓清中原）之卒以王敦之亂憂忿成疾其死也不如祖逖雖然元帝不獨不

（轉筆即領起下文）如祖逖抑不如凉州之張軌張肅與軌之子寔也軌當懷帝時王

（承上疏張軌）彌寇洛陽則遣北宮純入衛聞帝執於漢則從馬魴之議而宋配

（承上疏張肅）趨長安愍帝時張肅為西海太守聞帝京危請為先鋒以誅亂及

（承上疏軌之子寔）寔嗣軌命王該入援韓璞伐漢獻璽上表無不汲汲以晉室為務

而帝皆不能也豈獨不如涼州柳不如慕容廆也豈獨不如慕容（鎖上不如又入一層）（又入一層）
廆柳不如段匹磾也廆善子翰之言翼戴帝室元帝既立遣王濟（承疏慕容廆）
浮海勸進匹磾雖有殺劉琨之罪而進討石勒厭次之敗竟以盡（承疏段匹磾）
節不失疾陸眷之義而帝皆不能也是故元帝出師露次君子以（又鎖不如）
為如唐高駢之出也東塘若曰其去太傅越之次項南陽王保之
留上邽猶壓爾然而君子之責人也先論其功而後議其罪先與（設論領起下文）（入題又作波勢）
其功之可以居而寬其罪之不可以處使論元帝者苟忘其定揚
江二州草創江東之業而止責其北征之不果則斬衰避號之舉（引擬有盤旋洄洑之致）
皆為可議猶之論王導者苟忘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之志而止

責其不能救戴淵周顗之死則觀禊之從新亭之語其皆亦有所
（又入一筆申出可原二字恕而實嚴）
不免何則元之為君猶導之為相徒美其存晉之功而恕為之難
君子皆以為可原而已矣至明帝少有機斷以弱制强誅翦大逆
（明帝享年不永故從略）
僅在位三年而殁則天也牛之易馬徵於晉時之讖魏明青龍四
年之石圖而論者斷恭王妃夏侯氏之說為不誣君子可以不論
（忠厚存心誠而論觀人之道）
也何則論古之道同乎與人苟可存其忠厚者一以忠厚之道處
（可原意）
之是故人倫嫌疑之事略其隱微而諱其大醜無取乎甚明之也

雜將前人比擬如不如層層卸下層層剝入循環無端離合變
化應接不暇末云論古之道苟可存其忠厚者一以忠厚之道

處之其抑揚於功罪之際恕而更嚴

孫執升

晉成帝論

（起手罪庾亮言外暗擊王導）

蘇峻之亂論者謂庾亮有四失焉峻討周撫破沈充錢鳳擊走石聰有大功而輕徵入朝其失者一（失在輕舉）既知峻叛而止溫嶠之入衛三吳之起兵其失者二（失在寡援）孔坦陶回請斷阜陵守當利諸口亮不從而韓晃陷姑孰其失者三（失在不明地利）峻走小丹陽南道伏兵可邀失此不擊師衂西陵其失者四（失在不察事機）（四段語俱簡峭）（四失後又甚一層）抑又有甚焉難始自亮共國存亡敗奔尋陽是何為乎（峻平後又甚一層）峻亂既平朝廷論羣臣功罪卞敦以緩賊憂死亮獨受豫州不少怍廉恥道喪矣（轉出王導非責亮）然有王導在未可處罪亮也王敦造逆導不義止替殺周戴（不罪之而）峻入石頭使導為司徒坦然安之責以二罪當

更爵之真不可解
極官刑而重荷上爵義則何居予觀晉自永昌以來王綱解紐臣
新一語筆有氷霜
節贖減皆自尊一人始也周札開門延敵錫以贈謚卞敦擁兵不
赴移鎮廣州路永匡術賈寧國之賊也為之請賞郭默殺劉徹不
字字扶出肺肝
問其罪而江州命馬凡尊之汲汲於獎亂皆以外結人情內蓋己
抑入亮見一人未有得失
恥尤而效之亮亦何心復執劉超鍾雅之節乎且亮殺南頓王宗
降封西陽王羕帝年僅六歲嘗泣而責之庾懌欲害王允之帝震
罪狀顯著似猶可貰
怒馬懌飲酖死庾氏之不滅帝所知也獨導依違三朝受帝崇禮
收處重導
至詔稱皇恐幸府下拜而患難之際不聞大節此論王庾者所以
尤惡導歟晉成康間亮與郗鑒書欲起兵廢導其言曰主上入在宮

人之手出惟武官小人導不稽手歸政欲愚其主當時皆謂其不

未借亮総結出導罪

然自今思之亮雖不可問導若言導罪亦未過也

成帝政出渭陽故專國擅權峻之狂悖亦亮處置失宜激成反狀故篇首列庾罪狀而中篇歸獄於王導蓋自古亂臣賊子初由平日養成後因臨事失宜文中一齒一入眞老吏之斷獄也

孫執升

晉康帝穆帝論

褚裒之伐趙也蔡謨憂之殷浩北征王羲之遺書止馬既而師皆無功論者莫不美格夫之篤論尤二臣之躁凶若以事理斷之亦（首段引晉事爲案）未盡然也（翻起）咸康以來天下望晉有為亟矣庾亮表請伐趙君子予之庾翼違詔北行綱目深諱其短春秋大復讐義不於晉少貶也（志在中原猶不失春秋之義）

又借蜀漢事反入

蜀漢延熙景耀之間國大不支姜維謀伐魏費禕廖化張翼譙周皆言不可然段谷之敗義猶乾時蓋大分所存勢不得以民怨易（征伐亦所不免）國恥也況晉之時勢什伯此乎（跌出晉時勢）成帝之季劉翔入見語晉公卿曰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當時

無有應者及桓温伐之李勢受縛成都克平（此用兵之效）代陂之戰王龕雖敗然是時河北遺民二十餘萬已渡河來歸矣會褒引還死亡畧盡繇此觀之晉師之失利咎在怯夫非謂中原竟不可復也（模出怯夫而字束數人可為而不為文勢慷慨）桓温滅蜀威聾甚震姚襄英畧卒衆內歸天下可用孰有如此兩人者（點染生色）殷浩不省義之孔嚴之言屈身交歡內外協和士卒緣附而輕用離異遂使征西爆強於武昌平北跳梁於山桑亂從內激將誰尤乎（語婉而厲）殷浩既廢桓温益肆二謝荀郗才非將帥（出落有情）是以永和升平出師屢蹙即桓温藍田伊水之捷安定三輔修謁諸陵而回翔灞水王猛已窺其有不臣之志凡温之戰勝適為晉偪（語嚴而痛）又何恃焉

語曰必擇

所堪必謹所堪言任人也康穆之際用人不詳而遽罪始事重譏

失

開土亦何異繼嗑徽羡任彼板蕩乎雖然以人而疑事以偶不效

結出可為不可為痛哭流涕眼空千古

而終安於可為而不為古今往往然矣不獨晉也

二帝何以合論也康帝降年不永穆帝二歲而母后稱制中原

之復望在殷桓二人浩敗而權一歸於溫安於可為而不為大

復仇而雪國恥徒虛語耳首云理未盡然蓋深咎怯夫此設論

之本旨與　孫執升

晉哀帝帝奕簡文帝論

成帝不豫二子俱在襁褓庾氷請立母弟何充不可帝卒從氷言（以叙事起）
授位瑯琊康帝既崩次當成帝長子何充建議復立康帝子聃成
帝子兩當立而不立似無復望君位矣及穆帝崩無嗣瑯琊王丕（略入議論）
繼之哀帝立三年而崩奕又繼焉成帝嗣位於其弟其後二子皆
（稱天以警權臣廢立）
為天子不可謂非天也帝奕在位謹厚無失德桓温以枋頭之敗
欲行廢立冀雪忿恥迺構誣床第廢帝東海會稽王不能討逆反（深罪簡文）
正位焉究也孝武即位十四年海西始甍簡文帝不及二年而崩
（緻足上天字意）（翻起一層）
安在為天子者獨利哉或曰帝奕之廢簡文流涕焚惑逆行慮及

不測桓溫請誅武陵嚴詔拒之帝豈樂為天子者乎抑知討賊之（轉出大義）
舉義不終朝觀望太息跡皆匪忠是故簡文咏庾闡之詩謝安見（義聲凜然）
桓溫而拜雖憂愁戲謔各有深情其忍忘君父一也」簡文方崩孝（綴足前半篇）
武未立羣臣欲稟令大司馬王彪之正色斷言阻溫居攝同朝咸
高其義然溫廢帝奕之時太后悲哀百官震慴賊臣亦色動不知（辨難極為明析）（又曳廢）
所為彪之獨出霍光傳須臾宣詔驅帝犢車歸第僕射不順與郗（立一段掉前忍忘君父意）
超等爾豈猶有人臣之度乎」且操破張魯始弒伏后懿敗吳人乃（遠引二臣之叛以與桓溫相形）
殺曹爽二臣之叛皆乘戰勝之威奮其不逞朝廷愕視莫敢誰何（兵敗而廢主以立威豈古僅事）
溫則焚舟棄車蹶獨襄邑袁真表其罪孫盛書其辱計無復之謀

一快於君父斥而誅焉易若折枝而舉國晏然恬不知討予所以

當黑逆安石則何辭

痛太和之際晉尤無人哉

以為天則二子皆為天子不必為幸以為利則三年二年者豈

非天子乎獨忍忘君父為千古罪人耳然賊臣色動不知所為

未嘗無良心特恨朝無誅奸討逆之臣讀至篇後弒君弒后惟

取一快而舉國晏然義士能無拔劍而起　孫執升

晉孝武帝論

起得激發越

江左以來時事之可為未有如孝武之世也立未一年桓温遂殁謝安為政彪之坦之匡輔於內桓沖謝玄勤勞於外若襄陽之伐管城筑陽之拔當秦未大舉時國威已立矣（時事可為）及肥水一戰符融既斬譙城魏興上庸新城滎陽弘農以次進拔河南青州舉足而定（時事可為）壘襲張五虎堊謙符宏之屬咸率奔命是時使太保無出鎮廣陵都督無退屯淮陰則晉復有中原蓋可俟也（反語束首可為音）不意道子國寶相倚（轉下有勢）為亂趙牙茹千秋之倫以賤臣而竊國權即精舍立於殿內而兖州孔廟不修其他紕政皆猶是矣（反語簡則轉折有力）然國寶諷八座啟加道子殊禮

車胤稱疾不署帝嘉其有守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陳淑媛以（轉筆又作一跌）國寶為託則託他事斬之孝武為君未全乎不明也身罹蒙被之（上二轉緊峭忽發大議論文氣寬舒而後叚入事便）弒則何居焉蓋君子之在人國有大功而不見而小人之在人國（透出文家緩急收放之法）亦有大亂而不知當其亂之不可知也常惑其君以傷其國之大（事勢明透）臣及人既知其亂也君與國之大臣并其力以止之亦復不可制也已（亦用提筆）試觀會稽用事之始謝安有破秦功不能窒其讒間之隙其（禍亂真不）後孝武惡之用王恭仲堪恂雅諸臣內外防之無以遏其亂而反（可解）錮其黨且許營閭人薾疏道子等過惡啓雖是之而不能行徐邈（找上不可制意更自）以私貸骨肉為言即忻然聽納而委任復專小人一用而難退不

已甚哉若孝武勸長星之酒猶秦生戲太白之渴而張貴人之逆

反甚於賈南風之禍然後知司馬昌明其前之不為秦尚書僕射

者亦幸也

結悼語復危動

文家法度自史漢以來其理大備未盡點破先正荊川鹿門諸

先生盡發其秘不羨金針暗渡也然其間成法可遵而變化難

學行繩墨於自然之中斯最貴矣況審時度勢識見確則行墨

輕乎此文提掇宕徐步驟著色色兼到而一口讀去絕無結

搆矜持之迹神而明之一隅可反矣 孫執升

晉安帝論

晉自多亂以來賊臣反覆至桓玄之變極矣王國寶王緒諂附道（深宛變亂着筆嚴甚）
子王恭嫉焉與殷仲堪桓玄起兵圖之道子殺國寶緒以謝過恭（亦冀幸之意）
還京口將謂晉陽之甲不當復興迨元顯爲將軍王愉統四部司
馬諸王既露謀人之心庚楷復懷割地之恨於是庚鴻入說三叛（揔是人心好亂）
同發元顯誘劉牢之殺恭內屬禍首殲矣殷仲堪楊佺期陰結圖（圖桓而桓益張與下爲桓驅除）
桓其釁可伺反爲桓敗而桓氏益張至下範之力贊逆謀劉牢之
二心王室南衍之遺晉幾不國卒也牢之自經桓遂稱帝凡衆人（歷叙諸人與桓一轍所謂衆惡）
之離合變化盡爲桓氏驅除爾劉裕少從牢之親見傾覆奮師討

（皆歸）
賊斬桓枚回桓文之業成於同心勳均爵等義無離背然南燕甫
（誅殺太狼）
定內難旋作劉毅劉藩與諸葛長民同裕建義悉被屠戮破秦之
（戕）
後王鎮惡功最高沈田子矯殺之王修殺田子劉義真復殺修黨
（上為桓驅除意一段卻從虛論然郎事誅心其相）
類相誅與桓一轍」嗚呼亂賊之不仁久矣平居無道義論說一旦
（屠僇貽累羅綮不磨）
事變相推重急而反戈將忍其族然而下相殺者累必及君春秋
（援斷甚確）
記晉厲公之亂是已厲公有嬖臣胥童夷陽五長魚矯者甚惡三
郤遂而殺之欒書中行偃殺胥童因使程滑弒厲公」夫下相賊殺
（帝之不甚閒史可發一笑劉裕謚之不可云非弒也）
者縣無君也無君之朝上不能有其下下必不利其上是故劉裕
（與桓稱帝廢君相照）
賊下畢而安帝受弒東堂矣

春秋所書大半亂賊聖人豈好言亂哉其義嚴密推勘至隱無所逃匿萬世而下為誅討之法故後儒執筆論古往往放之此文首言桓氏之極變圖桓而桓益張反為桓氏驅除因圖者非討桓之人與桓一轍耳誅賊者累及君因君非討賊之君上引晉公而後世之為晉公者不言可知此固春秋之遺意也

孫執升

晉安帝恭帝論

安帝少而不慧興居之度皆母弟瑯琊王德文為之節適故劉裕

先提出瑯琊之賢

西伐德文暫出義熙十四年復還建康綱目即喜而書之裕使王

韶之弒帝德文在側不得其間及其有疾居外始以散衣縊帝東

德文能衛安帝而不能自衛文情大足激昂

堂甚矣帝所不可一日無德文也然安帝既弒德文繼立踰年即

全此竟

廢零陵劉遵衛守兵人踰垣進藥卒遇掩被之難何哉且傳亮具

無一節可觀

禪位之詔帝欣然書之及宮於秣陵與褚妃共處一室煑食床前

文致迴環為惡已極

意未嘗不亟自全也而終不免視安帝之不慧何異焉是以廢主

之弒論者首罪劉裕創逆以為其惡甚莽於定安魏於山陽晉於

陳留然安恭之世凡為晉臣不聞有能為其臣者未可專罪裕也（在位類皆庸材）
（承上未可專罪裕）
王恭之叛殷仲堪與桓玄楊佺期共之劉牢之誅王恭三臣上表
稱兵不得已而命以江雍荊三州則無以止天下之亂賊桓玄遷（是謂養亂）
安帝於尋陽王謐親解璽綬殷仲文誦言聖德桓誅而二臣復為
公輔則天下之無君而求富貴者爭效之矣上無以遏亂賊之臣（是謂長奸）（綜事之文每掎議論）
而下無以絕求富貴之士如是而欲國家有人不可得也且孫恩（淋漓慷慨擘其中而首尾皆應）
赴海從死百數呂涼將亡羅仇男成死不忍負西秦襲滅南涼樊
尼陰利鹿獨隨其主傉檀不去其他若譙縱之女李歆之母呂纂（歷引諸國以見晉之無人）（太息痛哭）
之后姚泓十一歲之兒風烈不可勝記當時盜賊蠻方婦人孺子

無不明於大義急難相屬而晉室告亡惟聞有自甌之張偉流蕩

之徐廣豈誠如史言高秋凋候流連採落不勝於悒之言無復存其中國者歟

未可專罪裕非怨裕也罪一裕而前後世之為裕者俱無所逃

罪此論人之法也而作文之法亦如是觀其起筆處與結筆處

中間停筆顧盼處說此人又說他人說他人即說此人溪洄峯

轉摯骨入髓文字之致極矣故吾評一篇而百篇之法可想見

評百篇而一篇之妙或未盡當與善讀者相視而笑　孫執升

宋武帝文帝論

劉下邳始逐孫恩勇武見矣滅桓之後乗輿反正南燕之慕容超廣川之盧循成都之譙縱關洛之姚泓次就底定高世之勳雖晉之君臣皆以為無二矣然倉卒東還以關中委之孺子遂為夏王勃勃所陷抑何計拙哉宜都王承營陽廬陵既廢之後悲哀就位密詔檀道濟八朝立誅三叛其仁之資又孰過焉然輕舉伐魏六州被殘裁于失謀身殞合殿何其僭也夫下邳之謚武宜都之謚文其稱近實而跡其終事皆與之戾則八者之要行三十年之晏然亦徒名而已或曰宋之天下定矣文帝不量其力横挑強敵使

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其言若深有望於文者抑知養寇（中段將）
（二帝迴旋交映）擬患罪不自文始也蠲租之際中原求主亟矣文帝北伐河洛之
民出租賦來歸者日以千數與當日三秦父老詣門流涕勸留武（審勢度情機會安可坐失）
帝者其情無以異也因其情而用之唱義更始沛若順流碻磝滑
臺虎牢洛陽安在非我有乎惟帝任好殺之王玄謨一敗不振而（反重武帝）
封狼居胥之言遂為當世所訾笑若武帝則異是矣三大國既滅
威震天下經略西北在其掌中而亟於內禪遽開汴渠以歸鎮惡（雙收作案）
田子之倫互相賊殺而赫連氏乘釁而有之是故中原之不復在（論斷精確以下又作虛情推宕）
文當罪其任使非人在武當誅其立心不順彼褚炤不云乎惡其

其兄淵之附蕭道成以簒宋也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
憑空發論
此使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耶假令下邳當時勿登長安
賈自鑿鑿不磨
戡定西北東身歸朝上功於主而身荷王爵以終則造夏之功真
用筆多抑揚之勢而帝贊否言下了然
與周召比烈矣及乎後世必有明德之報焉而一念之私遽成南
北不可復一之勢是以亡國之形即見于興事之始則二子之不
推原亂始裕文安得辭其責
得其死六王之不以壽終孰非帝為之乎」予聞讀橫屍國門之語
未嘗不歎下邳為忠誦司徒周公之書未嘗不歎宜都為友而傾
千巖萬壑西語東往凜若秋霜
回若斯嗟乎為武帝者亦何慕乎三年之帝位而蒙萬世之首惡
哉

劉寄奴乘桓氏之亂○倡義起兵於草莽之間○營陽廢而宜都即位○又為太子劭所弑○曰武曰文○儼然古主者之號○戾何甚與○以任使非人罪文○以立心不順罪武○是○一○篇○綱○領○既不能奉身歸朝○而亡國之形○即見於輿事之始○其間義符一年○為檀道濟所弑○又不足論矣○一○出○一○入○一○縱○一○橫○一○啼○一○笑○極○筆○墨○之○幻○觀者目眩○孫執升

宋武皇論

（提出總綱）

武皇在位十年宗室稱兵者凡三孝建之初南郡發難曰臧質教之也大明以後竟陵海陵連歲搆叛曰戴明寶庚深之激之也（分疏）自今觀之無故而殺典籤集兵衆者獨海陵王休茂爾（入論斷）若義宣反戈忿縣諸女廣陵投表責帝宮帷武皇雖博學問能文章不能自閑其罪也（句句促緩實嚴）大君正位先辯家人身爲鳥獸行而欲望其父兄不怨宗族無瑕不可得也（結首句意）是以劉誕伏誅左右稱賀蔡興宗曰今日當滂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悱惻之言）尹玄慶擒斬休茂武帝欲峻黜宗黨沈懷文請崇唐衛之寄所以責帝反躬者至矣（不能正身何以責人）惜哉其不察也豈惟不

〇以〇下〇責〇帝〇不〇能〇从〇影〇

蔡蕎言好馬正言譬馬顏師伯樗蒱百萬立躋侍中劉德願哭殷

刑賞俱失

淑儀盡哀命為刺史懷文與顏竣周朗切諫宰賜之死嗚呼不殺

從〇古〇一〇轍

比干紂惡不熟國家之亡惡聞直言武皇行事若此獲須玉燭幸

以下兼論子業

「矣且帝毀高祖陰室子業即欲發淑儀墓掘竟陵帝殺南平王鑠

武昌王渾子業即殺義恭子鸞江妃三子帝淫義宣諸女子業即

尤而效之勢〇所必至

山陰同輦新蔡入宮帝好屠戮大臣子業五月即位即八月殺柳

元景十月殺孔靈符十一月殺何邁沈慶之作述一軌適類厥考

〇節〇節〇歸〇責〇於〇帝〇

「帝之貽謀又何如哉或曰世祖欲立新安袁顗言之子業東宮非

〇結〇語〇峭〇厲〇文〇類〇公〇羊〇

帝心也雖然其性同矣即欲不立又烏得而不立

博學能文非帝王事也望其父兄不怨宗族無瑕其道在務反
躬推本於惡聞直言非深文瀆篤論至于貽謀作述於子業又
何責焉知人論世文家第一義若父子之際抑又難矣斯文可
謂獨到　孫執升

宋明帝論

子業在位之十一月綱目書幽諸父（殘暴日甚）殿內子勛舉兵尋陽是時明帝飲食未嘗將就屠戮賴少府解免須臾緩死敢望天子乎及子（子業）業被弑（在位無一年首括此作過脉）蒙次承極而四方之師已畢應尋陽蕭惠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明帝憂殷琰同逆（二語提案）蔡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繇此言之子勛稱帝但昧於守靜不達大義未可責以臣節也然桑尾建牙雍郢荊州會稽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貢計畢集明帝所保僅丹陽淮南數郡臺軍一發往輒戰勝（作用亦自英武）不二年間遂克江州豈湘中天子果天授非人力歟成敗

之指亦曰長臨幼静制動合應離用得其人用不得其人而已湘（篇中關鍵在此數語）
東叔父年長屬尊雖宗正不推其賢中外不聞其德以視子勛盡（定亂自）
未成童則有聞矣暴亂既除江州不開黃閣而思端門稱子業為（須長居）
聖靈指湘東以矯害非大體之所安也東兵大至宮省危懼蔡興（映前大義）
宗請鎮之以静至言待人時帝從之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義興（用人聽言誠）
之役巢尚之決遣吳喜首破延熙楮圻既敗沈攸之推江方興為（為叛敗之急著）
主卒覆南軍濃湖相拒張興世徑趨錢溪劉胡忽不為備休仁遂
入尋陽離合動静勝算在此不在彼明矣湘東任蔡沈劉動而興（挖前離合動静下甲在此不在彼）
江州任貪闇之鄧琬恇撓之袁顗賣國之張悅而敗用人之指又（人把用不得其）

烏可忽歟○南方既平淮北未靖○興宗請單使慰諭毋令疑懼明帝不從○而薛安都常珍奇畢衆敬俱叛入魏連歲爲患○先儒胡氏責之曰心操而不放惴惴百里而王室載寧縱而不收強兵鼓行而喪師失地嗚呼末世之主不可責之以正心而但告之以用人以明帝之任興宗信之偶一不堅得之於前而失之於後殷鑒不遠寧獨子勳哉

○歸本于心是○儒者之論○

○又○掉○前○子○勳○

○一○綠○不○漏○

帝王家首重統系順逆○故集中多詳篡弑○而明大體○離合動靜○須有勝算而用人一節乃篇旨也前後以此關鈕

孫執升

宋主昱論

昱　明帝子　連○明帝起

○○明帝既克江州殺安陸臨海邵陵松滋等十三人世祖二十八子○○自○相○屠○戮○○
○○盡矣其存者惟建安王休仁晉平王休祐巴陵王休若桂陽王休○誅○殺○極○慘○
範皆帝諸弟同患難相戮力卒賜之死僅休範以凡劣幾全且建
安當予業之暴談笑出帝於危征討予勛宜勞最著王敬先勸巴○有○功○之○人○何○亦○不○免○
陵擁荊州自强大巴陵白帝誅之兩人勤慎無宛法誅無遺種夫○推○見○至○隱○
固欲世世長子孫無害也子昱踐祚五年楊玉夫弒之天下不憐○的○確○証○佐○
察其始終帝悖甚矣呂政大期而生莊襄隱焉少帝非張后所生
則循惠帝子也昱種李氏中外見聞在位游敖自稱李將軍心豈○忌○跡○顯○然○

父湘東手明帝忍賊同氣君立非族君子謂泰豫元年之夏四月
當直書宋祚絕矣非過也雖然宋劭之惡貫天達地武陵舉義四
（董狐直筆）
方雷動始得懸首大航汙瀦居室獨壽寂之於子業楊玉夫於昱
（引昔案）
執而殺之直須吏耳何其易也昔者陳佗不道詩人刺之所謂墓
門是也詩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淫於蔡蔡人殺之經曰蔡人殺
（入題照前）
陳佗傳曰匹夫行故匹夫稱之子業射鬼於竹林堂昱乘露車賭
（其行實然）
跳飲酒則猶之匹夫而已矣其君陳佗也其下則皆蔡人也宋人
（昱應無辭）（示勝嘆悼）
於昱素無君臣之義則猶蔡之視陳而已矣嗟乎君立之為元子
（回盼明帝數篇如一篇）
下殺之如匹夫然則明帝之獲保首領亦幸也

蒼梧異姓之子冒續絕類秦始故引呂政莊襄殆為確佐史載
肅道成弑茲云玉夫抑其假手與泰豫元年壬子宋祚絕說者
謂天厭劉氏假異姓以絕其國迨道成迎立順帝不三載而為
蕭氏之齊矣天道人事又何居焉中引書傳比擬嚴於筆削　孫
執升

宋順帝論

明皇之世桂陽獨全（以不材得全）謂其人材甚下物情不向也主昱初立即謀不軌發兵尋陽名誅運長賴袁粲扶曳入殿（提起）蕭道成出屯親亭大難始定逮昱既受弑（固有天幸）道成迎立安成即桂陽子也裴子野有言叔仲有國不失配天其是謂乎然昇明初紀大位已移王敬則勒兵入宮降號汝陰未幾而衛士喋血少長皆死即宋於零陵未有若（禍變更毒）是甚者豈順帝無子嬰之義抑為之左右者失計也（兩意抑揚下句起下）禪位之日謝朏朝服步出王琨攀車慟哭裴顗數齊主之罪褚炤詰司空之失（當時猶自有人）君臣大義僅存人間（所存無幾）然時事非矣事之可為在沈攸之舉兵之日（可惜失此事機）

袁槩劉秉成謀之時昔三人皆不足與圖大也（失計）漢初平勃欲誅諸（引古以証）
呂先將相結歡士卒豫附灌嬰留屯滎陽齊王待約西界然後說（事須相機而動）（合事相決）
呂祿解兵授太尉其事始成今攸之兵起王蘊合謀袁槩不先與（此不見幾之失）
深結使之長驅石頭令黃回卜伯興等策兵內應而欲猝發朝堂（失計）
冀得一勝此計之大左者也褚淵國賊不可與謀劉秉恇擾難任
以事槩既輕洩其言道成得預為備秉復失期先發為王敬則蘇（諸人皆不足與謀）（代為籌策）
烈戴僧靜所追雖踰城其可免乎袁劉被殺攸之尚存使聽藏寅（失計）
之策大衆東下乘國人之哀問忠臣之抱道成倉猝斗城勢必待（此機一失遂至不可復救）
斃而輕念郢城曠日挫銳乃至攘兵叛降敬兒入據三匯既亡中

外宿衛皆淵倹也蕭公復何畏哉臨川王綽説潘智舉事智告道
成立賜之死李烏奴勸范柏年勿受梁州之代計未決而柏年見（事事皆失着）
戮劉昶宋之宗室也魏奉以代齊而壽陽朐山甬東之戰垣崇祖
玄元度周盤龍反邀破魏師大勢一失遂不可復夫誅亂賊者固（收失計意）（收）
在識時會哉（全篇之意）

斌立者道成而左右失計則皆道成也引述處比方必確籌畫
處得失必明斷制處出入必嚴結出識時會三字尤為千古忠
義人說法孫執升

齊高祖論

○比○擬○設○論○三○語○喝○起

齊高之篡宋梁武之篡齊論者謂其勢出相激非必乎篡也齊高祖久在軍中功名震主宋明帝徵之入朝欲賜之死帝崩而不果

一○設申疏齊梁○

蒼梧王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反齊高討斬之戰功最多蒼梧忌其

宋亡於蒼○梧

威名嘗磨鋋欲相加陳太妃勸之乃止齊高懼不自全始令王敬

如此舉動○真是自速其斃

則結楊玉夫楊萬年等弒蒼梧於仁壽殿齊東昏侯無道崔慧景

結宋之亡

齊亡于東昏○

奉江夏王寶玄舉兵向建康蕭懿自釆石濟江入援慧景走死未

結齊之○亡

幾聽讒殺懿梁武痛兄之死舉事襄陽而齊人弒東昏出降蓋勢

○情○勢○透○快○見○事○極○明○

不兩立者身不並存齊高不弒蒼梧蒼梧必殺齊高梁武不叛東

昏東昏必殺梁武兩人之簒逆欲免死非求帝也然宋順齊和其
何至此極
蒼梧東昏之後又有此二君
君何罪必廢且弒之何也夫君臣之義委贄而定君有道則奉之
正義侃然
君無道則廢之其廢之者非為於已有利不利也痛絕祖宗配天
此事亦非可嘗試
之業墮萬世不遷之廟無可如何而計始出此也成湯放桀非惡
夏臺之纍因武王伐紂非怨羑里之辱又直以上帝鑒臨四海告
正論亦新論
虐桀放則神禹復祀紂誅而玄鳥不衰一家之德非所圖也蒼梧
透快絕倫
東昏罪在社稷不聞齊高發玉門之泣梁武懷祭器之憂徒喜聞
真誅心之論
君過冀為身幸天下未亂之前兩人之禍心已積邀隙投變惟曰
照前東往
情致回繞
利已而已」且安成王準文帝第三子非若蒼梧之出於李道兒也

南康王寶融爲蕭頴胄所奉起義江陵梁武藉其勢取建康興師之日君位已定又非若安成之立於齊高也（齊高利於立幼）大分昭然而弑逆横起名之爲賊其何辭焉（大義凜凜）宋武討桓玄滅盧循殺譙縱縛姚泓再造晉室功過桓文而零陵之弑逆節不恕況齊梁之主哉（更激切更透快）宋武弑晉恭帝於秣陵其罪創齊高弑汝陰梁武弑巴陵其罪因弑逆之事創不可爲也因亦不可爲也（此事豈論因創）甚而齊盡殺宋宗室梁亦殺齊湘東王等世以爲誅鋤之報然罪造於一人不中其身而必使子孫償之豈天心人道之平哉是故報施君子所不忍言也（萬派飛泉注此一壑）

立正義辯簒竊下筆斬然至於欲免死非求利一語以評昏庸

最當羅諸逆節因創豈殊君子不忍言報施只爲庸人破惑中

貶夏臺羑里才爲正論　孫執升

齊武帝論

武帝即位不一年垣崇祖荀伯玉以私憾見誅張敬兒謝超宗以流言賜死世疑其陰猜好殺然自茲以往敗德鮮矣四戶用事王晏親貴史書所譏要之永明之政外表無塵內朝多豫其美不能盡沒也至於詔沈約撰宋書傳袁粲之忠諱武明之惡賢哉世祖其猶古者仁人之度乎然文惠既沒太孫踵立狂縱不節為鸞所弑綠是長若隨王賢如鄱桂江夏才行巴陵英果悉見屠戮作史者責以漢武追恨戾園魏文侯克中山不以封弟若謂帝舍賢諸子溺任太孫自棄昭穆以速禍亂然釁咎之積識者逆見於子響

自經之時帝不早悟乎（上單斷任）尤惜焉巴東好武長史告變戴僧靜曰諸
州惟聞蕭鋒不聞刺史何得不反及鸞殺諸王悉命典籤一夫之（果如戴言）
力不用兵車茹法亮迫巴東至死論法當族帝寵遇如常他日鸞
遣之殺巴陵甘為戎首夫知典籤之害而不革是怙法也法亮有（綜事作斷）
迫主之罪而不誅是賞惡也怙法者無親賞惡者長禍西昌之逆（琢句緊練）
又誰制之若文惠太子心忌子響密諭蕭順之殺之享年不永而（範下作紀）
昭業披猖昭業幸世祖有疾抑𥈽舍人縱佚何后而二蕭附鸞變（武帝有齊之良主嚴處駁二步）
生西弄此則孽由己作帝不任其咎矣
帝為高帝長子然軍國大事總於蕭鸞起居盡稟焉則亦寄

生而已雖有仁人之度而不早悟甚至怙法賞惡其流不可止

層次推論豈為苛也長沙王晃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借事

諷諫至切已

孫執升

齊明帝論

宣城之殺晉安王子懋也○董僧慧視郎君之書○一慟而卒○陸超之爲門生所殺頭墜而身不僵殺南康王子琳也○江泌哭之淚盡繼之以血其他若何昌寓於臨海○孔琇之於晉熙○周伯玉於南平○保全大義蹈死不顧者斐然可述竊謂諸王賢藝侍從風節西晉以來未有也然鬱林海陵天下共主宣城親弑之羣臣之賢者惟謝瀹高臥虞悰太息江斅吐藥車中孫謙輙發甲士少示異同竟不聞一人執節誓死爲二主討賊者心甚悲之及觀魏師數出問罪廢立益嘆禮失求野中國之不如久矣魏主遷都草創驟議南征

歷數諸人俱見殺烈

顛挫

有生色

即淳風節意轉丁

風節安在

痛哭流涕之言

任城王澄與盧淵李沖皆言不可然以問罪爲名固當日之義師（兩層頓挫）也兵臨壽陽責以廢立崔慶遠霍光之對設辭窮矣蕭衍兵上賢首王伯瑜出攻魏柵圍始解散然臨江數罪萬世聽觀豈獨淮東（三層）之民乎」房伯玉固守南陽擊敗薛真度魏主責其背武帝而事仇（頓挫）讐後卒面縛出降宣城之罪十過伯玉若使茅旌鸞刀出迎魏師（久作）亦天下之所快也新野之役劉思忌死事而不著其節沔北之敗（一層頓挫層峰叠嶂應接不暇）沈秀方等十五將俱降而不書其叛王敬則以高武舊臣謀逆會（數事皆惡鸞之甚）稽而綱目於告變之謝朓定亂之胡松丘仲孚咸無獎辭幸其敗而忌其成凡以明公惡於後世也（凜然春秋之義）」說者謂宣城性儉高帝養之恩

過諸子即位以後乘輿服食務從節損其殆蠱初六之意承考乎（餘意更峭）

嗟乎滅主之族而碎玉導身弑二王而壞酒鎗以是爲賢是猶輕父母之命而惜牢豕之食也不亦謬乎（戲謔而不虐）

蕭鸞數行誅僇自撥本根雖有侍從風節抑末也何救於敗中段是非頗謬於前人顧欲明公是於後世斯言豈可欺乎收語憤激之至何嫌於黷 孫執升

齊東昏侯和帝論

東昏侯即位不哭靈不郊天無道已極江祏等見其失德浸章議廢之既而議所立不決劉暄發祏謀（起局寬一步）東昏侯殺江祏江祀易曰臣不密則失身非與然此皆祏等罪其君無與也（承上皆祏等罪意）伊尹放太甲於桐三年而悔過（引伊霍相形）霍光廢昏立明謀於大臣楊敞杜延年等始敢解昌邑王璽綬（此何等事而可不小心憂懼）迎宣帝入朝當日小心東慮日夜懼隕越不遑惟曰宗廟不可一日絶祀社稷不可一日無君他非所計也（議論處處顧切實為千古名言）夫謀國之臣不顧家其究也國安而家亦全忠君之臣不顧身其究也君正而身亦榮全與榮豈所先期哉（心事當如青天白日）盡臣之事而天心應焉上與下交賴

之亦適然而已是故爲爵祿而建節爲名聲而强諫雖訛關人國（又以事之次者來相形）言切利害君子以爲猶有私焉舍而不予也況廢立大事天地式（一段凡三四曲折）（議論夾敘事）靈以己愛憎爲之更置欲保無患豈可得乎」江祏始議立寶玄劉暄不應始安王遙光欲自取祀復勸祏立之祏與暄相持回惑遙（危言真識讀之竦然）光怒欲刺暄遂至淺謀祏祀先危夫天子威福已出苟議於群臣朝進一人而爵之暮復奪以予一人下必疑且怨安有人臣廢立（意出於私必雜成功況于廢立之大）事覬非常而各便所私鬨然聚訟如是而不湛族滅躬未之聞也祀祏既死遙光勢必懼而起兵蕭坦之既斬遙光東昏益殺戮無（足湛族滅躬意）忌於是坦之與劉暄徐孝嗣沈文季等相繼死矣」夫劉暄元舅孝

嗣文季輔命舊臣坦之又新有功戮之易若屠豕其故何也茹法
珍徐世櫟等害之也無道之朝大臣不敵貴戚貴戚不敵嬖倖六
貴雖尊豈若左右刀勅得當人主恣生殺哉陳顯達內懷危懼舉
兵江州崔慧景憂憤昏狂師逼建康二臣叛逆罪在不赦然令不
死亦東昏之敵國外患也既慧景討顯達蕭懿討慧景皆勝乃俘
然自大謂天下莫予敵也併懿殺之而蕭衍蕭穎胄之兵始起夫
懿討賊立功忠貞不二而不免於死猶胡亥之殺蒙恬也懿餓藥
於省中衍擁兵於襄土猶楚平王殺伍奢伍尚子胥出走也大兵
一臨內變必作衍已先料之亡何王珍國與張稷果弒帝含德殿

二筆改定

送首石頭而國非齊有矣東昏未死和帝已即位於江陵假穎冑
一本論中帯作餘波
衍黃鉞衍亦僅奉以爲名非實帝之也穎冑既卒和帝益孤巴陵
君若贅疣然
之廢鄭伯禽之生金舉朝以爲固然而已矣然東昏性本不仁明
帝臨殂復戒以作事不可在人後廻決意誅戮不疑嗚呼不肖之
狂悖至此安得不亡
子奉亂命不奉治命父靈在大極殿則惡之欲以殺人則信之宜
結束草率
其鑒在隆昌而禍終永元也

和帝年十六歲在位未及

蕭衍既廢東昏隨禪和帝二帝之不道不足論而篇中廻翔引
喩凍慨危論意不第爲二帝言乎如會稽王作漢晉春秋品評
卓逸自具史家斧鉞　孫執升

梁武帝論

五代創業之君皆即至尊之日淺欲壽考如梁武未有也（優處尸在壽考）武帝孝慈恭儉博學勤政爲史所稱（並引得失）獨侯景陳其十失比之王莽趙倫石虎姚興帝無以答後世亦謂景雖叛逆其責帝未嘗不當也（借景責帝者領起大意）武帝少好籌畧具文武才東昏即位六貴同朝帝度其必亂沈竹木於檀溪以待事（具見深識）及蕭懿被誅始謀起兵立說蕭穎胄移檄建康乘銳獨進或勸其上迎寶融外請魏援帝皆不聽自以爲擁數州之兵（天下指顧可定）廓清天步在其指握既而引軍東下齊人出降遂至（以上叙籌畧）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宋齊以來得地獨盛乃侯景亂人（轉入失策）反覆來附謬信妖夢違

衆納之自此以往失策日見身死臺城豈帝少壯決策先萬夫
（綜始終以論斷）
倦勤不斷智盡待斃歟抑悲逆異途昏明改轍長於作賊者短於
（敍語故作疑案）
樂禍巧於弒君者拙於慮身也論者謂帝大過有三一曰慈柔廢
（急引論者斷出一貪字）
國家之法二曰異教薄宗廟之禮三曰志取一城而輕天下之命
（舉二國以垂戒）
宋儒惡之謂江南之國事佛而亡者前有姚秦後有蕭梁浮屠氏
（以二貪字定終身）
禍國家烈矣以余觀之帝篡弒巴陵捨身同泰招納侯景其病皆
（之評立二篇之案）
在於貪終身一轍也帝在位四十八年至寺捨身者凡三群臣奉
（又縱一步根起後段貪字）
錢億萬始贖還宮宗廟牲牢代以餅麵死刑大逆泣而宥遺其仁
（仁慈安在）
慈疑出天性然屠戮齊王宗室若湘東邵陵晉熙桂陽兄弟同時

過役不聞帝垂淚不食也太子統帝之元子神靈備德孝謹特聞
既瘞丁貴嬪聽道士言埋鵝物於墓側宮監告以厭禱太子慚憤（又即至親以相証）
卒帝猶銜之竟舍長孫立次子綱夫滅天子之懿親而不忍一獸（承齊宗說）
銜愛子於身後而獨矜罪人此必非人情而帝爲此者殆自愚以（承元子說）
愚天下欲上掩弑逆之跡下全不死之身以久有天位也秦皇吞（天下安可盡愚祇自愚耳）（引秦）
併六國馳慕神仙日遣童男女入海而不返梁武篡斬齊祚希求（以此其貪）
冥福則素牀瓦器蔬食而不厭其貪一也好神仙者其志廣大非（應貪字）
周行天下不足以盡求索好浮屠者其術慈苦非不殺一物不足（此論精透）（透快之極）
以邀大利究其心豈仁民愛物哉侯景始事高歡歡死即以河南

降魏既久奉表附梁叛臣不可納邊釁不可開謝舉等言之矣帝
真是利令智昏
豔以機會復應缺金甌躊躇久之貪心靡已朱异揣知其意爲之
疏木愚詐怯三字以見貪之害
勸決非逢君實長君也夫貪人必愚景以十三州來歸則可受既
爲慕容紹宗所敗襲韋黯而據壽春則可誅而忍違蕭介之諫竟
愚字一結
許爲南豫州牧愚之應也貪人必詐帝既納景即不當許魏成而
詐字二結
復與高澄通好使其內疑詐之應也貪人必怯蕭範羊鴉仁啟景
怯字六結
總貪字收
反謀請先討之而不許怯之應也嗚呼貪而愚天下知其不智貪
披剔盡情可
而詐天下知其不仁貪而怯天下知其不勇三德既喪亡無日矣
爲萬世炯戒
又益之以正德之大逆邵陵王綸之不孝至太清三年五月而絕

命宜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爲靈帝以禦雍州之師其死以至歌（甚類滑稽）武帝捨身始於同泰寺終以淨居寺其死以飢餓國將亡聽於神（句中有哭聲餘波復折貪字語更悲厲）及其必亡雖神曷恃乎貪河南而失天下貪侯景而失其身凡末世以毒藝敎戒業躁競治清淨者紛紛皆梁武之徒也（笑啼千古）只一貪字斷盡其愚與詐與怯皆徵其貪叛逆如景責帝未嘗不當史稱帝孝慈恭儉何至於此哉其身竟不捨於佛而捨於景可發千古一粲

孫執升

梁簡文帝元帝敬帝論

簡文帝太子統之同母弟也統卒武帝立爲太子周弘正以次不當立勸其抗目夷之義執子臧之節簡文不能從君子譏之然觀其追思昭明揮淚誅鮑邈之昭明子歡譽詧等俱封王帝亦不忘其于人倫孝弟之道未大悖也獨侯景之亂臺城受圍時簡文帝以太子統軍陳昕傅岐諸策可以破景者二皆爲所阻自來土囊之禍惜哉景攻建康羊侃固守遷久不免陳昕爲景所擒景使范桃棒因之昕因說桃棒殺王偉宋子仙來降武帝鐫銀券與之帝持不可事洩皆死其失也在可許而不許景軍患饑王偉請僞求

和侯懈進擊武帝怒而拒之帝復固請遣王克與盟(亦復何益)而景圍不解
其失也在不可許而許(此是再失)二策既失景遂陷城武帝死於憂餓簡文
涕泣即位名爲人主實景自爲也(爲居至此甚可哀痛)湘東師至景敗北巴陵王偉說
以廢立乃八月弒太子十月弒簡文然則義師奮捷不能拔帝于
難而反速帝以死豈湘東按兵不動(推勘盡法筆墨若逆)簡文終幸無患乎是不然(情事實)侯
景乘機濟江幽辱共主其惡甚於夷羿亂夏犬戎厄周簡文以欒
(可憐憫)欒棘人寄跡虎口無日不可死也其尚係空名(自是實語)稱天子者劫於四
方之兵耳景破湘東則梁氏子孫皆臣屬而帝以匹夫死景爲湘
(盤旋綿邈使人欲涕)東所破則慚憤弒帝冀絕衆心而帝以王者死桓溫兵敗枋頭郗

超始勸廢帝弈龐鄖喪師柳子周重始勸殺崔彥曾凡盜賊舉事（勤破亂賊情事）勝則怙惡不悛敗則懼人圖己急而決逞其勢然也湘東位長連率智冠諸王陳霸先王僧辯咸受節度枕戈先路義當無敵而淹（何嘗志在君父）留不進坐觀蕩覆必俟父兄既死師指建康不謂之利已忘親其誰信之且仇讐未滅而骨肉先殘家禍日尋而國恤不念蕭賁諫（叙述兼議論而行層疊不窮）其武城旋師惡而殺之邵陵王綸哀痛致書動以天顯置若不聞當景未老吳時歸江陵而殺桂陽王慥克湘州而殺河東王譽至（自相殘殺如此又何尤乎亂賊）岳陽之襲邵陵之逐江安之執戕毀本支惟恐不盡追景方敗而豫章王棟兄弟武陵王紀父子又俱見殺是梁氏子孫死於侯景（分明為亂賊除所未盡）

者十一死於湘東者十九也既梁王詧引魏師入江陵湘東稱位未幾閣門遇害作史者記承聖元年梁元帝立三年魏人殺元帝以敵人戮中國之君若無罪然蓋深惡湘東也或云湘東既平侯景不還建康而都江陵其地勢可亡王琳勇力得衆心不使爲雍州刺史而遷之嶺南其不知任人可亡庾季才處建子之月有大兵而帝方講老子於龍光殿其信異端忽天戒可亡然四者雖其速亡之道而非所以亡之本何則亡之本在忍死其親甘力同氣而四者適助之也元帝既死其子方智當立王僧辯執義不堅畏懼齊人遽納淵明廢方智陳霸先殺僧辯而復其位所持者正柳

帝摯徵矣敬宗遺家不造成敗由人自霸先立之自霸先廢之甘
心禪位其亦晉恭帝之書赤紙讓劉裕乎而獨不免於殺是可哀（真堪隕涕）
也（絕全篇）梁武帝立子非正後分王生隙使其後兄弟叔姪自相圖戮養
子以餽者實樹子以兵世皆曰此殺齊宗室之報其禍在浮圖災（果報之說可以破捨身之惑）
侯景入之前而武帝耄不知也（深探禍始）
帝王之家弑僇相繼即有可自立者亦在殺運中莫可如何諸
帝憒憒罔知所措可哀孰大於是篇首提出孝弟兩字雖似迂
言可以推亂本而圖修救梁氏子孫且悔恨於九泉而衍更當
入地三尺　孫執升

陳武帝文帝宣帝後主論

綜叙前路行事見非有無將之志

侯景之亂始興守陳霸先奉湘東王入討景敗走吳爲羊鵾所誅
及魏師拔江陵殺湘東王及太子元良等霸先復立晉安王帝建

持論甚正

康齊納貞陽王僧辯奉之霸先責其外依强敵援立非次異於純

先揚一筆　承上又添數語足豈有無將句

臣其言若此豈有無將之志哉故繫陳於梁後者不當稱霸先爲

意　急下翻數語意

陳之高祖而稱爲梁之陳公庶幾純臣所安也然既稱帝號其名

然斷案

不可諱既弑江陵其情不可原雖行事與汲汲乎篡者少間君子

嚴甚　又帶而行言既非純臣所安豈可以欺天下

以爲猶篡也王琳爲梁起兵侯安都禦之武昌聞陳主受禪歎曰

順逆昭然誰

今茲必敗戰無名矣然則武帝篡位即安都亦以爲不順其能欺

得而欺

天下乎」武帝在位三年殂立兄子臨川王蒨是為文帝非得已也

武帝子昌姪頊陷於長安倉皇顧命嫡嗣無屬始召文帝而授之

前段斷案凜然復引春秋大義

非如宋宣公予穆公必欲舍子而立弟也文帝既膺重寄宜篤天

代為處置絕妙文情

顯請之於周迎昌頊歸朝立長者為大策明告以百年之後位次

明示春秋之義者絕少

相及此亦宋穆公之不立公子馮而立殤公受命荷祿春秋所許

轉入有勢

真殘忍所為

為義也」奈何周人歸昌須於中流有叔之國殺叔之子不仁實甚

七年病殂子伯宗立而頊廢之雖矯貶臨海盜殺溫麻世惡宣帝

歸罪文帝

之忍實文帝自取也」宣帝十二年殂後主叔寶方立叔陵伯固謀

變異之生非自責焉

圖不軌叔堅討斬之國亂方息而主昏莫制臨平湖開於丁未陳

遂滅於己酉論者曰癡人之銘黃塵之謠陳祚將亡天實爲之非

人力也然江總華而不實孔奐言其不可輔導太子宣帝不聽太

（原其失在不豫教）

子遂與總爲長夜之飲後竟以酒婦人亡國逸子不教其誰爲之

（歸罪宣帝）

夫江南之君宋亡以五十九年梁亡以五十六年而齊與陳享國

（總叙一番）

尤促齊王多暴視陳尤烈是以齊亡以二十四年陳亡以三十三

（羅數代於數行之間）

年三十三年之間一病於文帝之執讓不堅而開鬩牆之禍一病

於宣帝之教子不豫而患無逸之德罪皆自上不自下也且兩强

（論事透快）

（罪案明白）

並立後强者勝而弱者亡陳宣能勝既衰之齊不能破

方興之周隋文能據全盛之周不難滅積削之陳又時勢然也或

（真審時度勢之言）

謂陳氏代梁不滅其宗故後主入隋得居京城大宅三品侍宴嗚
呼人主自強之不能而徒望於優游之報施即不聞吳音能不悲
哉隋主有云令叔寶用作詩日力思政務豈有敗亡三復斯言傳
緯將復結桐宮之恨沈后不能輟穆嬴之泣也
霸先本自單微值梁祚播遷練兵勤暴非有無將之志非怨詞
也文帝起自艱難專務儉素臨海之人君之度未幾遭廢後主
荒淫又何咎與若武不安於陳公則謂篡非過宣帝之恐文帝
自取尤前所未發孫執升

隋文帝煬帝論

通篇多引昔人比論

隋文帝以女妻周太子贇贇死而奪其國與王莽納女於平帝曹（畧同）（奸雄行事）
操納女於獻帝一也文帝既廢周主闡盡滅宇文氏之族即率師（其用兵亦同）
伐陳獲其主叔寶與司馬氏篡魏而滅吳一也操之篡漢身不取
而與其子懿之篡魏身不取以與子子又不及取而與其孫獨新（將數人比擬參差掩映此是客）
莽隋堅皆身有之莽內憑太后不知用兵但以謙恭欺天下威寵（此是主）
劫大臣而漢室遂移堅長於用兵身爲后父剪宗國之羽翮藉佞（又提出比擬作數層議論）
臣之推戴而周祚遂斬蓋莽所仗者虛名而堅所資者實力莽取
漢於太平之時其術尚緩堅取周於昏暴之後其機尚疾二者均（緩急不同其）

之乎盜而已矣大盜斬木揭竿一旦攘人之財以爲己有而其人
之家室亡隋堅是也小盜探囊胠篋日夜竊人之藏久而不覺而
其人之家室亦亡王莽是也莽治天下所託者周公之書僞而不
情當身必敗堅治天下所守者申韓之法刻而難久一傳必滅是
以莽死於漢兵而隋盡於晉廣也然莽子宇臨皆不孝莽盡殺之
堅廢勇立廣反爲廣所弒于禍同身禍異者失在信婦人也隋文
與獨孤后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既太子勇寵雲昭訓妃元氏暴
卒后心惡之遂勸帝廢立凡嫉妒性成者非獨匹婦然也予之所
睚母亦忌焉蓋關雎之德不根於內而鴟林之惡先食其親廣偪

宣華文帝方悔拊牀未畢弒逆踵隨論者以爲隋之獨孤猶漢高之呂后晉武之楊后其亂同道也漢高疏呂后而不敢廢其身後日殺漢子孫幾危社稷晉武愛楊后而不忍違其言後日賈后煽禍諸王相攻五國乘之而晉太不競獨孤之惡太子勇妒甚於呂后其立晉王廣害烈於南風何則呂后妒他人之子而獨孤自妒其子賈后之立禍以女戎而楊廣之立禍以男戎隋文篡周滅陳殺戮無忌廼受制一婦人以子孫國家殉之生不保尉遲氏之死而怒奔山谷發不保陳夫人之寧而蓋賂金合向所云五子一母沒世無患果安在哉晉王淫侈極天下獨其惑文帝者在於屏帳

不飾姬妾老醜夫上好質訥則下匿文辭上好節儉則下匿聲色此小人所以誑耀人主之術也晉王即效之以欺其父文帝察周（罪文帝貽謀不善）萬里而照窮凡闤法嚴一錢而慮忽元良豈特忍人不可長世亦（實深恨之）（至禁置之）愚者計不終朝矣晉王毒痛海內者十三年縊於揚州世猶恨其（亦自暢快）究之不遠然呼韓稽顙耆屠接踵其時賦詩得意漢武不若也夫（推廣書意此等作法上斷千載下垂百世）長城大築於秦政匈奴改號於王莽落民上壽於隋煬自古窮大（蕭牆其於敵國）之邦每無敵國之患是以議久遠者不以敵國易蕭牆也

先儒有云煬帝之惡皆文帝啓之合論當矣援莽操爲証鐵案

層層而呂后楊后殆有甚焉況晉王效之即欺其父愚者計不

終朝評伊父于斯爲當矣文無懈辭篇無懈勢　孫執升

終

歷代史論一編 卷三 四

山曉閣重訂歷代史論一編卷三

西吳孫　琮執升手評

唐高祖論

高祖興師太原六年而海內畢服有一非太宗力乎豈惟太宗力（從太宗起冀出善建令子四字）

苟聽高祖其事必敗霍邑之戰下令旋師元吉喪地議棄河東使（借太宗以跌出高祖敗事之實）非太宗一奮老生金剛之徒已組唐公而肉食之矣李靖有經營天下之才幾以私怨殺之李密矜大失勢不能豢養其志復輕信（應東高祖必敗）焉遂開桃林之叛用人若此何謬戾也劉文靜盛彥師唐之功臣也無大罪而賜之死封德彝宇文士及人臣不忠之首也暱其私

（妝繆戾黙落太宗得勢）而寵以高官跡其所爲皆不足以得天下得天下者繇太宗也天（一篇主意）

（幾沓振跌醒出善建令子四字）下之事惟太宗爲之高祖豈遂一無所事乎善建令子以定萬世

（束住有力）（隨用一翻）之業是則高祖之事而已矣臨湖之變又何居焉論者曰教子義

方弗納於邪高祖有數失焉（其失二）元吉田酒殺人留之并州是稔惡也（其失三）

賜鑄錢三鑪是黷貨也（其失四）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是破法也（其失五）

聽建成出擊劉黒闥是導爭也（妝前起後）楊文幹之謀不問東宮是養逆也

此雖歷窮其咎亂之端抑未明其本也大亂之本在於武德初年（深究亂原）

之處立世子而儒者不及察也（設虛勢以振動全篇）楊廣方甃長安未寧是時帝號非

所急也況儲位乎帝能明詔海内謂載難之世主器以賢元良未

建諸子能平禍亂有功德者立焉事久而論定秦王功高推以嗣

兄弟一氣可出筆力高渾

服高祖既正大君之命而建成亦不敢生心於立長之說齊王雖

轉落有法　夾議論而

暴可以義靜也辯之不早而復啓開府置屬禍猶博望夫四海之

行更自光明愷切

大誰非王有太宗即無天策文學諸臣生民繫心久矣肯聽建成

爲元子終代有天下乎是故伏甲玄武吮乳號慟太宗忍於兄弟

照題收局却是至言

君子豈以爲高祖自忍其子也然史稱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基自

借忍字表出寬字

高祖者何曰以其寬也夫惟寬能得百姓亦惟寬不能斷家庭創

結出大義

業之難也寬亦固有夫哉夫易言家人尚己

開創之主自應有雄才大畧唐之天下無一非太宗之力其在

高祖只是善建太子以定萬世之業方正學云天下始定即授以位而無顧戀之態其明達有近於聞道者夫能禪授不私而絕無顧戀則太宗之功即高祖之功故論高祖不可不並論太宗也孫執升

唐太宗論

史稱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言信然。而最大者。尤在用人納諫。（二句提一篇之領）改過不吝。當日房杜以下諸臣。皆能引繩論諫。而盡言不諱。魏徵尤著。（轉筆妙）抑當此非難也。危言於大業之際。正人必誅。容默於貞觀之朝。佞人必黜。（隋唐相形情事曲暢）闇觀太宗言論仁義道德之指。憂勤深遠之慮。多自上開端。而群臣宣畫。人君誠好直。下寧有隱哉。（頌其有致）（轉）然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政治鮮失。獨內則巢剌王妃之有寵。太子承乾之被誅。遠則外國之結昏。東征之不已。累德非淺。群臣默不一言。或言而不盡。何與。（作疑句又生一波）說者曰。（借說者）建成元吉之事。帝所諱也。楊

（翻入）妃有寵事在宮闈非人臣所敢言也然盧江王姬侍側王珪陳齊桓郭公之言帝立出之（舉二事以見帝之能聽言改過）鄭仁基女許嫁士人聘為充華魏徵表諫帝驚自責命停册使仁君衽席之防未嘗不慎而獨不正楊妃之（状上群臣不言）失是群臣負太宗也文德后崩帝欲立巢剌王妃徵引辰嬴為戒（事後之諫）惕然而止然不爭之入宮之時而爭之立后之日稔過二十年始（亦復何益）一匡論猶之諫遂事咎既往矣且楊妃雖不得為后子明則繼元（状楊妃之寵業）吉瀆人倫而亂本支唐室之大恥也而下不與爭是退中國而即於野也帝即位時承乾方八歲賢否未辯也而遽立為太子教誨（闔中忽綜數帝擇失致開一步說）無素遂至於叛嗚呼武宗宣宗之失在不早立太子高祖太宗之

失又在早立太子豈非天哉抑其時君臣所以計之者未審也太
子暗劣無道過失屢見帝能以義斷情可教則教之不可教則廢（正論亦）
之（確論）其誰敢貳乃刺客謀殺于志寧戶奴陰擊張玄素一無所問反（歸咎于帝）
詔取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是明縱之也既縱之而又寵魏王泰以
形之（情）使折節者萌奪嫡之志無將者決不逞之謀帝實導亂非止（不能以義斷）
亂也逮太子廢魏王貶而晉王始立顧其時但有擁立晉王者而（牧承乾之誅案）
無先事以銷太子魏王之禍余是以悲唐朝之無人也高麗之征
啟於陳大德李靖宿將累師無功帝敗于遼東始祀魏徵祭戰亡（群臣不言）
悔心已甚然親征時不復聞褚遂良讜言也房玄齡疾篤謂諸子

曰天下無事唯憂東征我知而不言死有餘責玄齡尚不敢言況（收東征表）

他人乎（先揚一筆）貞觀之際四方君長爭入獻見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中

國以來未有也（舉漢事以相形）獨文成之嫁吐蕃新興之嫁薛延陀累書史冊余

竊羞焉漢高祖解白登之圍而遣劉敬文帝從老上之請而使中

行說勢非得已也（徒豪語耳）而和親之約貽辱千古帝威振絕國甘蒙此羞

所謂除凶雪恥又安在哉（可笑可渫）廷臣既不言（收結眷叢）而玄齡反（總肅數大事無言）贊決其議是舉

朝皆以為（五音應辟臣負太宗）公主可以錫賚遠人而不問也嗚呼楊妃之寵夫婦之

大綱也太子之變社稷之大計也東征生民之大命也和親中外

之大辨也數者皆不言天下事誰當言者哉（反擊有力）宜乎（餘波宕漾以緩而）盧祖尚張蘊古

劉洎李君羨咸以無罪誅而群臣不一争也彼以人之死爲猶小
也○

納諫改過是一篇之要領亦太宗一生之定論顧上有納諫之
主下無進諫之臣故或默而不言或言而不盡爲盛德累自非
一端伊川云唐有天下數百年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君臣
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茲篇結語雖歸咎於臣不能言其
實所以責太宗文家論古一出一入當以此等爲法　孫執升

唐高宗武后論

（叙事直起）

高宗本太宗第九子次不當立太子廢魏王貶長孫無忌褚遂良擁立之維太宗亦曰晉王立承乾與泰俱無恙也（明高宗得立之故）太宗未崩承乾先亡高宗即位遇泰最厚生爲開府置僚屬沒則元旦爲臨軒不受朝可稱不忘父言矣（先賛二語）然武氏一入王后即廢無忌遂良同賜貶（轉筆重在武氏）（束一句）死豈帝竟忘翼戴之功忍於戕賊乎曰此非帝意武氏爲之也（詳叙武氏）武氏初入宮屈體事后而他日即殺后始以順帝意得立爲后而他日即制帝無動欲帝速死其狙詐之術一也（痛恨之詞）王后忌蕭淑妃之寵因勸帝召武氏於寺中未幾即遭斷體之禍人皆謂王后一念嫉

語似寬一步其實憤惋之極
妒自遺伊慼然當兒女子爭寵之日所見不出帷牆亦不意喪身
殄國殺唐子孫害遂至此也麟德元年帝情見制于內召上官儀
議廢之已命草詔武氏遽走訴帝委罪於儀同太子忠死是時帝
坐上制帝無動
言武氏
身不能自主何有於其臣與其子乎」論者謂武氏既為后其罪可
之罪當誅
得正誅者凡四王后蕭淑妃因於別院帝聞行至其所呼之武氏
歷歷數其情真罪當
即斷后妃手足投酒甕中一罪也太子忠無故而廢二罪也殺長
言誅武氏之易
孫無忌柳奭韓瑗三罪也使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禱四罪也四
罪皆在麟德以前帝心苟悟正名其罪以告中外或死或廢一詔
由帝不能自主
書力耳然庸下如帝必不能也庸人之溺女子也始則愛之繼則

畏之愛則以妻妾為性命畏則委性命於妻妾（與言及此真是可哀）麟德以前天下則
帝與武氏所共也（又生一意）麟德以後帝之生死武氏操之何能為乎」然高
宗未崩武氏一天子也必中宗立而大亂作何也高宗未崩武氏
則高宗之妻也（見理明而論事確）以妻制夫有其實而不能有其名高宗既崩武氏
則中宗之母也以母臨子有其實有其名而又有其時有其勢（數者兼有遂爾肆行無忌）繇
是放恣刑戮無不自為政矣（文情激宕而深婉）」徐敬業舉兵而告密法行越王貞等
敗死而宗室斬盡義師再出不足奪淫人之魄而反速四海之禍（誅心之言勝於駱丞一檄）
世謂武氏無忌憚已極要亦勢所必至也」身不正者必懼人圖己
懼人圖己者必以威制人以威制人者必重刑罰重刑罰必用酷

吏用酷吏則舉世以殺人爲功漢武帝一告緡而張湯輩起何怪（援例以証老吏斷獄必確必嚴）
乎索元禮周興来俊臣侯思止之屬紛藉天后之朝也或曰永徽
（又起一波）
初政不異貞觀高宗好善納諫太宗之亞也武氏雖暴不損其仁
（又翻出女子之禍毒於小人）
斯言非也自古亂君桀紂而下身爲不善者寧有幾哉寄於小人
（言論切確）
而小人亂之寄於女子而女子亂之女子小人之不善皆君之不
（剛柔二義似迂實切）
善也楊妃之亂天下以柔武后之亂天下以剛玄宗剛主也以柔
（明快之極）
制之而勝高宗柔主也以剛制之而勝柔之禍水也溺而不覺剛
（結案高宗）
之禍火也其焚必盡二者惟人君自取而已武氏少事太宗高宗
（餘意自快）
納之立后之詔引漢王政君以自文其罪嗚呼武氏有政君之壽

而〇又〇身〇行〇王〇莽〇之〇惡〇中〇宗〇即〇欲〇不〇爲〇孺〇子〇嬰〇不〇可〇得〇矣
中〇多〇悲〇慘〇之〇詞〇痛〇哭〇不〇已〇復〇爲〇痛〇罵〇此〇恨〇之〇之〇深〇也〇論女子而
〇兼論小人〇論女禍而兼論酷吏〇自〇是〇推〇原〇禍〇亂〇之〇本〇夫麟德之
〇間百官奏事〇皆皇后決之〇天子拱手而已〇故論武氏即是論高
宗〇武氏雖可誅〇不足標目也〇此〇合〇論〇之〇本〇旨〇孫執升

唐中宗論

（引宋高以形唐中高宗有事論此只一句奇絕）

古來無道之君未有下流若唐盧陵王宋康王者也盧陵王久貶房州賴五王之力反周爲唐復位以後即縱韋后與武三思等淫亂五王誅死其穢賤固不足道所深痛者五王討亂反正止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正名武氏爲賊

（非寬盧陵正罪其臣以罪其主也）

漢呂后少從高帝起側微攻苦食淡未若武氏先侍太宗繼爲比丘尼長髮入宮也

（引呂后以甚武氏）

（四個未若斷案如山）

雖斷戚夫人爲人彘無人道未若武氏以妾殺嫡也

（歷數罪惡真堪髮指）

雖殺三趙王未若武氏自殺已子盡誅李氏宗室也雖王諸呂未若武氏竟稱皇帝立武七廟易唐社稷也

（漢猶有人唐則無人）

然未虛一呼呂氏無少長皆死迎立文帝漢乃大定

武曌罪惡貫達天地以義斷之實唐賊也（牧賊字緊峭）先儒謂五王既奉太子
即位即當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以正論作波瀾）
宗誠篤論也張東之等既不能討治及武三思爲司空始撫牀歎
憤彈指出血嗚呼晚矣（輕插呂事又生一波）或曰薛季昶慮產祿劉幽求請早圖三思（以下正義倨倨）
之禍當日有心者所共憂也不知討賊之義一在正名一在乘時（此是名之當正）
武后爲唐禍烈矣正其名則天下之賊也不正其名則中宗之母（此時之可秉者一）
也正之則若何其先在神龍元年之正月其時易之昌宗既斬廡
下即出太后於長生殿聲其罪誅之諸武咸戮無赦上也否則在（時之可乘者二）（節節回抱見唐臣不若漢臣）
是年之十一月太后上賓宜探禍本猶之呂后既崩平勃始誅諸

呂次也五王既失其時（又借正名意反繫）而在上者復童昏不覺自中宗稱太后曰
母也自韋后則曰姑也三思以母氏之懿親（穢賤至此豈復知有人道）託婚姻於愛女上官
婕妤崔湜鄭愔復爲左右其間韋后既不惜其身以委仇讎而帝
亦甘心庸保惟三思所使蓋末流不肖之主宗廟社稷本不關其
心久之而婦言是聽即夙昔之（反覆嘆痛淚盡而繼之以血）念亦無所動其中縱令斯時有忠
諫之臣痛哭流涕歷陳往日以祈覺悟二三小人必將巧爲之說
曰毋實生我其何敢怨帝（寫出庸保意狀）與后方德之不暇安能復念患難哉然
中宗一身女禍接踵言乎后妃武氏爲其母韋氏爲其妻言乎公
主安樂爲其女太平爲其妹（借天以重責人事）豈天固使然抑人事所召乎詩人傷

褒女左之黠亦令同嘆

奴滅周春秋惡姜氏孫於齊作唐史者至此蓋痛不勝書矣將呂氏節節生情非末滅呂實深文武也非深文武實不能解緇中宗也篇首正名武氏為賊六字其案如鐵只恨時無朱虛侯其人耳從正名卸到乘時以著討賊之義為千古居僭朝者炯鑑通篇文情憤惋激宕多姿論其事則令人恨讀其文又令人喜是真移我情矣

孫執升

唐睿宗論

太子重俊之斬武三思父子臨淄王之誅韋后二者皆天下所大（先用雙提）快也（再用反落）（總唱一句下文疏明）然重俊受戮而臨淄成功竟爲天子者繇勢有順逆舉義同而爲時殊也三思與安樂公主韋后日夜謀危太子太子不勝其忿與李多祚謀發羽林軍殺三思崇訓於其第義則正矣顧其所以圖事與所以稱名皆未有處也（虐柔一語）五王謀誅易之昌宗徧擇心膂委以禁兵然後斬關復辟須臾亂定（即時事以相証）重俊所恃惟多祚千里二人及羽林三百其能濟乎且三思父子在外執而誅之猶易上官昭容安樂公主在内執而誅之則難（入就内外之勢以分難易）太子不先騰表中宗明告以爲

國討賊不驚至尊而輕戰於宮闕之間是與君父鬬也蓋韋后行（筆筆精覈）（援斷明確）
穢於南子而太子跡疑於蒯聵三思罪浮於江充而成王敗同於
漢戾惜哉所舉者義而行之非其時也（東上未有慮）若中宗既弑韋后臨朝舉（直是不）
國皆爲宗楚客葉靜能等所制晏然無言此亦天地傾覆三辰失
（成世界）明之秋也臨淄王倡義而前與衆共之何所不克史稱王既定晝
或請白相王王不之許美其斷而能容（陡然另作一勢）愚以爲即白相王其事猶
礙也相王雖仁其於君臣夫婦之大義未或忘也天子嘗餤餅之
（明白正大義聲凜凜）毒淫人擅太后之號中宗喪不正終溫王立不正始相王父子寄
命亂朝不保朝夕令內外協謀萬騎效死湯武應順其誰尼之咨

命而行於誼尤正何必不告於前而謝罪於後哉諸韋誅鋤讙王
謀亂重福溺死大平復梗雖相繼作難適爲眞主先驅爾然有臨
淄之功不可無宋王之讓有宋王之善讓不可無睿宗之早禪至（歸美睿宗搆局甚緊）
太極元年八月彗星之變公主借以傾臨淄而睿宗即因其言傳
德避災授位太子公主與其黨固爭而不聽相王仁矣而未始不（縮上仁字虛帶一智）
智也

睿宗之於中宗未甚相遠也爲武后立即爲武后廢使在位日
久而不早禪人無明皇以繼其後亂何由止耶論曰其於君臣
夫婦之大義未或忘也舍此大者餘無足稱矣此文家識輕重

法也　孫執升

唐玄宗論

借高宗以起玄宗　以諫臣立論

高宗廢王后立武氏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諫爭皆死先儒譏諸臣不爭於長髮入宮之時而爭於廢立之際甚昧大易之履霜堅冰也若玄宗子壽王瑁妃楊氏册於開元二十三年之十二月竟以天寶四載八月納帝宮中十年子婦一朝奪之此視衛宣公作臺河上其惡尤甚當時無一諫者何也蓋自宋璟韓休張九齡既黜周子諒以直言死舉朝皆李林甫也容容之徒以言爲戒欲如開元盛時潘好禮之爭立武惠妃其可得哉貴妃一入而楊國忠遂進國忠既相而安祿山速反自當日之勢論之令國忠不日

夜求祿山反狀未必即反祿山即反令聽哥舒翰言堅守以待諸
道兵集無遠出戰未必師敗靈寶帝西幸蜀然觀玄宗行事召亂（頓一句作案領起後）
（半篇）亟矣安祿山一營州雜兵敗軍當誅無故而違九齡先見之言眷
眷不已至賜王爵兼三鎮復召入禁中毋事貴妃即閭里販夫所（襪厚如此何以為君）
不爲也帝獨安之何心乎└自古亡國破家相隨屬其爲禍之大不（直以婉辭論事得體）
外敵國宦官女子小人四者而已女子宦官在內者也敵國在外（二語為下伏案）
者也小人在內外之間者也四者分皆足以爲亂四者合亂不終
朝矣祿山何人而令爲貴妃兒起第親仁坊出入宮掖不幾是女（議論敘事相輔而行）
子與敵國合也楊國忠韋見素謀召祿山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

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帝將從之後令中使輔璆琳往察（前云リ）
變璆琳受賂保祿山無二心事遂寢是宦官與敵國合也所不合（外之間又痛言合字復將不合激出來背不合）
者獨林甫國忠二臣皆天下之賊也祿山禍邊鎮二臣禍生民天（人情事理俱極透徹）
下惡二臣甚於惡祿山一日范陽師起衆怒有歸國忠尚在適爲（結上四者合）
亂者口實然則小人與敵國其跡雖分而鶻獺先驅大勢又未嘗（二意）
不合也至高仙芝得士心可無遽斬李光弼郭子儀北取范陽固
守潼關之謀可急用祿山尚徘徊潼關京師左藏富可無即棄而（乎召亂意）（以用小人結案）
西縣令追咎皆帝失策要之既用小人一誤再誤倉皇所出其勢
必然然庶人鳥獸行汙宮室以經斷之亦未有天子妻妾子婦晏（結出亂本）

然南面者也

玄宗兩截人也開元勵精天寶濁亂宋韓張諸人在言聽計從猶可為善若亂之在內在外未有不相倚伏者由貴妃而祿山由祿山而諸道兵皆自召也君子推究禍亂之原其為痛惜甚矣 孫執升

唐肅宗論

肅宗之不先取范陽也秦觀深傷之以爲河北不歸朝廷唐室方（引古轉入語輕頓）

鎮之禍皆始於此信哉斯言可謂知本矣然愚未敢遽以此責肅（先設虛案後入事自透）

宗也論人之道貴因人之高下而責之先爲之地以歷窮其端然

後其心始服是故君子於庸人之始事每有恕辭焉且無卽難之（以庸人待肅宗）

而徐觀其後將以冀其一寤也至於覺寤不能而爲惑彌大則雖（頓折盡致而語）

太息流涕無所辭於彼昏矣肅宗人主之中材也當其甫至鳳翔（更極典雅）

軍聲少振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帝以晨昏

之慕爲辭進師京都雖云失計然猶有說以寬之或者父子天恩（故設寬向）

帝念上皇誠不能朝夕乎長安之民思主而怒寇日望王師之至（用意婉折）欲急難焉忍無先此乎是故廣平子儀濟師而兩京克復事未見（又設虛）（局）（一獨字轉落有力）其大失也獨提書方聞而泌歸衡山子儀光弼累立大功而使魚（虛語輕頓）（忽設正論急流一挹）朝恩爲之節制是則惑之甚者也國家之待治於人主也弱者可以漸強貧者可以漸富獨用人一失其勢不可以復移（點出用人二字縮上起下）（以下多）（言用人之失）李泌從帝靈武謀議見信帝欲相之泌不肯就而後卒受行軍長史之命泌固非無意於天下也建寧之死泌始慮禍決於去國而帝即聽之（窺見至隱）非良婦輔國之言有以深中於心乎更思明以十三郡求降不察其姦而納之而又使烏承恩圖之激之使叛帝若悔過急以軍事（又插正論作虛神）

專屬李郭責其成功可以無患無故而命朝恩爲觀軍容使權加於諸帥則何爲也相州之役當先斷恩明之援朝恩阻之而九節（深著朝恩之罪）度之師皆潰邙山之役當持重安固以挫賊鋒朝恩趣之而河陽懷州皆陷（特說宜誅振出可痛句）定罪明罰固宜首誅朝恩勸勵將士而寵信日深反以其言召還子儀去二師犄角之勢而光弼亦不能因以成功上元之初制令子儀帥師取范陽復以朝恩言罷其命於是河北遂非唐有（仍借秦言收住）（又合諸事論一時之勢羅一篇）竟如秦觀所言不亦痛哉夫李泌去位而輔國益專朝恩主（之意）兵而將帥益貳平盧楚州河東朔方之軍亂於外上皇張后之弑逆建寧王之死亂於內（深惡亂賊之言）而唐尚存者何也則以安史之惡存之也

唐無可與之理安史有不得不亡之勢（即人情以測天意）天之意以爲與安史也寧與唐是故慶緒殺祿山思明殺慶緒朝義殺思明天亟示唐以可（應前怒肅人甚彼昏意）爲而唐不能乘君子所以深惡肅宗也

用人係國安危用得其人即中材猶可以治用人失而肅宗之惑甚矣淮海之言誠爲知本若云唐之再興安史之惡存之此言雖痛以戮肅宗未爲虐也

孫執升

唐代宗論

（開口數語已盡抑揚之致）

代宗在位十七年政無可紀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爲最武然以年次考之上初立殺李輔國廣德二年流程元振大曆五年縊魚朝恩十二年斬元載十四年而帝崩其距載死僅踰年耳是帝之身

（要句領一篇之勢）（下段伏後始息亂臣四字）

與四大姦相終始也古之治國者賞一人而天下勸謂可賞者無不進也誅一人而天下懼謂可誅者無不遠也代宗既殺輔國復

（誅賞如此天下安所勸懲）

用元振猶之輔國在也既流元振復用朝恩猶之元振在也寺人既去載復橫恣帝又以寵宦官者移而用之以寵姦人然載之得

（了相終始意文致回環）

寵由結內侍董秀則帝寵姦臣猶之寵宦官也帝少屬亂離老於

總提數人下文參差回映

軍旅內有李泌外有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此非獨同功之人

也患難共之矣及登大位不聞以殊禮遇也子儀久閑廢吐蕃入

提二筆

寇始召副雍王适光弼擁兵徐州愧恨而死懷恩方平河朔驕奉

分承四人說

仙閒之父子俱反泌出衡山可望大用又遣之江西曰元載不容

東一筆

翻起一段

不敢留也帝真少恩哉其以恩致亂則可悲矣或謂僕固之亂帝

深悔之養其母嫁其女恤視最厚子儀兩定大變尊以尚父世締

轉入正意

婚姻帝未嘗不念功臣也抑思吐蕃入寇元振壅閉而不聞僕固

前提四臣

誘兵朝恩劫遷而無忌天下之亂其誰爲之難極計窮始委之子

單重子儀

儀是所謂狐注也孤注勝則子儀生不勝則子儀死子儀之生生

於忠信爲外國所服非事勢可以不死也廣德之際吐蕃畏子儀不敢居長安而乘輿反正永泰之際回紇感子儀反助唐破吐蕃

此是實話

而僕固道死子儀實全代宗代宗安能全子儀哉懷恩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倉卒造反身入回紇子瑒爲焦暉白玉所殺帝不忍

斷案束前起下

受賀慘然有仁人之心然姑息亂臣乃其本性不足異也崔旰襲殺郭英乂栢茂林楊子琳李昌巙舉義請討反遏止其兵寵以大

承姑息說来而歷舉其事以實之

官賊將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褒加平章事詔以公主妻其子華他若李懷玉逐侯希逸朱希彩殺李懷僊李懷瑗殺希彩紛紛

收姑息意

亂逆不聞有功唐室皆聽其自立況懷恩乎且元振未至江陵朝

恩已總禁兵懷恩方歸靈州而京師即設百高座講仁王經甚至姦人妄說謂安史子禍懷恩病死二敵退還盡出報應不繇人力（憸邪持論茲此真可痛恨）內以消人主英雄之志外以掩元臣造國之功若曰子儀固無能爲不必進任軍國也元載死佛法罷帝方悔悟知相楊綰而綰即病卒帝亦旋崩盡代宗之生年徒爲姦人所蟠固臨死而覺又何益乎（收前大姦相終始）（柳楊帶平德宗）然四姦之誅運繇宸斷惟帝久習兵乃能爲此不測若德宗當之不以身與社稷狥者幾希矣（筆意從子長合傳變化出來）

宦寺盤結庸主日用而不知此通患也姑息亂臣則不能倚恃大臣首云與四大姦相終始可爲寒心末復帶下德宗妙極升執

唐德宗論

代宗當吐蕃入寇倉皇幸陝德宗當涇原兵亂卽如奉天李懷光反卽走梁州父子皆輕棄社稷不憚播遷由玄宗幸蜀爲之倡後世因而效之也（今代德說來必追咎玄宗是探本之論）然廣德之初寇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銳師抵便橋其鋒甚盛不得已而避之魯昭之辱世猶有譏（先論代宗一段入題）德宗建中時姚令言携兵五千過京師以犒賜微薄擐甲噪呼（設一反勢）是時天子坐含元殿召大臣正言往諭之斬中使一二人以殺衆怒亂可卽（醒出德宗無計）定而遽出苑北門竄身道路遂使都城無主亂賊橫行無計甚矣（舉朝可謂無人）夫涇原之兵過京師緜救襄城也襄城之圍緜李希烈反也希烈（丞疏亂賊原委分明）

之反繇朱滔田悅李納王武俊稱王抗命上令之討納希烈不爲朝廷用而反與納等通也納等之連叛繇武俊有殺李維嶽功朝（探源窮流曲曲周到）廷吝惜節鉞削其二州分其糧馬使之生心而滔悅等得進三鎭連衡之策也（又設二反勢跌出下五失）令德宗痛念前咎奮謀新圖雖流離間關可弭後釁而爲失轉甚亂何時已乎朱泚廢處京師心常快快姜公輔請召使從行上不聽而令言迎之入宮此一失也（此不用言之失）泚已爲亂兵所立羣臣慮其攻城勸修守備盧杞獨以百口保其不反而上信之此二（此誤聽言之）失也（失）杜希全戴休顏時常春李建徽合兵入援渾瑊議令自乾陵北過分賊勢杞持不可遂遇賊殺傷此三失也（此不審勢之失）泚圍奉天李懷光

數千里赴難敗其兵於醴泉解圍走泚請見天子杞復尼之生其
怨望此四失也（此失將心之失）李建徽楊惠元兵與懷光連營陸贄請召屬李晟
其說不行懷光遂併其衆此五失也（此不知兵之失）（綜中五失反覆有情）大亂之後當此五失即欲不
奔梁州其可得乎幸天不絕唐武俊悅納上表謝罪李晟馬燧渾（一跌作收句文勢縱）
瑊李抱真奮志掃除始鑾輿返正長安復完不然三鎮崛強滔泚（橫有力）（點出精）
合謀懷光希烈橫兵衝決未有不身叢鋒鏑者也然叛人方猜
守為務半篇張本（入提出兩人言）
忌日深用張延賞則疑李晟用裴延齡則貶陸贄此兩人者身歷（言肩切寒心千古）
百戰之中謀議患難之際上所與指天矢日生死無二也而猶不（頓住猜忌意）
免疑貳中外之臣又誰爲股肱心膂歟白志貞召募禁兵急難時

無一禦賊者其罪當死而任以觀察盧杞殺楊炎陷顏真卿稱朱（歷指忠奸顛倒推出一猜字）
泚忠貞激懷光反叛灃州之貶未足盡辜死而猶念其忠清强介
裴延齡掊克狡險欺罔上下天下盡快其死上獨悼惜用其黨崔（二句結上生下）（猜字是本意承）
損爲相德宗素不親近人何獨於三者戀戀乎夫猜主之性畏勝（上疑貳來）
己而悅不若惡强直而樂順從人有排於己者不曰此藥石也而（曲盡猜主情事）
曰此輕我也人有暱於己者不曰此美疢也而曰此愛我也輕我
者疾之則君子日疎猜之甚而流爲暴愛我者私之則小人日親（曲折寫出猜字）
猜之甚而流爲愚暴則必亂愚則必昏是以昏亂之禍常萃于猜（六句束住）
主之一身蕭復言宦官縱横責盧杞不正上愕然不悅謂其輕朕

興元時欲造塔厚葬唐安公主姜公輔表諫怒而罷之謂其翹過求名違其性也陸贄入相拒絕鞭靴旬日秉筆其遠嫌至矣帝終（結穴在一性字）（即將性字帶下小人意）不悅而貶于忠州非其性之所安也夫惟人主之性疑强諫爲慢（更痛快）上而小人即以緘默爲敬君忌正言爲要名而小人即以逢迎爲歸美是故盧杞關播固寵於前裴延齡李齊運李寔韋執誼韋渠牟之屬信用於後悅竇文場霍仙鳴而中人復熾護韓全義而敗（挽轉作收）（皆以叙事夾議論而行）將有功帝方以爲聰明英武幾不世出而姦邪與庸人錯出其間日用之以取富貴快恩讐而天下已大亂不止悲哉（結得悲涼）范祖禹論德宗三大弊曰姑息藩鎮委任宦人聚斂貨財又曰自古治日久而（引昔人）

（之論作收）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其言至矣然李泌肅代功臣晚相德宗最見信厚鄴國之幽太子幾不免泌為涕泣開悟（餘波亦映精字意）及罷位薦相舉竇參董晉而不及贄儒者疑之豈贄事德宗周旋（掉尾似有不足鄴侯意）奉天久無庸泌先容乎柳帝非能用贄者泌已知之而不言也欲陳五失先設正諭新圖二着得失瞭然前輩云文章須有設身處地法此最善訣也凡此皆由諸臣之力而疑貳中生棄其股肱心膂其禍原惟一猜字小人得而乘之遂至大亂不止可為槌心泣血之談矣起手將代玄二宗引起末將陸李二公作結尤覺感慨橫生　孫執升

唐順宗憲宗論

德宗在位日久積亂日深順宗立而一朝反之雖制出帷中號令稱治若貶李實召陸贄陽城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尤善政之大者故論者謂順宗八月之疾病愈於德宗二十六年之强固也（抑揚結德宗案即結順宗案）然德音方沛帝已不起賢主上賓普天同痛而唐幸復治者頼憲宗（轉落拒定憲宗）繼之也（又將德順二宗重說中出頼憲宗繼之之意）德宗崩時太子瘖疾不能來宮官欲乘倉卒謀他屬衛次公正言始定順宗疾久不愈中外思早立太子牛昭容輩忌憲宗英睿鄭絪書立嫡以長字呈上乃得立兩人決疑俄頃其係國家（頓跌緊嚴）治亂豈淺鮮哉（以下論憲宗）憲宗圖治長於任人聽杜黃裳而討劉闢聽武元

衡而討李錡聽裴度而討吳元濟厥功偉矣夫任得其人則治不（議論闊大）

得其人則亂憲宗既任圖治之人即當去害治之人而晚節不終

竟罹弑禍其失在信宦官也（篇主意）劉希光受孫璹錢二萬緡立賜之死

楊朝汶暴恚輩轂蕭俛劾之即誅伊慎賂第五從直怒貶其官柳

（將信宦官意作開闔）

公綽杖殺神策小將帝以戒左右是於內寺未嘗少狥獨吐突承（以一獨）

（字轉下）

璀則曲護之何謂也承璀欲討王承宗李拭請委以禁兵帝斥為

姦臣既喪師納賂出為淮南監軍李涉稱其有功貶峽州司倉承

（知惡而不去其失彌大）

璀之惡帝所熟察也而旋退旋進晚寵彌固繇是知帝於宦官親

（性名二字遥映文法頓挫有勢）

之者性也遠之者名也名之所在則姑儆一二以謝賢士大夫之

口性之所私則久而不舍甘與之共社稷議政事繇是宦官益不（極言宦官惑主之術）可去矣且宦官之惑人主術有數端庸主則導之以聲色宴遊劉（此是陸說）克明於敬宗田令孜於僖宗是也英主則導之以聚貨財好異端（此是正意）吐突承璀梁守謙於憲宗是也（單承英主說）導人主以貨財者曰不如是則國（國富兵強是英主作用）不富兵不強而聚斂之臣進皇甫鎛程异所以相也導人主以異（神仙長生是英主心事）端者曰不如是則神仙不可致長生不可得而方士集於闕下柳泌所以刺史也（轉筆復申二層）且鎛异之相繇承璀泌之進復繇鎛小人相結其塗各出而術則一致要在借人主之勢亂天下害君子而已（極言小人之害君子有必）是故承璀入則罷李絳李鄘鎛异相則罷裴度崔群佛骨至則貶韓愈

柳泌再用則取裴潾君子小人勝負斷如不可强也及採藥無得
（不相容之勢）
而燥渴疾生中和殿之暴崩陳弘志弑之也而託言藥發内外皆
不敢問然則方士金丹帝既因以喪身亂臣復假以逃罪惜哉功
（事理周匝議論緊嚴痛快）
造吳蜀威行兩河而四體不保墮壞昇平至此極也嗚呼順憲皆
（合二宗收）
唐令主一則立不成君一則死不正終設順宗長世其賢於憲乎
（抑揚以盡其致）
曰否有王伾王叔文在未敢許也善政之出暫則易爲德久則難
（自是確實之論）
爲功是又未可以永貞之八月訾元和之十五年也
（結處見得順憲難分優劣）

任圖治之人即當去害治之人此千古名言宦官以術惑主害
治之大者也聚貨與神仙等過永年與短祚同亂建議高朗搆

局際嚴貫串簡密衆美備矣　孫執升

唐穆宗論

穆宗在位四年史書所譏惟華清之幸驪山之畋爲遊敖失度其（第一段動辭過舉）外不聞有大無道之舉也即位之初楊虞卿趙知微諫觀倡優手搏而不之罪九月大宴李珏鄭覃崔郾等力言其失反慰勞之帝（第二段能受直言）雖未能改過與亂君之飾非拒諫者遠矣李直臣坐賄賂當死左右爲之請而不宥牛僧孺不納韓弘財貨嘉其清而拔以爲相賞（第三段賞罰嚴明）罰之際有權斷焉然宦官無忌河朔再失唐之不可爲實於此始（轉）（一篇大意）其罪在任庸相也（頌語諫然）姦人禍有形庸人禍無形當穆宗任蕭俛段文昌時兩河戰爭畧定天下未嘗無事也無故而起消兵之議以自

弛其備崔植杜元穎王播繼之怡堂猶昔也未幾而盧龍成德瀛（庸人之禍）（庸人之禍）
洲魏博武寧相繼告亂朝廷之上狃常襲故若不聞焉張弘靖以
驕貴見囚田弘正田布以忠孝死難事雖不侔其亂一也今日赦（事勢所至洞然明了）
朱克融明日即赦史憲誠赦克融者赦憲誠之漸也今日赦史憲
誠明日即赦王庭湊赦憲誠者赦庭湊之漸也二賊可赦則天下（言論極其愷切）
無君臣矣藩鎮之君臣亂于外而欲朝廷之君臣治于內不可得（庸人之禍）
矣元稹勸雪庭湊非欲息兵蓋阻裴度也宰相當國家之變不顧（真可痛悼）
利害而惟修私怨則成者必敗安者復危安望綱紀復存乎陳弘
志弑憲宗而穆宗不討人倫之絶即在其正位之日其視庭湊殺

弘正憲誠殺田布與弘志等耳不足異也魏博軍士喜于從亂畏于歸命所謂尤而效之其何誅焉（餘波亦自周匝）或曰憲宗之崩當諱而穆宗事郭太后最隆謹非不孝也（放鬆一步以作緊收）嗚呼君死于賊而反以為諱忍父之讐而徒以口體悅母為此說者與于不忠不孝之甚者也當日穆宗君臣則安然行之矣（另作收讀者豔然）

其罪在任庸相是一篇大旨庸相不能任事但能敗事穆宗為庸君而舉朝皆庸相以庸君而遺亂臣紀綱人倫蕩然矣篇內大義斷然下筆斬然識膽俱到　孫執升

唐敬宗論

（從穆宗叙起）

穆宗長慶二年冬以擊毬得疾裴度三疏請立太子景王湛（即敬宗）始正位東宮四年帝崩太子即位年已十六矣宋儒胡氏稱其在位日淺善政十餘優於德宗若厚待裴韋禮遇李絳德裕尤用人聽言之大者是以八關十六子附麗用事而不害君子之進（雖有小人不害於治）清思殿之盜方起即滅而鐘簴不驚使永其年而漸近正人遠幼志未始不可望治也（多作贊語深於歎惜）立甫二載酒酣遇弒余竊悲焉（三語了上起下）論者曰劉克明田務澄（隨作二波）許文端宦官之黠者也蘇佐明王嘉憲石崇寬閻惟直等武人不可近（上下六等是一失）同宮而擊鞠是君臣爲戲也或者又曰擊毬小過也穆宗之

喪甫及易月而安爲之則忘哀也忘哀者無親無親者身廢漢龔

（居喪不感是二夫）

遂所爲晉邑痛哭也敬宗以擊毬始亦以擊毬終中和殿之幸弒

端見矣豈俟逾年乎二者責敬宗皆正準之春秋之義則未盡也（承二說轉出正論）

（二語立案使弒逆無詞）弒逆之罪不以君有道無道異辭昔者齊人弒君魯襄公曰孰臣（引証）

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所以儆人君）

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而儒者非之謂

爲此說者助人臣之逆非定天下之亂也吳子餘祭死於刺而書（此是正義）（已擬昔葉）

閽弒蔡侯申死於公孫翩而書盜殺曰閽曰盜賤之也從其赴告

之辭而著無君之痛不聞釋臣而專罪君也宦官軍將閽盜之屬（轉入正論）

也敬宗以天下君而死於閹盜舍克明等其誰歸獄焉然敬宗過
僅佚遊而身蹈不測賊臣弑之直股掌間蓋由元和之變穆宗不（追原禍）
（本大義凜然）
能討賊宮廷篡逆狎爲固然敬宗之弑（兩字悚息）天下萬世曰此弑天子也
其時克明等視之猶執一孺子耳穆宗不念厥考（可爲炯戒）而嗣子不保弑
君世見唐遂以亡君臣父子（深罪穆宗）之間又兩失之矣
不以無道而寬弑君之罪春秋之義凜然後復追論穆宗不能
討賊養奸之主禍及子孫自貽伊慼史言信不誣也　孫執升

唐文宗論

文宗之殺陳弘志王守澄與代宗之殺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兩者皆英主所難也（轉包便提）顧其勢異矣（疏明勢異）代宗少歷兵間徹見武畧時宦官氣勢雖隆根株尚少三豎相繼誅死中人震慴因而除之其種易盡也（代宗為其易）文宗承穆敬之後人主積弱委巷掃除玩弄素狎弑君殺相公行蔑如欲驟絕薰燎難矣（文宗為其難）弘志杖殺守澄酖死雖快人心而未宣明其罪且欲誅守澄先進士良此亦驅虎捍狼也（提出數人）是故宋申錫謀之於前（後文詳論）李訓鄭注圖之於後帝去官官益急而官官為禍愈烈（一篇主意）蓋惡亂者有必而救亂者非人也（承上立論）自古定天下之變造非常之原

人天樹義鑿鑿不磨
與庸人議之必不成庸人者人所易也與奸人議之將成而必敗
詳論申錫
奸人者天所嫉也申錫循謹無能雖與帝謀漸除宦官之逼顧其
結庸人案
成畫猶未定也而輕洩言於王璠自速開州之禍是庸人不可任
詳論訓注
也訓注緣守澄進身潛圖中貴計最陰狡注謀選壯士乘內臣集
送王守澄喪盡殲其類可望成功而訓先忌之沮壞其策徒詐誣
結奸人案又總二人說
甘露謬與東甲亦曷濟乎是奸人不可任也庸如申錫奸如訓注
收入救亂非人
帝先不知而欲委以戡大難靖大凶必不得之數也兩謀不成百
可勝嘆息
事潰亂太子暴薨帝疾繼作終其身竟以不能誅宦官而死不已
又發一辨收足救亂非人意
痛哉然則為帝計者俯首內豎絕志澄清遂上下無訌優游天祿

乎曰否去宦官者天下之正也欲去宦官者君心之正也心乎盡

儒者之言　引劉馬數人見帝不能用人救亂

者當一以正道行之　文宗初立劉蕡對策首請正始用其言而立

裴韋為當時重臣敢持深責備之論

誅亂人大作綱紀上也委忠智內臣如馬存亮者圖之次也惜乎

裴度韋處厚坐視不言帝亦怯不敢與議不得已而謀之碌碌新

責社稷臣正所以深責文宗

進二三齷齪小人遂以憂殞爲唐社稷臣者又烏可辭其責哉

末世之主鮮有克終得失由於用人救亂非人四字非徒作痛哭語實爲英主藥石語不辨姦庸而其禍庸與姦相等齷齪小人乘間而起徒有君心之正亦何益哉責英主責社稷臣自是有關係文字　孫執升

唐武宗論

文宗開成三年冬十月綱目書太子永卒蓋傷文宗聽之不明信
（路與出主器非正）
（語廢立〃禍因之而作）
楊妃之譖而太子母子皆不得其死也嗚呼帝止一子不能教之
（刺心之言）
而令之死千秋萬歲後天子之位其誰歸乎無已而謀之宰相立
（此是亂本）
敬宗少子成美爲皇太子王器非正而內侍生心帝一晏駕仇士
（即武宗）
良魚弘志遂擅廢立於是皇弟潁王瀍即位而揚賢妃與安王陳
王同日死矣武宗享國五年而崩子幼不得立世謂身不克壽嗣
（抑即揚以下雜論）
且忽諸天之報施不爽然論其爲君太宗以來未有也天下治亂
（諸臣以德裕爲主故收處即爲篇結構）
視君人君治亂視相武宗方正位而首召李德裕政本定矣肅代

而降國之難治者內莫大於宦官外莫大於藩鎮敵國自德裕處（唐家形勢洞若指掌）
之則沛如也仇士良矯詔立君自矜不世功而勒歸私第劉行深（文饒行事動合機宜）
楊欽義夙典樞密而甘居懦怯不敢預事宦者監軍素為國害一（文情跌宕可喜）
朝約束令毋與軍政而諸將帥次第就功彼何嘗日夜謀誅宦官（此正見其）
哉聲色不動而姦圖屏息當群小蔚薈之時而有談笑坐制之勝（處之沛如）（應處藩鎮意）
非才量大過人者不能也劉稹之叛義在必討治中國之法也回（應處敵國意）（將李鄭語）
鶻與黠戛斯相攻順則撫之逆則威之治遠方之法也蓋李訓鄭（是德裕）
注教文宗以術馭下李德裕教武宗以推誠任人教人主以術馭（推勘入情透露無比）
下者人主必以為忠而信之教人主以推誠任人者茍聽者有猜

心焉未必不疑其攬威福圖自擅也而武宗猶當此不惑其度越
又從術字推入歸重德裕
尋常遠矣且術非弱主可用以文宗之弱而求術則欲治益亂誠
即從德
惟明主能行以武宗之明而推誠宜一治可以不亂也或謂德裕
裕翻起作收局
敗牛僧孺韋元質流李宗閔殺吳湘不忘私讐疑非純臣然觀武
即事相証其意自明
宗初立仇士良譖誅楊嗣復李玨德裕涕泣極諫援德宗殺劉晏
文宗竄宋申錫爲鑒久而得釋中心無累亦槩見矣予乃信處高
歸重文饒正是贊帝之能
而忮人醜正而無忌者皆天下無才不足比數之人未足窺德裕
往相
萬一也

唐多宦侍之禍皆由主器非正此語不徒爲武宗發也然聲色

不動而姦圖屏息篇後極口李文饒而武宗之才量過人誠貞觀以來所未有矣中間將文宗李鄭互説得失自見此論人之卓識妙法也

孫執升

唐宣宗論

宣宗本憲宗孽人之子穆宗少弟敬宗文宗武宗之庶叔也武宗未立太子而崩皇嗣幼弱大統靡定宣宗爲宦官所立竟以叔氏紹位論者擬於周孝王之繼懿王親親尊尊無害也然三代以下事不經見遂至佞臣獻拜姪之疑史策書遷主之失亦以立非其正邪說間作矣宣宗明德邁祖而惡言建儲晚年不豫王宗實得以矯詔更立武宗之非身蹈而不悟予尤惑焉王才人以身殉武宗帝哀其節而厚加贈葬作雍和殿於十六宅親近諸王憂喜無間友愛備矣公主下嫁裁以士禮元舅富貴而不任以民官家法

嚴矣獨郭太后之暴崩景陵側之祔葬爲世所識豈帝克修百行
（繫入聲然）（又寬一步）
獨斷大本乎務是後世苛責之者曰帝雖察主實逆主也嶺南湖
南江西宣州相繼軍亂河南北淮南大水泛溢皆逆氣所及餌藥
（虐撓頓佳）（語皆切確）
疽發其誰咎焉嗟乎此甚辭也亂世之求君急於治世之求君唐
（反語甚醒）
至穆敬陵微甚矣今文宗崩而太子永繼之武宗崩而孩童爲政
（兩君之立皆屬天意）
無道忽焉唐亡豈俟天祐哉是故武宗以太弟賢而君宣宗以太
（擧）
叔賢而君皆天所以維持唐室也賢君之治其道多端莫先於聽
（出治要）
言愛百姓兩者宣宗所最優也馬植服馬元贄寶帶立貶於外敕
使怒鞭驛使謫配恭陵李敬實不避鄭朗馬而剝色配南牙李訥

為亂軍所逐而併杖監軍王宗景當時號最難理者無如宦官宣

結出神武明斷四字

宗一正刑誅而內外恭靜其後士大夫厭棄中貴至有與監軍一

揖沉廢終身者繇此觀之宦官豈真難去者哉特患無神武明斷

收住賛語　轉出遺議

如宣宗耳」夫宣宗明聖不讓太宗而治有遺議者病在急反會昌

極力推重文饒

而輔相失職也會昌之政善政也而指爲疵會昌之相賢相也而

斥爲倖即事之最明淺者如放僧尼汰冗官必反之後快其他更

輔相失職

錯何可勝言抑知白敏中令狐綯其人不及德裕尤倍蓰也興慶

宮之變王皥奏郭后宜祔葬憲宗敏中怒詰之皥貶句容令是陷

為臣如此安得有善政

君於不孝彼實有罪焉安望其相助爲理乎」嗟乎有唐令主莫若

是應篇首尾中段節節供勘

太宗次則武宣而人倫之際皆猶有憾豈貽謀弗臧易世不變與

此讀唐書者思蠱之九二也

帝爲宦官所立而不受蠱惑一正刑誅內外肅然神武明斷四字真史家之筆也人倫之際猶有憾焉褒貶輕重言外隱然　孫執升

唐懿宗論

唐自肅宗以來藩鎮軍將無歲不亂然（言其甚者）未有民逐其上者也至懿宗而民逐其上者三見（由前說來）若懷州之劉仁規陝之崔蕘光州之李弱翁其著也夫唐室再移威命不及四方節度使留後自軍中推擇之予奪繇下習爲固然已不足怪所獨恃者（轉處先立正議）民心奉上不改其初久而無動國猶可支也一旦（隨說變亂）搶攘雲起甘路逆節匹夫匹婦羣瞋目而效牙將之所爲民心去矣君誰與托此徐樂所謂瓦解之不足又益之以土崩也而懿宗不知也（節節呼一溺字）豈惟三者之亂懿宗以爲小變而不省即龐勛造逆毒遍中原崔彥曾戴可師等連見挫殺徐

泗以南盡爲賊有天下幾殆矣康承訓伏朱邪赤心精騎驅馳蕩
滅功莫大焉而路巖韋保衡惡之譖貶恩州司馬是則爲亂者賞
（節節呼一溺字）
靖亂者刑懿宗之求亂揚火也又加薪焉間觀三代以下亂天下
（洞中要害之言）
者必始於女子小人而禍則成於人主一念之溺以唐言之溺后
（諸宗無不非溺）
而亂者高宗中宗也溺妃而亂者玄宗也溺女弟而亂者睿宗也
溺公主而亂者懿宗也懿宗既溺公主即溺韋保衡溺公主而厚
（溺字秀絕快絕）（此其害甚大）
其生死所殫者天下之財溺保衡而任之爲相所亂者天下之政
終其身惟一女子是溺遂至四方盜起而不聞中官再用而不悟
佛骨入京而宮費無量伶工寵貴而直臣貶死甚至彗星三尺亦

指爲瑞而唐亂不可復止矣史臣責宣宗者每謂其愛夔王滋而薄鄆王溫儲位久虛遂啓王宗實之變而王歸長等不得其死以今觀之鄆王之效又何如哉（語冷而妙）

忽讀首語使人咋舌而小變不省又加新焉蓋一念之溺女子小子俱不足責也豈獨懿宗豈獨唐諸宗乎　孫執升

唐僖宗論

（開口便有斷案）

天下之亂莫大於臣有恃而君無恃僖宗之時盧攜恃高駢田令孜恃陳敬瑄天子獨一無所恃雖欲不播遷其可得乎雖然外臣之恃可去內臣之恃不可去是以攜死駢雖經而令孜再顯至令孜再顯而天下益不可爲矣

（承君無恃説）（承臣有）（恃説又分出內外）

王仙芝之興於濮也宋威嘗破走之黃巢陷潭州劉巨容停斬其衆十七八而賊且大熾竟入潼關者何也則以天子之左右無人也

（臣有恃回應君無情）

肅宗即位靈武德宗出居奉天天下之勢岌岌矣幸與李泌陸贄朝夕謀議得以繫人心而定國難

（將二宗有恃映起僖宗）

僖宗有一鄭畋而不能用天下其孰望乎

（可恃而不知恃安得不亂）（一段言僖宗有可恃而）

崔安潛在西川薙盜訓兵

累見成效卒用敬瑄代之以便令孜私圖倉皇幸蜀又何咎焉鄭
不能用
畋傳檄討賊巢不敢西逼車駕王處存王重榮李克用協力復長
空中布陣妙有文瀾
安而乘輿東還使是時効與元之策下詔罪己痛與天下更始武
轉筆
輕輕頓住
即將玄
夫綦臣誰不襲服顧功罪未殊獨以六軍十二衛屬之令孜孟昭
圖強諫其失沉於蓁順荀子所云重愚重闇不較甚哉禍患之來
宗作一影何影處有情際處有力
天下嘗意人主之不身親而忘其慄改若郭從謹進言而玄宗憮
此自召亂速禍
然是己追禍患孰更而童罵日甚天亟垂示猶慮無以處之人心
言之惻然傷心
安能不變乎是故令孜欲兼兩池而重榮稱兵帝走鳳翔寶鷄而
百官不至天下之人未嘗不痛明堂之無主而深有望於君側之

未靖也爲僖宗者疾斬令孜以謝天下未攻鄭昌圖敢立襄王抗
承踪令孜罪来
天子乎夫帝一再出奔南司皆不及知而令孜劫行初逐於巢而
歸京師繼逐於玫而還鳳翔克用之功爲多而令孜且西依於蜀
一呼一應
不奉端州之貶守澄士良未聞若斯之暴且橫也其故何哉史云
文勢激切
帝在潛邸田令孜爲小馬坊使常懷珍果與飲帝心德之故雖爲
劉行深韓文約所立令孜寵暱居上嗟乎一珍果之微而易天下
讜言遠慮等閑點出
之大王之貴明也在先胄教哉在先胄教哉
天子果何所恃乎左右無人有一鄭畋而不能用加之君側未
靖而又便强臣之私圖又安望其斬令孜以謝天下哉至云以

珍果易天下斯言雖小最是謹微之戒　孫執升

唐昭宗論

史稱昭宗體貌明粹雖爲楊復恭劉季述所援立（虛虛喝起）獨謀任宰相銳然有恢復之志然身數遷徙蒙弒椒殿何哉（作一勢折入）論者謂天子拱手外倚藩鎮南北二司邀以爲重竟殄國祚其言信矣猶非昭宗之所服也（文氣雄渾）天子欲自爲武而無求助於諸侯此必天子之勢常有以勝乎諸侯（括出時字遂節節回映）昭宗非其時矣乾符以來天下積亂十五年始以貽之昭宗（照應）當時之天子亦徒有其名爾未能以尺兵威四方也天子之勢（法極其嚴整）既無以勝諸侯則當擇諸侯之賢者而求助焉始藉其力而漸反於正亦一時定亂之道也（因上時字轉一局）（以下言昭宗之失節節以）而昭宗失之「李克用在僖宗朝力匡二

難再存唐室所謂諸侯之賢者非歟（克用爲緯）昭宗不獎其勞而輕加以兵

遂來晉州之圍然猶翱翔河中未敢直逼京師濬緯再貶還訴晉（怒克）

（用一着得保情定罪之意）

陽無禮之中或有足矜者焉迨崔昭緯內行惎間三鎮犯闕殺相

（克用可任是一機會）

天下之亂極矣克用移檄問罪行瑜授首請乘勝剪滅茂貞韓建

雖極大之師何以加此顧惑左右之細言詔無入朝晉師引去華

岐益猖於是少陽難作全忠入衛宗室斬盡而唐祚滅矣夫帝之（正是自取滅亡）

（再用提筆）

不聽克用進兵者謂欲留茂貞以制沙陀也不知廣明以前天下

之勢重在內中和以後天下之勢重在外田令孜恃蜀險以叛而（指宦官）（指藩鎮）

王建誅之復恭守亮稱逆興元敗而走閬爲韓建所僇當時之可

憂者不在宦官而在宦官之挾方鎮以自固若克用則非中人之

所得而挾也非中人之所挾者爲朝廷必忠而討亂必力使帝任（議論雖爾）

之不疑先平華岐後蕩全忠竊爲唐之天下於時可以一振寧有

劉季述王仲先之亂乎（應上失字）失此不圖而身被幽辱岐梁爭處絶命雉

陽甚矣大臣懷二心者之可畏而不道之臣難與深相結也（深罪臣子自是正論）少陽

之變崔胤告亂於汴劉季述顧鄙府庫而全忠心動使無李振決

謀必爲奄用李茂貞初與胤善韓全誨張彥弘厚賂之即背約相（求助諸侯遂有此失）

傾納而劫帝走鳳翔此二臣者貪殘陰賊內無仁義之心而崔胤

輕託以天子帝又不察而輕託以天下始託而終悔之必不可得（上下皆無主安得不速亡）

是以天子大臣皆不能保有其身（君臣皆失結束甚警）繫辭之言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予於昭宗益信矣（結到本題）

昭宗爲宦官楊復恭立爲朱全忠弑當時天子不惟徒有其名求助於諸侯而不得即生死亦惟命耳又何有於恢復定亂之道天下之勢內外輕重猶尚可救若宦官方鎮相挾爲亂天子大臣俱不克保其身說當時事勢真如指諸掌上也　孫執升

唐昭宣帝論

昭宗之遇弑也當日爲帝死者昭儀李漸榮宮人裴貞一耳其從大臣親貴無聞也輝王年幼全忠立之卽位柩前不成君禮未幾禪位於梁歐陽修作五代史悲其時人臣之無義特爲著唐六臣傳盛稱受禪之日梁王袞冕南面坐金祥殿臣張文蔚蘇循奉册升殿楊涉張策奉傳國璽薛貽矩趙光逢奉金寶以次進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廉恥道喪而唐亡矣柳璨說全忠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旣而王殷趙殷衡復譖殺璨與蔣玄暉張廷範負國之報出反不遠要之樞等死於怯璨等死於佞無一爲唐死者唐臣旣盡

而居亦隨之曹州栫棘身遂見弒鳴呼痛哉昭宣立以十三歲弒（真是業冤）以十七歲孺子何罪而必欲死之然其時國勢已去身雖獨存無（時勢至此亦復何為）論昭宣孱幼不堪磋俎即令德王益壯梁所畏忌其所待立亦椒（血淚俱下）殿之續耳欲望子母生全何可得也全忠初弒昭宗猶驚哭投地（篡[illegible]處）殺朱友恭氏叔琮以冀塞謗至濟陰之弒則怡然安之篡逆之事（詐公奪魄）（誠詞却自和平）始則疑再則固矣當是時或使唐之支屬未盡藩城可圖方絕之（深歎）緒其猶有賴乎而九曲池一宴昭宗九子先被縊殺又誰為伯升（宗室之無人）之誅王莽昭烈之哀獻帝歟文宗太和七年李德裕建議謂玄宗（文饒深識遠慮令人慨想）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寶建中兵亂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今

宜盡矣其獘上然之以議除官不決而罷嗚呼令德裕說行天復
事後而惡全圖全古乙轍
天祐間全忠滅唐不若是易也
君弒而群臣晏然禪受而在廷稱賀揔由廉恥道喪所致似此
又何必贅論後之所論只是歎大饒之說不行而宗室殆盡以
致唐滅之易耳夫衆建支庶以爲藩輔故周室雖衰而天命未
遽改先王良法不行於後世讀此爲之三歎 孫執升

後梁論

（首語實嚴屹如山立）

朱溫之不臣無論已獨其所爲尤善負德黄巢之趨亦也李克用擊走之而反有上源驛之圍朱瑾朱宣以兗鄆之師援難秦宗權（一段歷著其負德之實）方破而二鎮隨入於梁河中之王重榮溫初依居母王氏呼爲舅（束善負句）父遽併其地而殺其子珂於傳舍凡所爲負心若此天下其誰安（轉入大義）之然而未也五倫之義大在朝廷近則家室溫之不道禍及洞腹（昧于人倫近者先見）豈獨天下之人知之其兄先知之豈獨其兄知之其妻又先知之溫與兄弟宴宮中其兄全昱目攝罵曰朱三一碭山百姓天子用（俱以敘事雜議論而行）爲四鎮節度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行見族赤矣此深知大

逆之覆宗其亡忽焉者也（疾名先知句）温納朱瑾之妻張后抱之泣曰兗鄆與
司空昆仲之國以小故而興干戈致逼吾姒萬一汴州失守妾亦
當如此矣此又深知温後之必中女禍為之哭泣冀以身悟也（應妻先知句）或
疑温召子婦入侍其子入人始皆不以為異使温寵友珪之婦無
（故發遣使）蔡州之遺廷諤一劍其可免乎噫是何言也鳥獸之聚上下同獄
庚人有此亦來汴宮瀦室之誅況居人國者哉（借武疑作鼓人聲着）友貞納魏討賊史
稱為正即位東都之役晉師數至雖劉鄩王檀屢戰失利而存儒
（又設發醒古天意）被執繼翰來降澶相西南皆梁所有談其時紛敬翔引繩之諫專
任王彥章為將勿徵之還大梁必存而不知此非天意也梁無可（暢發天）

赦之罪天無再逸之罰凡敬翔李振王彥章之屬務忠於梁者皆（悪梁者天所悪）（敗梁者王）逆天而欲與之抗者也趙巖段凝張漢鼎漢傑之屬致敗於梁者（合天心）皆順天而先爲驅除者也天之所惡其類必盡即友貞至死而盡（結穴在此）殺諸兄弟又孰非天之假手以行其種誅乎君子於是傷朱温之（回顧處憐惜甚於誅僇）節鎮重累朱誠之五經也

温之不道與之論五倫論天意迂矣然其兄與妻皆知之而温獨不悟天逸其罰罪温至矣逆天順天論諸人尤爲卓識末後帶朱誠五經無君且無父非漫引也　孫執升

後梁主瑱論

（引例起）

魯桓公弑隱公宣公弑子赤鄭厲公逐世子忽衛公孫剽逐其君衎四者春秋皆不絕其爲君蓋書其實所以著其罪也歐陽氏於後梁亦然故全忠列諸帝紀夫全忠旣列帝紀其子友貞之得爲帝也何疑友貞聞友珪弑父興師復讐衷象先等率禁兵討賊罪人立誅迎王即位王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也北拒幷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於便近何必都雒陽哉於是遂居東都受璽正號彼其意固視大梁爲百世不拔也龍德三年唐主命李嗣源長驅入都國竟不守友貞自殺豈地勢固不

（歐史稟春秋言書其君其實篡也其罪不可得而）（擁）（叙事簡勁典雅）（倘得有泠致）（之不拔意）

可惜乎史言梁主温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巖張漢傑等

轉筆有翔舞之勢

諫棄敬翔李振不用其言以至於亡要之翔振亦非端人也振本

承說振非端人

李抱真孫忍於助温弑昭宗殺唐公卿裴樞等鵷鷺之名人人所

承說翔非端人

惡翔為温謀畫纂弑其妻劉氏侍温卧内兩人皆亂賊之尤即使

毋作反勢激出本意

友貞果聽其言罷段凝任王彥章而神人怨怒梁亦必亡卒之唐

如此行徑豈有救於時事

師至曹州翔猶向主慟哭不能發一策自經高頭車坊而振已入

結梁亡不在疎棄二人

朝新主郭崇韜鄙為常人由此觀之彼何足係國家重輕哉夫五

代諸主遞立遞亡唯重貴之妻叔母承佑之殺大臣致亂自躬其

有[illegible]

他若梁主友貞唐主從厚皆中材之君可以僅存者也可以僅存

而不存其父累之也幽厲雖暴不能沒文武之善其德遠也子嬰雖賢不能救政亥之惡其禍近也明宗即位樞前不忘獻祖武皇即明宗以証梁主而從璨譖死從榮亂誅從厚為王巒所弒人謂篡竊之報此中自有天意天不肯恕明宗其肯恕朱溫乎唐莊宗伐梁時欲稱帝張承業亟諸魏州諫之請先滅朱氏後立唐後定萬年之基而莊宗不從悒悒憂死歷引唐之失策見其不能滅梁而天意必欲滅之且李建及忠壯韋令圖譖出代州李存儒俳優守衛州為段凝張朗所執朱守殷蒼頭無能覆軍於德勝南城唐之失計屢矣而卒透絕快絕克梁者非唐必能滅梁梁亡不能待也康延孝為梁左右先鋒指揮使來奔於唐陳梁必亡之勢請待梁兵既分以鐵騎自鄆趨汴

（亡不能待）

搗其空虛莊宗卒用其策八日而滅梁延孝其亦韓勍馮廷諤之屬乎勍與廷諤殺溫之身延孝覆溫之國滅溫之裔不如是何以（透快之論）（暗結天）（不怨意）警亂賊哉

論一主而滿朝之端邪皆見論一朝而千古繼世之君其賢暴皆見要之天心之怨未及於必亡之主而其亡自不能待也立議最爲愷切春秋有不絕暴君之例蓋其惡以怨而益著矣曰警亂賊斯言諒哉

孫執升

後唐莊宗論

提得雄壯

莊宗受晉王三矢之賜奮志復讐不數年滅梁漆朱友貞首藏於大社剗朱温闕室削其封樹天下咸壯之謂其成功神速不異漢

先褒其致功

高然胡柳陂之戰周德威父子俱死師圍鎮州李嗣昭中矢而亡

轉出敗局

至李存進沒於張處球紫約死於李繼韜朱守殷敗於王彥章其

次論其艱難

他挫衄屢見始知唐兵入大梁未嘗不艱難也經營甫定燕傲遂

轉到傲恣而得禍

恣郭門高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帝即踣絳霄殿廊下焚以樂器

末即說正意後與波通篇開闔

禍福不旋踵又何甚哉論者曰莊宗不終玄宗之續也然朱梁之滅功大於誅韋氏劉夫人之寵罪小於溺楊貴妃而得禍酷且亟

有勢

推出人情理勢最確最甚警懼
者何也偏安之主與混一之君人情國勢不相侔也圖治二十年
總此異勢何可一例而論
入題
而始逸豫與一朝得志而縱溢不返其成敗蚤暮又相殊也」莊宗
性喜音聲好俳優嬉笑方毀梁宗廟即擢其教坊使陳俊內園使
事事並徵並是一
儲德源為刺史蕩心見矣一同光之際善政無聞外任聚歛之臣以
斬付去縱溢不可處
傷百姓內寵女子小人以搖國本雖在位四年亂君之為蔑不備
斷義斬然
也嚴可求何詞小國之吏也高季興籓方之弱臣也皆能料唐必
又借郭為証佐
亡豈俟鄴都告變已水再驅傾覆始決哉一郭崇韜勸立劉后以固
寵而殺崇韜者即劉后莊宗嬖伶官以自娛而弑莊宗者即伶官
一轉歸重於郭
世謂其君臣行事相類要之滅梁平蜀功繇崇韜未可死也崇韜

死而皇甫暉始扶趙在禮為亂李紹琛與王温等紛紛見告而郭從謙乘之意者不殺崇韜唐難不作乎抑知天下之亂積之有本（跌出本論）發之有機本積不深則機發不疾莊宗平日之淫樂撟克所謂本（議論能扎其太）之積也劉后繼岌之殺崇韜所謂機之發也玄宗之內亂積於李（回顧玄宗并為推）（見禍本）林甫而發之者楊國忠外亂積於不用王忠嗣而發之者安祿山亦（一語收住）猶是而已矣

敘事夾議論而行此大家論文之法篇中雜論諸臣遠引唐宗情文周密而結處回跳內亂外亂事理精確非特照應有法已也擊節之下不減歐陽公伶官傳敘矣　孫執升

後唐明宗論

莊宗時鄴都兵亂遣李嗣源討之反（從反字頓住）爲張破敗趙在禮所刼作史者惡之直書李嗣源反抑其情可原也（以下原情之言）莊宗誅戮勳舊嗣源危殆數四御命討賊反受制逼擁之入城彼進不敢見天子退不能自明傍徨投竄討無所之（倉皇失措聞衆言而未能自主情事往往如此）聞安重誨星行詣闕之言則南趨相州惑石敬瑭先取要會康義誠從衆則生之策則兵向大梁當日心持兩端而迹蒙大逆豈得已哉（雖恕詞實譏詞）蓋畏死也至郭從謙弒主殿下嗣源軍至瞿子谷此正義士反正之秋忠臣建節之會也今嗣源堅持（先設虛局）初志迎立魏王不獨唐室再造功名令終即前此披猖非其本念（罪案斷然）（救過全在此時）

亦皎然白於天下矣柰何豆盧革上牋勸進而監國之令即下佯
轉出正意
託三讓而陰肆不仁通王雅王殺於民間魏王繼岌縊於渭南不
只言情而罪案斷然
知太祖養字之恩何負於邈佶烈而夷其子孫殆盡也或曰二王
之死謀出於安重誨魏王至長安窮而自殺非帝罪也然重誨助
先立罪案進而誅心
逆則心德之張虔不勸進則假委城之罪殺之中誠好亂焉可匿
哉秦王從榮帝之愛子作亂伏誅宋王從厚立為君而見弒於從
報復數自及此
珂所謂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非與且嗣源初立悉宦官亡國令
明知覆轍在前而復躬自蹈之真不可解
諸道盡殺監軍而孟漢瓊則為宣徽使郭崇韜之死人情震駭而
任圜安重誨亦不免於誅劉后為尼於晉陽使人殺之而王淑妃

則居宮中用事夫莊宗之失莫大於任宦官親女謁殺大臣嗣源

皆躬蹈之遂令重誨以剛愎亡身范延光輔延壽又以唯隨誤國

（論事曲暢）

（與欽濟滿）

然則史書所稱明宗有道之君亦小功小美耳大者不足錄也嗚

（用永葉轉出儉德之歎未作救）

呼長興之末宰相無短長至親無可恃明宗之身可謂窮矣猶得

稱賢者亦以薄賦斂稅一念好生近於古為君之仁者焉益信無

（此是即明宗之是君道所重）

道之世愛百姓尤不可不急也

明宗以畏死而蒙大逆之述以小美而蹈莊宗之失其於君道

自難以語有道之長篇首謂其情可原此君子之恕辭也至通

篇純用貶駁末後獨表其愛百姓一念蓋愛百姓猶近於仁君

之爲而史書所稱有不誣耳此法蘇家屢用之先生其深得力於古者歟　孫執升

後唐愍帝潞王論

（從明宗初年說起）

明宗天成之際安重誨惡李從珂（即潞王）矯命諭楊彥溫逐之河中軍亂索自通等將兵出討從珂馳入自明重誨諷馮道趙鳳奏請加罪罷歸私第當日皆謂重誨專橫以疏間親近於不道卒取唐天下（以此罪狀）弒（從珂）閔帝者從珂也歐陽氏痛重誨先見忠而不信反遭赤族閔帝（聲淚俱下之言）身死穴於徽陵一壠之土路人悲歎使明宗有知不媿重誨乎然（原情論事極為的確）以情言之重誨從珂亦由爭寵生郤未必逆料其後日篡弒也愍（愍帝能推誠待）帝仁厚雖遭秦王忌嫉坦懷待之卒免於難於潞王亦何嫌疑哉朱弘昭馮贇心忌從珂說帝出其子重吉於亳州召其女入禁中

疑懼殆生而從鎮趣反君子曰鳳翔之變從珂何無人心也從珂

從珂舉兵鳳翔亦自斷足

本王氏賤子年十餘歲明宗過平山掠得之養以爲子最見親愛

歷指明宗待珂之厚以見從珂之無人心

安重誨欲文致其罪帝曲庇之秦王從榮陳兵天津橋帝呼李重

吉欲授從珂以兵柄慈惠之情篤于親子今遽忘之而弑閔帝於

衛州殺孔妃四子豈明宗哉朱邪從珂即起而效之乎孟漢瓊輸

罪從珂以結與人心自

一段詳著

情路陽而立斬康義誠舉國來降而見族李專美請修法度立紀

從珂行事之見其過人

綱則忻然信之史在德狂猾上書盧文紀劉濤請賜黜而下詔勿

責從珂英斷遠過前人而石郎兵至即自焚玄武樓何其怯也呂

故作疑情與起下文

琦議歸薊刺等以結契丹龍敏欲立李贊華以圖解圍其時應變

最稱上策皆不能用坐以待亡抑從珂智勇謀篡則有餘自衛則

主自焚

總論二王之同異

不足哉閔帝之難王思同宋令詢執節殉主潞王攜傳國寶赴火

照顧嬰結有

中廷臣無一從死者意菩薩生鐵之謠民實怨讐哀閔帝之仁弱

法

惡從珂之剛嚴乎胡氏曰潞王甫入洛剝民酬兵自是六軍貶易

以此定從珂之罪

天子益以習熟斯言近之矣

愍帝一曰閔帝癸巳十二月立甲午四月潞王廢之而自立未

幾石敬瑭入洛陽潞王遂自焚死號廢帝是何朝廷尚堪置論

論中一曰以情言之一曰何無人心眞切楷點處亂朝應變之

策自衛之道讀是篇可三反矣

孫執升

後晉高祖論

（提出此句以見敬瑭受唐主恩厚）

石敬瑭西鄙梟捩鷄子也梟捩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明宗愛敬瑭妻以永寧公主趙在禮之亂明宗欲自歸天子明已不反敬瑭獨請騎兵三百攻汴州夷門而叛勢遂成（為逆一）潞王謀逆敬瑭不能討遇閔帝於衛州反殺其左右後騎身趨洛陽是敬瑭未弑從珂之前已兩為逆（為逆二）（斷得嚴確）無義甚矣儒者惡潞王篡弑謂敬瑭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其論近正（找足無義意）惜哉晩矣設敬瑭果懷明宗之恩（以正為翻勢）憤潞王之叛（轉入）當其舉兵鳳翔時即當捲甲直趨助帝討賊而逍遥不進（正意）遇帝逆旅俛首無言奔洪進責其附賊賣天子既不之應而

回環有情

反戕帝左右敬瑭之逆猶之潞王也潞王既立敬瑭入朝君臣之

斷得更確

分已定而天平詔命忍於拒逆如是而欲不名之爲賊不可得也

敬瑭與潞王少事明宗材力等夷陸梁河東亦何能爲勢必結援

車賊字意

契丹憑陵中國當日唐臣呂琦李崧張延朗已豫料之欲先絕其

勿謂舉朝無人

助惜阻於薛文遇言不用耳敬瑭既聽桑維翰計割盧龍一道雁

一段叙事

門北諸州與契丹草表稱臣事以父禮劉知遠諫曰契丹厚賂金

轉得

帛自足致兵不必許以土田異日爲中國患其言深切利害然度

直捷

敬瑭庸才必不聽也宋高宗崎嶇患難以僅存之身倖立爲帝偏

引宋高作陪客

處一隅其志已足則樂於奉事金人而惡聞恢復石敬瑭陰山賊

流尚主領節鎮志窮望極復藉契丹力君有天下則終身德之同

晉高宋高雙收醒快

於戴皇天履后土而子孫之憂四海之辱不復繫念兩者不肖一

也趙德鈞耽耽帝位密賂契丹求立請以見兵南平洛陽敬瑭聞

現在証佐

之大懼亟使桑維翰遊說謂趙北平誕妄不可信契丹主乃堅石

設喻更快

爛之約譬猶貧家二子艷心富室爭媚其主人翁求養已為子而

毒罵聲口

多助者先得亦可醜矣卒之敬瑭覥顏受册德鈞奔降契丹其子

石趙相持彼盛此衰意料不及

延壽竟為晉患而負義佚之流離又不若東京留守之寵貴使敬

冷語妙有含蓄

瑭在不知其妒北平父子又何如也

潞王廢閔帝而自立敬瑭隙潞王而滅唐覥顏受册君臣分絕

論欽瑭者審矣然未弑從珂已爾爲逆其無忌之志手滑心狠不肖二字斷非過也議嚴句斷筆筆斧鉞 孫執升

後晉出帝論

從敬瑭說入

石敬瑭在位七年○反側數見○若范延光亂於天雄○張從賓亂於河陽○符彥饒亂於義成○王暉亂於安州○李金全亂於安遠○王彥忠亂於靈州○安從進亂於山南○安重榮亂於成德○疊書史策○雖旋遭撲滅○而人情不順○亦繇得國非正○衆皆與難也○敬瑭以契丹責讓憂悒成疾○令宦者抱幼子重睿置馮道懷中○使輔立之○敬瑭方殂○道即背其言○與景延廣立其兄子重貴○雖以國難立長爲辭○又云契丹所立不可動○固知小人二心○畏奉異國甚於其主也○延廣用事議絕契丹○世皆咎其橫挑强敵○亡晉祚○然以中國天子下拜契

亂端疊見

二語篇之領

一語立案

勘透小人情事○乾○延廣以

推入時事

歷舉當世人情以見延廣未為

丹三尺童子無不恥之天福之際吳巒閉城郭崇威南遁王權不

失策

肯使契丹安重榮執北使拽剌請備十萬衆往擊蓋惡之心夫人

推開結延廣

盡有豈獨延廣哉且楊光遠趙延壽勸契丹入寇其初至也晉有

承論晉計之失

戚城棣州澶州之捷其後入也晉有榆林店白團衛村之捷敵雖

勘破敵情

強暴失利則去非决欲與中國爭也開運三年杜威奏取瀛莫趙

塋言其不可任而馮玉李崧不從至瀛州敗衂梁漢璋戰死契丹

當時猶尚有人

大衆盡趣恒州李穀進斫敵營備奔衝之策王清奮奪橋開道之

勇尚可轉危為安而威受敵啗遽倡降計六軍慟哭都城一空繇

語皆透闢

此觀之晉之失策在於祖小勝不在於圖自強在於任匪人不在

於絶異國也然推尋亂本馮道之罪尤不可逭也道身受顧命負信苟息毋論已既立重貴而不與計安全胡爲乎當日晉與契丹之事惟戰和兩策戰則當任景延廣延廣之氣不可恃其心不可（承戰說戰是常經）忌也和則當任桑維翰維翰之謀不可經百世猶可支目前也（承和說和是權宜）爲晉計者先用維翰言以固國本後用延廣言以大復讐必能得志（先權宜而後常經此中大有作用絶非紙上空言）於天下而道不念也（就事入道罪）依回兩可不決一策意以爲事成則受其福事敗不任其禍凡道一生取富貴固爵祿其術不出乎此（總道一生大罪）而晉之天下已受其敝矣（損任二筆）欲戰而忽和和必不信欲和而忽戰戰必不力（事勢透極）述律太后雖厭兵而無如中國之背約（背晉之自取）契丹主雖無心入大梁而

無如叛賊之迎降此晉亡所以不旋踵也（結住晉亡）況晉國無度緣馮玉玉之專相緣馮后后者何重貴叔母也安有天子妻叔母而可以一（餘波却是大義）日居人上乎無禮之人君子猶恨其不遄死矣（目眥欲裂）

得國非正人情不順二語千古僭簒寒心後將戰和兩策說得理勢明快可謂謀國之良箴惜當時不足以語此也馮道之罪滔天莫誅垂戒罔自無窮

孫執升

後漢高祖隱帝論

胡致堂曰晉祖為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出劉知遠北（先設一難）亡國之本也信哉契丹滅晉漢未嘗赴難史深譏其幸禍為利然（隨作一解）觀漢稱帝晉陽之時晉主已北遷矣當日神州陸沉中原無主苟（提二語立案）有匹夫倡義志圖興復君子無不予也（承倡義圖復說）梁暉殺契丹守兵王瓊攻耶律郎五東方羣盜陷宋亳密三州遼主患其難制若以內中國（即群盜以明漢祖之不必深譏）之義言之紛紛盜賊春秋所賞況藩方有土之君長乎晉皇甫暉（就時事作証）王建奔唐韓熙載語唐主曰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遼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以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悔恨夫唐主

失之漢主得之此英雄所撫時而起慨想桓文者也安能吏要故（收住作轉局）君於塞外北面臣事之哉五代之興朱温最逆李嗣源李從珂石敬瑭郭威皆不免乎篡惟莊宗起於唐亡之時漢祖立於晉滅之（總五代點出漢得國近正）（以唐）日得國近正而覆轍相同則又何也（隨作一勢轉出豫教久廢）郭崇韜死而鄴都亂作莊宗（形漢）之身禍也楊邠史弘肇王章死而趙村變成漢祖之子禍也莊宗非欲決殺崇韜主之者劉后與魏王繼岌也然莊宗不能制其妻（論事明暢）子猶之乎身殺之也漢祖有三子承訓早死承勳羸疾承祐年十（此是主腦）八未封王而即帝顧其時豫教太子之道則久廢矣胡亥今日即（前補莊宗此引秦始參差掩映論支妙法）位而明日射人豈非始皇之過歟此張昭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之

言爲可省也（又作一勢）或謂邠總機政弘肇典宿衛（借此發論）用法過嚴章掌財賦聚
斂（轉出正議精奇痛快）刻急三臣皆非人心所附使僅殺三臣不及郭威可無變乎是
不然威與三臣同功一體（當日事勢必至於此）三臣死威勢不能獨生無論隱帝不肯
憐而赦威即赦威威亦必懼而先動是所謂殺亦反不殺亦反也
（又插六人又三句）淮陰族而布越疑三臣死而郭威叛成則爲帝王不成則爲菹醢
人君當此（感歎有深情）有幸有不幸耳李太后少事高祖當（轉入太后歷舉）起兵太原時諫無
奪民財號知大體隱帝與小人游戲宮中數切責之及誅楊邠
（敘事以見其督）等入白太后深以爲不可郭威兵嚮京師止帝按兵無動以詔諭
威帝皆不從其言遂及於難嗚呼（收上豫敎之失）帝雖無賢父猶有賢母而身死

國滅則又何也然以太后之賢而有李業爲之弟竟亡漢天下外外戚二字雖餘意眼戚固難其人哉光直射漢唐

論後漢父子而即論郭威雖事勢固然亦因其篡漢而起也五代文往往如此此世代興禪之跡亦文章過脈之法 孫執升

後周太祖論

（合論五代）五代創業之君莫賊于朱温莫賤于石敬瑭其他三主皆有取天下之畧唐莊宗滅梁（從唐滅梁說起）功倍于漢之誅暴秦而身死伶人或謂咎在不聽張承業而自立似矣然唐室蕩毀苗裔斬盡必欲使莊宗求（論議都近情）之草莽挈神器以與他人其義雖正亦後世人情之所難也（正不必責人以難）漢高（次說晉漢）祖與敬瑭同事明宗敬瑭才力遠出其下特以藉明宗愛壻之勢奄有河東高祖黽勉左右贊成大事此亦因便造功非若張良于漢高鄧禹于光武識眞主而委身也（全史爛熟隨手拈來無非妙義）敬瑭死契丹入重貴北行而漢室嗣起猶之取天下於契丹而已矣（入題）周太祖與楊邠史弘肇說

漢高稱帝于晉陽建策最多漢高臨殂委以孺子其心未必遽欲（於文為緩要於）取而代也（義為怒詞）李業創謀三臣誅死隱帝復使郭崇威曹威殺周祖而反形方決（合論二主）一蓋漢周二主才分相同而處勢各異使知遠事漢隱不能辭澶州之甲郭威遇重貴必能正天福之號（二主易地皆同）君子於此往往有怨詞焉（呼節取二字）以為推郭子儀之心以責李光弼唐室無純臣孰張承業之義以責唐莊宗五代無順主不得已而于中節取焉爾（多引全才斷出節取二字）（是論中人之法）雖然人有絕善必有絕惡世有奇忠必有奇佞（又發奇義）承業死而馮道生諂逆反覆不可言也道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張承業承業一心王室夙夜忠義道所親見也而躬悖之（絕惡奇佞）俯仰十君之間怡然以舊

德元老自處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婦有子有孫何無人心至此哉漢乾佑時三鎮拒命隱帝遣郭威討李守真威問策於道道請勿愛官物以收衆心威用其言充河中加恩將相藩鎮而澶州之行即爲衆所擁立威方受勸進召道先歸賅國協謀情狀顯著而猶欺人視聽若不與聞其誰信乎此賈貞所欲加刃而世宗賤棄不用也

五代稠濁統緒無紀顧於不正中衆正所謂節取焉爾曰其心未必遽欲取而代也君子不以不肖之心待人使後世奸人猶

五代諸論獨於馮道作痛言快論讀者擊節

即一事以明其實

眼光如電物無遁情

了馮道起世宗

無恥至此何以長生

有顧名假義之術所謂彼善於此是忠厚之遺意與若馮道歷事五朝至此篇方置論焉斯儈販國一字一誅帝嘗自語莊項天子疑亦是君是臣

孫執升

後周世宗論

通篇將二宗分柱

五代之王以養子而得天下者唐明宗周世宗兩者皆稱賢君其（引擬見論世之識）順逆優劣則相去遠矣（第一層）明宗奪姚彥溫兵據大梁莊宗悲涕洛城身遭焚弑旋居興聖宮稱天子異於朱溫之篡僭爾（明宗不得為順）世宗雖柴守禮子幼從姑長太祖家（叙事明悉）太祖家族為漢劉銖所滅世宗幸存廣順三年封晉王為開封尹太祖疾篤詔判內外兵馬事人心賴之帝崩而即位順也（與明宗異）（第二層）明宗在位八年大臣屢死骨肉猜殺秦王之變措天泣下皆其自取世宗於人倫無失德議者猶謂其不當立符氏為后縱父守禮犯法然漢景王后出於再適（切近引証二公情）瞽瞍殺人聖賢疑其

難處必欲以此苛責叔季之君近於不恕矣明宗少立戰功唯滅（持論自當平恕）（第三層）
梁最著即位以後汴州平盧鄆都宣武義武河中諸軍數亂僅賴
將帥之力稍示誅鋤若高季興縱兵夔州董璋孟知祥連叛兩川（明宗不得為武）
李彝超拒命定難不能討而服也世宗顯德之際西定秦隴東平（戰功與明宗異）
淮右北取三關皆成功獨斷未嘗頓兵其神武固唐憲宗所不逮（從前皆從論世處總轉到正意上）
也然世宗威武震懾中外制作可施後世而大漸未幾陳橋變興
周之天下倏為宋有是何說哉史言世宗在位宰相屢請王諸子
皆謝不應顯德六年始封宗訓為梁王是時疾病方作幼子孤立（代為昔人計有處事之識有負處之地）
亦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也為世宗計者倘釆念祖宗德薄不能久

長子孫衰弱禍難未已爲生民擇主求廷臣之賢如趙匡胤者而禪位焉庶國君有遜讓之實臣下無逆節之名不亦達節偉行高（轉筆提甚）出世主乎然而不能也天下大器人主所戀而堯舜授受事難再（援受之事運而行之亦從生變）爲燕噲子之效之而敗爲世訾笑惡可以望人主也唐明宗每夕祝天願早生聖人而猶諱立太子不欲歸老太原舊第是知取而（天位安肯輕擲）不予人情之常世宗雖賢豈能澂擬其間哉究之柴氏不得不亡（磊磊抒寫事理詳盡）趙氏不得不興世宗既不能讓而宋祖不免爲簒蓋得天下者之（用勢字東住）不幸而勢之無可如何也然唐明宗天成時王都作亂奚契丹助（此用兵之得策）之武從諫王晏球擒其將惕隱禿餒等自是沮氣不敢犯塞及晉

主借敵滅唐世患中國世宗方崩鎮定二州言北漢契丹入寇趙
帯下趙宋并及宋亡回繳五代激昂千古
匡胤帥兵禦之擁立軍中周祚遂絶而宋亡亦卒以元人石敬瑭
痛恨禍始
桑維翰之罪其可勝誅哉

將唐明宗陪說到底上及堯舜燕噲下連契丹趙宋縱横萬里
睥睨千秋論世之識之筆可云快絶胡致堂曰五代十二君愛
民者三而世宗爲最諒非虛語至若世宗太子宗訓七齡即位
半載國亡又不足置喙矣　孫執升

山曉閣重訂歷代史論一編卷三　終

山曉閣重訂歷代史論一編卷四

西吳孫　琮執升手評

宋太祖論

余觀太祖之世天下未有一人得如太祖者也高繼冲之暴斂周保權之幼弱執而取之猶孺子也孟昶奢佚於兩川劉鋹淫虐於廣南李煜貶號江南講誦佛書不恤軍士無道之君其國人望王師之久矣況爲之將者又有王昭遠郭崇岳與皇甫繼勳其人乎夫天下無甚亂之勢則不生大治之君觀諸國之所以亡與宋之所以興非獨人謀蓋有天意乘便藉勝其易固然所獨怪者當

時將相夾輔新主號稱從龍意必有殺才元德卓犖其間顧自今
（即在廷亦皆不如）
斷之一無聞焉王全斌國之大師也克蜀之後軍行狂剽遂致全
（收全本旨）
師雄之亂使非太祖遣使招輯曹彬劉光義協師進擊全蜀非宋
有矣且鎮江之步騎采石之浮梁事無大小皆出廟筭至命彬伐
（暗顧首句）
江南戒以不殺王者之言義同湯武在廷諸臣有能贊一辭乎受
（申未有得如意）
命之後議奪方鎮權趙普曰諸臣祿祿皆非統御才脫軍伍有變
彼何得自由夫惟其祿祿也是以金錢娛樂田宅歌舞之言得以
（人作一波情理曲至）
中之設有不常之臣如韓淮陰者在其中聞之必將喟然而退仰
（此輩皆庸才）
天而太息圖所以舉事矣安能必其再拜稽首辭兵就第乎然所

謂碌碌者非獨石守信王審琦王彥超諸將也即以趙普言之前普而爲相者質溥仁浦後普而爲相者居正義倫皆因循簡默無（揖出趙普與韓淮陰相映）所表異普乃得以峭略著聲要其中心何嘗不爲富貴子孫計哉（勘透至隱）江南吳越之主以金遺普太祖皆令受之後於貢賞外加賜五萬（太祖真知人善任）太祖知普所欲得者金故即予之以金以使之感效雖十年專相（快絕正見無一如太祖）普久爲太祖所用其視宿衛節鎮諸臣碌碌等爾（又從淮陰轉到漢高）夫漢高之才常不及三傑而功臣皆誅夷於其手宋祖之時無一人似宋祖者而（合論愈）內外佐命咸以功名終豈物憎形已人愛弗若乎嗚呼二祖之善（奇愈快）（兩言斷盡二祖）用人一也一則好全人之所短一則好誅人之所長其優柔剛果

綰合極緊結尤勁甚

立國之始強弱已見要論心術吾不以彼易此

漢高時君不如臣宋祖時臣不如君論斷極確首云天下未有一人如太祖一語提全篇之要以下層層推出不如之意至引漢高來陪宋祖引淮陰來陪中令波瀾映合最爲入情結處以心術二字作拖帶而褒譏自見於言外　孫執升

宋太宗論

〔括一大事說入〕

太祖太宗授受之事程敏政辨之辨矣其言曰胡一桂楊維楨之流銳然欲以篡弑加太宗者疑於不見李燾之全書夫不見全書而輕於議人猶刑官不本人之初牘而深文鍛致其言可謂至愼〔此論切確〕然歷觀行事弑兄之謗〔先著一謗字妙在虛〕太宗自有以來之武功之剏成於不行太〔引事相證〕原之賞秦王之貶始於盧趙相傾之際帝之不仁見矣〔直誅其心〕楚王元佐〔又引事證〕帝之長子又愛子也秦王遷房州力救而不得爲之憤寃失心夫天子欲逐一弟而致愛子以狂疾帝之忍絕天倫豈復他人可解〔先作一嚴斷〕乎襄王立爲太子廟見之日人心喜躍〔詳引以證〕帝即不懌且語寇準曰將

（緣情定罪帝真無[illegible]）
置我何地夫己有之而忌之又何有於其弟與其兄之子乎後之
（暗敗謗字妙在實）
君子但觀其終事而不諒其始事則不韙之言日至而不察亦何
辭焉或曰昭憲之命非治命也然太祖崩時北漢未平淮海吳越
（此亦是確論）
之土未闢十七年間事多草創使德昭遽爲天子未必有淳化至
（論斷確不可易）
道之治也武功既殁興元尹又薨傳國之次當在太祖之子孫不
（所見太是）
當在秦王且秦王爲諸王即驕恣又何能君天下故秦王之存亡
（太宗實負太祖）
亦非授受之所亟也惟德昭之長子當立而不立而立已子是則
（虛句作頓妙）（拓出相字作虛句）
太宗之私也太祖無魯隱之疑而太宗有魯桓之謗設以春秋之
義處之將如之何德昭立焉太宗相焉意者成王周公之事當日

其猶可行乎一太平興國以來相之不振甚矣惟帝深知相道貫黃中爲相事多不決帝戒其小心太過失大臣體中書請內供奉繫學士衡除王繼恩宣徽使帝皆不許及謂宰相曰中書政本當進賢退不肖賞當功罰當罪即天下治論相如此呂李諸賢其敢望乎夫明於相道者斯於君道亦庶幾矣是故太宗之爲君世無譏焉

既謂之謗則雖非其實而要必有以致之篇中反覆辨析曰不仁曰忍絕天倫曰太宗之私都是誅心之論至末以君道相道贊其無譏則又折衷之言深得古人一句救轉之法　孫執升

宋眞宗論

提出此語見眞宗可惑而小人乘之

天下之事有心知其不可而故爲之者眞宗之天書是也宋史言契丹之俗主稱天后稱地所獵鴈鵝皆云天賜祭祀誇耀宋臣知其習而效之以動敵人聽聞宋臣者何王欽若其尤矣欽若之請爲天瑞託言於張國威而心實王於傾寇準蓋度帝之英明信準已深他無可動惟登山封禪足以啓其雄心而中生間阻小人之害正亦何常乎敬天之主即以天惑之而君子之道消矣又慮消之無其端也則謬言中國之恥文之以經以厚集其毒然而爲之君者其惑已甚澶淵之役欽若謂寇準以帝爲孤注似也獨不念

痛惡聲口

誅心之論

切中英主情事

合上起下

小人惑君曲盡其術

收轉可

惑故小人惑之

承明心主於傾寇準

聞寇之日陳堯叟勸幸蜀欽若勸幸金陵乎即使孫注不猶愈於
事理甚易明 其志甚銳
棄國而奔者未知所稅駕乎契丹請平寇準不嘗欲邀其稱臣使
獻幽州地以和乎且條畫以進曰如此則百年無事不然則戎將
艱危之中言尚不省他役何望
生心帝豈其忘之乎君臣共事之辭昭然中外而一旦不察則天
寬一步轉出為欽若所制醒絕
下事無復有可信者矣然推察本末帝終未嘗忘準也周懷政之
獄未能之叛其事皆可借以殺準而僅得相州道州之貶大漸之
帝未嘗無知人之明
日遺言寇準李迪可託相信之堅非王丁諸倖臣可以恩擬也王
其事之悲帝
清昭應之作泰山汾陰之祀孫奭崔立極言之帝亦未嘗斥為己
亦知之 轉入欽若并帶五鬼
甚也惟行事之始獨與欽若深謀而懼其或洩則帝反為欽若所

制而五鬼比而熒惑王捷汀州之賤民也張正隨信川之道士也
（搖只心有所惑）
無故而加以將軍先生之號帝之尊寵五鬼亦何異於王捷張正
隨乎君子則以爲猶戲也雖然欽若丁謂已矣舍不肖而責賢者
（推見本原之論）（意在責備賢者）
帝之厭兵實中於曹彬和好之言而天書之敢於崇奉者恃王旦
爲儀仗大禮諸使一旦也東封之時契丹假幣西夏求糧旦不乘此
（此是舍本而圖末非所望於大賢也）
開導止君邪心而徒策預借三萬儲粟京師爲處置得宜前史震
（只一設喻言外含幾許感）
而書之以爲美談竊無取焉夫治疾之家不信醫而尊巫則羣笑
（貶篇內諸人一齊收攝）
以爲惑況無疾而興巫者乎絶之甚易而爭之不力使李流在必
（慨想文靖筆力）
不其然
（斬截）

天書之奉是真宗大惑不解處君心惑而小人因而乘之欽若即借以傾萊公然欽若小人不足深責篇中推到曹武惠王文正蓋探本之論也結處治疾一諭繫照天書立議慨想文靖正是責備子明之意　孫執升

宋仁宗論（引史論說入）

史臣論仁宗之無媿於仁也日在位四十二年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罰似縱弛而決獄多明允之士國未嘗無孼倖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信哉斯言乎（一句提出主意以立局）雖然有君如此而治終不若（明於治要之言）三代者欲速之心害之也何則治天下之形與治一國之形異即以農政言之（就一事以例其餘）五季之時方各爲國而粟贍有宋混一宇內江淅淮南相轉移而時憂不足推此類觀力專者易效勢廣者難成凡事（事勢了然）之情可知已（引事以証）慶曆之際仁宗銳意太平數開天章閣召仲淹琦弼（提起筆）入對授筆札使疏當世事求治之急不少須臾非千載一時君子

所樂得行其志者乎抑知志之不可得行也即在於此夫明主之（即從行志御落發出宏議）
求治其勢不能以無輔則必引大臣之賢者而尊顯之既尊顯之（人主職在任相）
而且虞其莫爲我用也則日款趣焉於是大臣之賢者日夜思有（大臣職在任事）
所效用於人主不避嫌難以爲之圖而忌者弗是也上之人既不（兩路夾說）
能寬日月以待之而下之深相忌者復族立而求其隙天下大矣（此段足四五轉事理兩盡眞切而氣平慨深而議正可列名臣）
一時之興革能盡當乎遽相察舉之人能一用而背無失乎偶或（奏疏）
不效而忌者即因以進言於人主人主怫然而起以爲我之任大（此亦情理所必至）
臣如此其至也而終莫爲我用則疑貳之心生進退不一而動見（收信有力）
裁沮雖有懿綱良矩不一二年而俱廢此害治之端也夫仲淹之

十事韓琦之七事八事與富弼之世務十餘條安邊十三策當持
（從上二三年句轉出）
治要大略在斯矣若言其效則非旦夕可致也使人主執聽不回
雍容信任以觀於後成周之治可以復見此非子之虛言也嘉祐
（治效可見）
以後富韓再用其時風俗政教近三代之仁義有先漢之風烈令
（快欲速收住）
前此諸賢無兗邠鄆揚之罷久道化成又何疑乎後人不原其端
徒見石介蔡襄語言之激夏竦賈昌朝用計之深以為君子濶於
（名句峭栗不猶招應有
言事而疏於防姦不知始用之日范仲淹已先有憂矣曰欲速則
力）
不達
欲速二字深中仁宗之病全篇以此立意首尾俱用為結構蓋

欲速爲害治之大賢才輩立而大用未究以不能久道化成小人得以間之也是故韓富在廷治要畢舉而效卒不致蓋賢人之志不得行則君心之欲速爲害耳指出仁宗之病實爲千古英君之鑑戒

孫執升

宋英宗論

仁宗不豫文彥博與富弼留宿殿廬戒內都知史志聰曰天子起居當告不則行誅英宗即位任守忠諜間兩宮韓琦立責之蘄州安置嗚呼相臣之道正矣范曄之傳宦官也謂奄尹載於月令巷伯見之小雅其來已久寖及東漢委用漸大實始於鄧后稱制令考之治平厚陵初立太后聽政帝復疾作中禁多疑使非大臣親理內外之事則刑人含憲動搖國家其勢甚便迺終帝四年不復有一人齮齕其間未始非守忠之竄有以威之也太后始疑帝甚至有昌邑之問琦修及覆匡劘慈孝如初每當奏對不假寺人傳

言琦固善事太后與帝太后與帝亦善任琦甚哉人主敬大臣之（前提相道此則歸重敬）
（大臣）（崇論閎議寫出盛世氣象）
有效也敬大臣則左右畏左右畏則外人無附外人無附則上下
不疑而事功集是以治平之特帝無所事事任琦其事也琦亦無
（想見情勞無紳之概）
所事事正色立朝屹然不動其事也相臣不動而天下之欲動者
（極言相臣之效）
止矣是故用止一人焉內則兩宮安而外則遼夏服林駉曰周以
冢宰統閽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故無近習之弊東漢用倖幸與
（君臣無間）
政唐命中人典兵故有內廷之變論厚陵者止觀安置守忠之一
（故相道得行應前收任）
事足以信當日君臣之無間然矣元豐大臣一失其制李憲王中
（是言懷聽）
正開其端其後童貫握兵梁師成預政竟亂天下可不懼哉雖然

琦爲社稷臣固也曩者好水川之役任福違節制而敗使仁宗從

（轉事理甚快收局有力）

廷議責琦琦且終身罪廢雖高山大獄亦安所見其雲雨靈怪乎

（以歸美仁宗收）

君子於是益思仁宗之忠厚爲有宋得人之本也

宋多辱主而輒有大臣正相道而輔主德自唐以後所罕覯也

惟主能敬大臣故大臣得以行其志即有一二小人亦無害於

治道於此見君臣之無間真是盛世氣象至以仁宗忠厚爲有

宋得人之本想其下筆時寄懷甚遠　孫執升

宋神宗論

（堯舜心事開口便唱出）神宗之於新法未嘗深信而樂行之也廷臣頌言不便則召講官昇左右詢之矣韓琦疏入則諭執政罷青苗矣鄭俠之圖上則夕（歷歷言之見）寢不寐明日立罷十八事矣（帝亦以新法爲不便）且也憂大風而詔安靜憂不雨而求（極贊神）直言觀史書所載求治之深而慮民之遠神宗之有聖性而加聖（宗順便出堯舜二字）心也雖謂之堯舜可也夫上有堯舜之君則下必有堯舜之輔（轉出安石）王（先用冷挑）安石其可以爲輔乎神宗有志於堯舜始亦未敢自謂已然而其（提出醒快）論先自安石發之則可謂知心矣況潁邸之時韓維呂公著諸賢（其言亦似可聽）力薦安石既有以深繫帝心而安石復爲堯舜善任不疑之說以

堅帝信帝惟恐安石之一日去位無以竟其志也是故神宗之慕
〔妙語可為解頤〕
堯舜猶漢武帝之好神仙武帝之於神仙仙人不至黃金不成而
〔是漢武意中事〕
以終冀其一遇故公孫少君之倫不次尊寵明知其不必然而不
〔關筍甚妙〕
絕其庶幾之望安石之新法亦其類是乎告變者屢矣而或者慮始
〔是神宗意中事〕
之難而將成之忌則且堅任之以觀其效富弼之言雖銘肺腑司
〔層次推剝言無不快〕
馬光雖當左右而其論終三代以下非三代以上胡足以稱堯舜
而名愉快乎則寧却諸賢以從之而不以為惑追惠卿傾危王雱
〔至此自應索然〕
疽死安石之意氣已盡而新法之罪狀且見於南交之露布靈州
〔語冷而妙〕
永樂之役死者六十萬帝始知堯舜之可為而不可為也皆安石

一人誤之憂悖成疾而輪臺悔過之詔已不及下是故安石之負神宗與方士之欺武帝視法有加而於情猶一也（照應有情議論痛快）或曰汴宋相臣之得君無若呂夷簡王安石夷簡助仁宗廢郭后而不害於身致（又將呂相陪說波瀾層疊）太平安石在政府食無兼味而卒大操國命且子公著與子雱去（斷得極透）又相萬安在所謂天道乎由是則益信用人者智而自用者愚也（復將呂事轉入一層）夷簡始以長寧之事貶逐賢臣後勸仁宗倚韓范以西事而功成至見孫沔之書則憮然歎為藥石（安石復戾大非呂比）安石黜韓呂進身富韓歐陽皆國耆臣平日所敬事而不憚力詆迫其強辯也援盤庚以拒胥怨之民引國僑以謝彗星之見（淡語使人汗下）嗚呼奈何其不思也

神宗之慕堯舜○猶漢武之慕神仙○語似詼諧實爲確論○蓋堯舜可爲而不可爲○帝誤於安石而冀得其效○乃效未致而國命已搖○嗚呼○安石之罪○其容逭哉○

孫執升

宋哲宗論

嗚呼小人之傾敗人主亦何所不至哉哲宗在位之九年元祐改而爲紹聖也章惇爲相蔡京改法林希典辭命蔡卞修國史黄履張商英來之邵等主彈射凡元祐之人與法除之無不盡也孟后賢德宣仁所立使郝隨興獄廢之而立劉婕妤其謀猶未止也則誣宣仁以廢立引邢恕爲助而雜治焉且自作詔書請廢太皇太后爲庶人嗚呼何其悖哉天下之母而幽之別宮宣仁數年之令主而欲降爲匹庶既陷帝於不君復陷帝於不子使太后不叩閽宣仁其竟廢乎安民鐫黨碑不願書名張士良崇慶之寺人也蔡

京安得以嚴法迫之誣宣仁而呼天自明趨湯如歸紹聖諸臣雖（深愧其心）無以獨不愧于長安石工與崇慶內侍乎是故欲治紹聖諸臣之（痛快之語羞殺紹聖諸臣）（轉局）罪者不必他人使安民與張士良治之而有餘矣然追本禍始元（亦是平等之論以下皆此意）祐大臣未可謂無過也程頤蘇軾之相爭劉摯呂大防之致隙旣授言者以端而司馬光之用蔡京與大防之信楊畏爲害尤烈夫（理字似迂而切）君子之勝小人也恃何者以勝之恃理而已理不可必其必勝則（危言篤）恃時與勢時與勢合矣不相與信於同功而相與信於同禍天下（切確之論）（論勝于痛哭）後世之所大痛也且諸君子獨未聞治盜乎治盜者誅其首惡而散其徒與不然則盜集章蔡諸人之爲盜大矣旣不能誅之又不（毒罵聲）

能散之不得已而爲調停以平怨賢如范純仁能辨楊畏之不端
（自是君子之疎）
而猶主其說養盜於內而求無患其可得乎蔡確屢起大獄奪人
之位其罪可以赫然正誅乃徒摭其遊車蓋亭一詩欲寘於法是
（治罪不於其實必不服）
即李定擿蘇軾之故智舍其大罪而別爲巧文人誰服乎予閒覽
宋史論王安石爲侍從時仁宗發其釣魚侍宴之詐內懷怨恚晚
（自無君父罪不勝誅）
著日録指斥之君父且然何有百僚又見神宗時韓琦疏入安石
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奉詔趙抃持以
（救結前）
爲俟安石出諭罷連日不決致復召用持新法益堅大抵小人銳
（責備君子當亦無辭）
於報復而君子緩於內斷往往然也

小人傾敗人國恃君子有以勝之乃為君者既不能進君子退小人其大臣又不能致君於無過而徒相與同其禍甚且摘人口過而別為巧文追至小人鋭於報復不能不歸罪君子君子生此等世界亦不能不任罪矣時勢情理曲曲寫出千古之下當為扼腕　孫執升

宋徽宗論

金人之南侵也〇議者罪徽宗輕於伐遼〇謂其寒盟無信〇佳兵不祥〇（借議〇者〇是〇出〇用〇非〇其〇人〇一〇句〇爲〇一〇篇〇大〇旨〇）以予論之〇伐遼未可盡非也〇獨所用非其人爾〇太祖痛石晉以幽燕賂契丹〇特置封樁庫〇諭侍臣曰〇俟滿三五百萬〇即往贖〇不然當（太祖懷不〇忘遼〇）散將上冀必得〇太宗欲成兄志〇既平北漢〇遂伐契丹〇有高梁河之（〇長師釀禍竟始於此〇）敗〇於是契丹世爲宋禍〇令乘天祚之亂〇與金連師〇不勞歲月而山前後十七州皆爲我有〇未必非光祖之盛烈也〇何小信之足云〇（此〇亦〇善〇承〇先〇志〇處〇）然而卒乃戲國者〇則用童貫之爲謀不臧也〇（照〇用〇非〇其〇人〇意〇）童貫初遣劉延慶出雄州而渡白溝也〇郭藥師策其必危〇後竟以不備而敗〇士卒相踐死（爲謀〇不臧）

者百餘里中國之弱已爲金人所輕迨金人攻居庸克五京而貫
師復失期不出是適與金以口實也（爲謀不臧）張瑴之歸金人責盟即函首
歸之致生藥師之心六州皆陷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即宵遁張
孝純力止之不得而河東盡失（爲謀不臧）喪亂弘多有一非貫爲之者乎（總束二筆）議
（以下借建都發議）者又謂太祖始欲都雒太宗力請還汴因歎爲不出百年天下民（太祖憂汴）
力已盡范仲淹亦言雒陽險固而汴爲四戰地有事當居雒陽廣（仲淹憂汴）
儲蓄繕宮室宣和之時蔡京以張觷言召楊時爲秘書郎時且謂（楊時憂汴）
京都居四達之衢高山巨浸爲沮宜亟修戰備使宋初開國都雒（詭勢二折即行轉筆有如舞之妙）
而不都汴金人雖强其能卷甲直趨爲牟駝岡之據乎是又不然

君臣皆失

婁敬論周之營雒在於有德易王無德易亂以道君爲之君以曾

德即天險雖恃　災異早見於即位之

布蔡京諸人爲之臣即天險何庸乎此建中元年之赤氣任伯雨

始

所以預憂外患也

道君非救敗之主而所用又非其人重貫典兵既無將帥之畧

曾蔡當國殊異公輔之選不此之務而徒咎寒盟咎建都所謂

舍其本而末是圖也至赤氣之變伯雨言之而若不聞其童昏

已見於即位之始紛紛變亂尚何言哉　孫執升

宋欽宗論

借上截形出下截以見欽之為大愚

不求才於平日而用人於臨時世必笑其大愚以為必不得之數也獨臨時得之臨時失之其為大愚更甚欽宗於李綱非乎崇寧以來國無正人禁近貴顯之臣皆蔡京王黼所引結驟聞師命競勸南幸褻鄧李綱泣拜邀止為治戰守召四方勤王金人以兵要成种師道入援議欲緩給金幣伺其惰歸扼而殲之於河及挾肅王而北楊時李綱爭請發兵躡敵而言皆不從則李邦彥為之梗也敵既撤圍李綱料其入冬必南力條秋防耿南仲姝之出之於外且詔罷諸召募兵迨斡離不粘沒喝再侵呂好問請集滄滑邢

群小盤互

臨時得之

將用李綱乃以邦彥而廢正是失之臨時

又是一梗

其策可用

相之戍遏奔衛列勤王之師衛京邑亦不之省而南仲唐恪等復

李綱所出好問之言不省

而聽南仲唐恪亦是夫之臨時

請割地是南仲唐恪又一邦彥也夫國家當患難顛沛之時常懼

疾呼其人而不應有賢者起而應之左右謀議相親倚如唐肅宗

此皆是臨時得之

之於李泌德宗之於陸贄其備有濟而偏聽生惑目睹其效而甘

果何所指

爲疏遠豈帝心固別有指乎求其指而不得試設爲後人之苟論

一事是就無可

以繩當日意者金人議和之時綱以剛往未必其賢於李梲乎四

揣度處卿爲揣度

方二十餘萬之師即集金人再至未必不與六丁同敗乎則請有

說以證之金使之來報成也見帝倡甚望見种師道則拜跪稍如

灼見至隱　破其一說

禮凡彼中情未嘗不怯也特李梲過甚耳使綱往折以大義而奪

其氣金人必屈金既入城懼都下人悉力巷戰猶宣言許和邀上
皇出郊巷戰尚畏况勤王之師乎且金師之脇二帝縣滑鄭而北（又破其一說）
空都城不居以與張邦昌知其初志未必利詐也稍有以創之則（推測情事極其透徹）
真定河陽之間師翺翔而不下敢屯青城勤降表乎若此皆事之（言之有餘慨）
所易見而蔽不一省自速其亡帝固謂王黼六人已放戮姦人殆
盡而不知當日之爲相者猶六人之黨也至城陷之後始言宰相（姦邪盤踞可爲痛哭）
誤我父子其悔已晚而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之流甘於
迫脇乘輿北面異姓要之此亦皆六人之黨也前者崔鷗指章惇（是何六人之多）
之惡謂小人兇忍天性天下無事不過陷賊忠良破碎善類積纍（小人情狀透露）

○無○餘○自○天○下○者○何○可○不○省○○○○○○○○○○○○○○○
成禍至於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自今觀
○○○○○○○○於○語○動○人○深○思○○
之其言皆驗嗚呼紹述諸臣之效固何如哉
○○○○○○○○○○○○○
黨之一字無時無之苟非巨姦極惡或國勢不至危疑則猶未
○○○○○○○○○
見其害若當患難顛沛其尤者爲倡餘雖碌碌亦群吠之而事
○○○○○○○○○○○○○○○○○○○○○
之成敗名之共唾皆不顧矣篇中每痛哭流涕於此而首言臨
○○○○○○○
時得失之悞尤爲千古藥石
孫執升

宋高宗論

欽宗信和廢戰聽耿南仲唐恪而斥李綱遂有青城之辱康王所親見也然猶有可解曰非其身爲之（先作寬步）即位之初李綱陳十事薦張所撫河北宗澤守東京興復之效著矣汪伯彥黃潛善間之三臣斥死杜充代用而金人入淮四京盡陷楊鎮杭明溫台之間奔走幾於不保則自其身爲之矣然猶可解曰一試（就非非身爲轉入亦寬一步）若夫撻懶遣秦檜入中國主和而兀朮拘王倫河間分道入寇後連敗不得志復遣莫將議和宋甘稱臣完顏亮復敗其盟而有三十二軍之出其事且數試矣（跌上一）（試經驗一筆）康王何以終不之悟作史者謂韋太后既歸道君顯肅（入從作史者設兩層虛論激）

懿節之喪既至康王慮淵聖南還爲兩大不復迎請又謂秦檜間（出本意）
言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帥爲國患康王忌之用王次翁計召赴（虐句收住有力）
行在解其兵權二者固皆質論然不足以量康王之生平也夫疑（三語立案）
忌陰猜君國者之大病亦雄主所時有也使康王內懷阻忍心識（爲當日設第是千古正論）
大計任用韓岳劉吳諸臣戡定中原迎復二聖宋之天下淵聖其（愈轉愈妙）
能有之乎無論淵聖退不敢居即以義斷之急難屬國以功爲本（引擬甚確）
建成哉太宗而致禍成器讓玄宗以成德前代之事亦云信矣舍（點醒）
此不圖而委國逃竄甚至死而有申王之贈忠獻之謚此無他畏（妙手）（緊入罪案）
金故也尊檜者以金故則殺飛者亦以金故飛之死也豈待建炎

十五年始見哉前者殺陳東歐陽澈之時已知有今日矣張邦昌
親屬則録用之而李綱不赦劉豫以濟南降金則名為大齊而關
（遠快之論使人鮮隨使人髮指）
勝之死不憐凡忠宋者皆康王之所深嫉叛宋者皆康王之所信
（不勝痛恨之極）
愛信愛之不足又敬畏焉類有性情不能以言語説辭為力也夫
（以小喻大）
衣冠氏族之家數傳而子孫式微大不肖者為推埋小者為人僕
（讀至此處幾為）
養其為人僕養者似可遠刑罰離死禍而不知其虧體辱先也不
（放聲大哭）
肖更甚於椎埋是故論人主而至高宗桀紂皆令主亥廣猶英辟
也後之為議者或削其君主之號與以辱人之稱庚康王其少安
（怒罵不已更帶滑稽）
乎何則名之宋帝懼其有愛居之駭也

尊檜者以金殺岳者亦以金忠宋者皆所深嫉叛宋者皆所信愛性情如此眞不可解篇中語語痛罵疑於不雅馴矣曰不可以言語説辭爲力而猶切切於言語説辭之不已自不得不出於痛罵耳篇首兩[illegible]猶可解不是輕怨康王正是以寛一步爲緊一步法文人筆舌眞可畏哉　孫執升

宋孝宗論

人主之勇於去佞而篤於任賢若孝宗者亦可以無愧矣史浩議棄德順虞允文極陳其非而立罷湯思退主和撤備金人入楚濠言者罪之遂竄永州至於近戚內侍若張説之簽書樞密龍大淵曾覿之幹辦皇城張栻陳俊卿一爲排論皆先疎外去邪之速聽不踰時雖眞仁未有逮焉然其後覿説復用王抃甘昪相倚爲姦朱熹進立紀綱正心術之説而帝怒爲比我於亡何相戾也則其端由於大臣之無人而朝廷之輕大臣何以言之帝初受禪手詔張浚入朝倚爲長城苻離之潰不忍言罪復任都督張栻奏劉帝

歎未聞將欲以當楚分相星魏公父子之見知於上者至矣自浚

（帝何嘗不欲大臣）

沒於隆興之二年帝視在廷諸臣無一似浚者而大臣之賢者若

虞陳梁周之倫亦用舍無恒時謝廓然陳賈諸人之在言路者又

（小人害正最為可恨）

爲邪說禁僞學以擠上心朱張胡呂皆厄於下而不得進帝且左

（應東軽大臣黜出自用是本意甚自用轉下）

右視而歎其無人也不得已而欲自用夫人主而欲棄臣以自用

將何爲乎天下之大無論已即一宮之內萬幾之暇欲自用焉又

（極言自用之爲害）

誰圖乎自用既必不能而近臣即揣上意以自附人主以爲我未

（正言讜論）

嘗使之也而天下已爭懼而與之結是故善治之主寧獎用質樸

（人主不可不知）

無華之臣不任陰陽小數之士爭抱損推讓以存大臣之體毋攬

論事○甚明行事
斷內出以疑海內之心孝宗嘗論唐德宗與陸贄論事以其使中
又何相戾○
人傳旨爲失而後日已之用舍且不免於內批亦足鑒已○夫建炎
○合○高○孝○作○總○論○
紹○興○之○間○傷○天○下○之○無○君○乾○道○淳○熙○之○間○傷○天○下○之○再○至○其○所○以
○猶○存○痛○恨○辭○
使天下之無臣者誰乎甚哉高宗之爲禍酷也
大○臣○豈○真○無○人○人○主○好○自○用○而○大○臣○始○輕○夫○自○用○則○去○佞○任○賢○
漸○不○克○終○而○小○人○得○以○窺○其○意○其○流○禍○遂○無○窮○故○善○治○之○主○寧
奬質樸無華○不任陰陽小數○萬○目○千○古○乃○有○此○激○切○之○論○孫執升

宋光宗論

事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得已而復爲焉則其後必亂宋高宗之內（虛案須起筆甚警醒）禪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須項不得已分疏一段）高宗忘天下之大讐廿與金媾岳飛之死痛心載道無論天下不能安高宗高宗亦無以自安（當日事勢如此）於是擇秀王之賢子而立焉後世皆以其能立藝祖之後也而怨之（此其勢不得不禪）且惟恐其禪位之不速也孝宗之內禪得已而爲之者也（須得已分疏二段）聖人在御中原繫心無故而循日至德壽宮之小孝傳位太子五年之間身爲楊舜（人將高孝二宗）卿陳源所間而不能勢制則何爲也（此是自賠伊感）且高宗遜位於紹興之三十（作第二層論）二年崩於淳熙之十四年其爲上皇也二十五年使高宗復爲帝

二十五年沈該万俟卨湯思退之倫盤固而不去宋必且為金盡（詆毒將無所底止）
孝宗崩於紹熙五年之六月而光宗內禪於是年之七月光宗（為時五年）
在位之年皆孝宗太上之日也使孝宗無禪政出於一則李后之（光宗以疾因貴妃之殺又值天變而作）
殺黃貴妃得以詔廢光宗幸無心疾而不朝重華之失可以不著
此得已而為者之大謬也若光宗疾甚而盈廷勸朝甚至陳傅良（狠縱有力）
之引裾彭龜年之流血震動天下宰相而下以去就爭者百餘人（此亦古今之大變）
太學生之上書請過宮者二百一十有八人顯然加天子以不孝
之名不可一日立於人上使韓侂冑得內託關禮請於太后自詭（語出人臣不忠謀國）
定策則人臣之不善全居而謀國者適以為累也前者光宗有疾

壽皇不豫徐誼當以疾禱祠郊廟示百官進嘉王決庶政葉適

引二誼以見當時之臣議

亦謂父子相見俟疾瘳毋洶洶傷國體使行是說即至戊戌之變

聲光炳燿精義卓然

喪冀追臨下獲金縢之義上託諒闇之禮太子監國百官成哀未

此時正自危疑之極

爲不順亦何至倉卒寡謀大臣出境留正欲避趙盾之誅而舉朝

指侂胄之爲禍

盡賂爾拳之失遂爲姦人所乘墜國大命哉予於是益知禪讓之

上下數百年事不第論二時君臣正與起予相應

事雖父子之際不可以數爲而復辟反政之風在後世人臣尤難

言之也

南渡諸宗往往借高宗陪說蓋痛惜於始事欲不置喙而不能

也此篇論內禪亦就高宗說入蓋不得已而爲之者因於勢之

難居得已而亦爲者易其事而輕試夫易其事而輕試則紛紛變故皆於焉作故堯舜之事雖在家庭亦不可數爲誠篤論哉

孫執升

宋寧宗論

以韓侂冑起用事二字是綱內批二字是目

韓侂冑用事左正言黃度欲疏其罪內批除知平江度曰昔蔡京假內批擅權亂天下今侂冑復然請辭新命蓋侂冑自知閤躐封郡王劉弼獻計京鏜設謀凡蜀正朱熹趙汝愚彭龜年陳騤諸君子之斥逐謝深甫劉德秀劉三傑李沐諸小人之進用無不自內批者甚矣內批之爲姦臣資也夫宋之內降猶漢之鴻都唐之斜封其名非美人主行之而不疑者此必有小人以獨斷之說誤上也慶曆之時柴中家請攬威柄事從中出仁宗以爲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而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改之爲易夫仁宗豈

衆正悉進

群小並進

東筆

中出誤上二字

自是至言

借仁宗快論一段實為千古之鑒
不知事從中出之為威重哉顧以天下之事必與天下公之則得
推究弊端鑿鑿名論
失易知且下之所以服上者惟此號令刑賞耳發之宮中未明所
向中書不獲與聞有司不及執奏則在帝左右者人人可以為政
應猶斷來往
矣此朱熹所謂名為獨斷而主威下移欲求治而反亂也　寧宗不
一路寬緩急入寧宗即連侂胄大勢緊峭
悟而委之侂胄內批不已遂假御批天子孰視而不敢問迨夏震
殛之玉津園猶懼其不死也越三日而始下詔君不能制臣而臣
一語結束振起全篇之勢
反挾以制君孰非從中出者之為積漸哉雖然蔡璉告趙汝愚異
猶畏公論
謀欲行證治范仲藝責侂胄以同文館獄之禍而其事遂寢京鏜
小人才
既死何澹胡紘疎罷而偽學禁弛侂胄之惡皆小人成之察其本

署亦各不同

心視京檜猶未甚也即伐金之後使專任丘崈而毋用程松呉曦之變亦可不作也且熙寧之用兵其主之者罪相等也安石賜帶帶熙寧事說低回反覆不勝深慨而侂胄函首豈同敗之中有幸有不幸乎昔人云呂惠卿誤安石安石誤神宗予於侂胄亦云仍以侂胄收

寧宗之時侂胄當國其君直贅旒耳故起結皆以侂胄爲言內批爲姦人之資而文之曰獨斷仁宗所不敢爲而寧宗爲小人所誤至於熟視而不敢問則是侂胄爲主而人主反爲制矣一篇歎息痛恨之言雖題稱韓侂胄論亦何不可　孫執升

宋理宗論

理宗在位四十年史彌遠史嵩之丁全賈似道相繼柄用予惆乎（迂緩語作領局感歎獨遠）其傷之曰宋之不振其在斯乎雖然彌遠旣死而眞德秀魏了翁復召嵩之致仕而杜範爲相亦天下大可爲之時也（正人在列亦是一時）且德秀敬德誠民之告與了翁之二十餘疏皆見嚮納淳佑之間範相一年而舊德日升嘉祐元祐之風漸復鄂渚二帥慷慨用命幸是以往太平（惜天命雖是正議實無可奈）可致顧無何而其人俱亡何也夫君子之不敵小人非獨人事有（何之言）大命焉史浩之家三相繼寵盡以永年令終徐元杰劉漢弼一言（此中似有天意）暴死而天子不問正直之難存而庸回之厚福亦從來數然也惟

括出有道之君是言今事不言天命處

有道之君知君子生命之不猶而務為大勝之術於是及其少壯

名論不刊

之年登之朝廷斷絕疑貳以盡設施是以功成而名立苟其忽而

此有識所深歎

不察置之閒地邪人既敗而始悔悟而策任之顧歲月已久精已

暗洩天命意

消亡矣此國家所以常不得正人之用而君子甚悲乎過時也」理

宗之於眞魏即位之時既知其賢而召之矣顧以濟王之議首拂

用不及其鋒

大臣使朱端常劾之罷祠棄置十餘年而始命為學士杜範為朱

氏之學直言憂國亦以李鳴復之辯踈之出外遲之累年而與范

歎惜痛悼之言

鍾同相用不及其鋒而志未究於世迨其殂謝而為之傷但亦何

庸主事後之思古今一轍

異魯哀公不用孔子而徒矢昊天不弔之誄乎」或曰理宗初政黜

王氏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於正學明道有大功焉嗚呼
讀此幾為隕淚
同時而不知其賢異世而相與追慕庸人無不然也岳飛之封鄂
前後皆侂胄也可勝浩歎
王秦檜之奪爵謚彼韓侂胄尚能爲之又何難哉又何難哉
君子有天命此不得已之言也君子甚悲乎過時此方是爲眞
魏立論蓋知賢而不用用之不及其時使國家不得收其效而
徒爲事後之思庸人故轍古今同符讀至終篇爲之三歎
孫執升

宋度宗論（提理宗）

（提寧宗出彌遠）（出似道）

寧宗立太祖十世孫竑爲皇子○史彌遠間之而立理宗○理宗欲立忠王禥爲太子○吳潛不可○而賈似道贊之○度宗立焉由是史賈功（將史賈揔）名震於兩朝矣（三筆）○東漢桓帝既崩竇武援立靈帝○朝議欲加封爵盧植獻書規武曰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夫宗策之功賢如竇武猶不可居況彌遠似道小人之尤驟而當之爲國患害豈有紀極（引古賢以甚史賈之罪）（令人思韓魏公）是故理宗一立而濟王貶死忠王定儲而潛竄循州二姦之寵日固宋事又安可爲哉（復將理宗及落度宗作虛句）（結任二姦）似道在理宗朝受任援鄂密遣宋京如蒙古軍請稱臣納幣割地以和又用劉整計命夏貴殺（單提似道事實來敘說）

俘卒殿兵僞稱大捷進少師封國公既而拘留信使元兵遂圍襄（是何作用）

陽以法言之當同侂冑函首入元而似道猶然以去安君寵任如（禆入侂冑一語）（又禆入安石以起後半篇）

故君子曰賈似道罪浮于韓侂冑而術勝于王安石置買公田所

行經界推排法作銀關即安石之新法也用劉良貴爲提領陳訔（歷歷比擬無不確當）

爲簡闕即安石之任呂惠卿鄧綰也詔權罷公田憤然求去即安（議論透快處使人擊節）

石之閒言請罷也度宗初立而棄官還越即安石之堅臥不起也（人切齒）

假下沱之寇報趣太后手詔迺起即安石之再相自江寧七日至（前言似道事事學安石轉下言似道事事不如安石）

汴也然安石清彊而似道貪懦安石緣飾經術而似道酒使狎遊

安石執政之時猶有君子與之爭而似道自斥楊萬里葉夢鼎馬

廷鸞之後舉朝無一人敢言其非安石用兵興河雖王韶徐禧喜
（同罪之中似道尤不可原）
功致敗其時國賦兵力猶未大困而似道當元師再至所恃惟江
漢之險輕聽呂文德以委之元至襄圍六年樊圍四年閟不以聞
（忽悵中又插入數人）
宮嬪向帝言之立賜自盡此即趙高拒章邯之使虞世基諱西河
（收任有力）
之失殆有甚焉蓋度宗但德似道之立已而不知國亡而身亦無
（度宗似道對舉總束文）
所存似道但知擁元師之至可以固己之爵位而不知臣主俱斃
（法際嚴）
之秋躬之不恤而何有於它迨襄陽叛降而帝崩揚州軍潰而賈
（回顧彌遠收拾不漏）
劉始信度宗果無理宗之福而似道視彌遠之父子寵終當亦歎
爲小人者有幸有不幸也

宋末諸帝與似道相終始篇中特拉安石爲伴歷歷相比其似安石處正極不如安石處形容最巧推剝最悉此文中酷吏手

孫執升

宋恭宗端宗論

（提出○子幼伏後○小兒案）

度宗既崩三子皆幼賈似道策立中子㬎是為恭宗（中子先立○）元伯顏入臨安恭宗蒙塵陳宜中等立益王昰於福州（長子繼立○）踰年而崩羣臣欲散陸秀夫與衆共立衛王昺（幼子復○立）遷於厓山為張弘範所迫秀夫負帝入海中度宗三子皆帝而宋遂以亡然恭宗北行時年六歲端宗之崩（又分○叙三子）十一歲末帝沈海以八歲伯顏所云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其然歟（結子○幼案）賈似道援立恭宗之時（承似○道說）侈然謂功獨班起居元師大舉入寇猶執居中之説不肯視師既因人言後行復使宋京請和元人不許不得已而出軍魯港孫虎臣夏貴不戰而潰遂同奔（○詳述其事以為罪案○）

揚州舉朝上書（轉出文瀾）請斬似道鄭虎臣乃殛之於漳州木緜菴當日人（字字血）心（淚）無不稱快然非國之幸也從來國有大姦始則姦人伺國繼則國聽於姦人昔太宰嚭有亡吳之罪然太宰戮而吳已亡江充有（兩証皆確）賊漢太子之心然江充誅而太子亦死似道秉政三朝怨塞海內（曲折反覆波瀾不窮）使無江上之潰似道不誅使似道不親視師則師不即潰是似道貫盈之罪必假手於視師始可快其誅夷而不知大軍一潰宋之（應非國之幸意）天下已隨似道同盡也似道既死王爚章鑑畱夢炎輩老不任惟陳宜中亢厲爲名髙太后倚重之而反覆譎悍等於似道殺鄭虎（賊臣繼踵真可太息）臣爲似道報讐也阻文天祥去異於似道者也闒言遠遁數召不

當詩猶畫有人

至即效似道乞歸之術而甚之也且汪立信沿江之策文天祥四

鎮之謀張世傑請集勤王之師一戰而決苗再成欲合兩淮兵圖

晝策雖工而厄於不用

興復四者皆可以濟而一厄於似道再厄於宜中兵銳漸盡而元

慷慨悲歌聞者欲涕

乃坐大徒令太后幼主流離北狩躑躅閩廣至今讀德祐思歸哀

古今同恨

詞與楊太后趙氏塊肉一語恨不能起二賊於九京正誅兩觀也

或曰元初破獨松關臨安戒嚴一時朝列如常懋文及翁倪普曾

真是不成世界

淵子潘文卿李可等數十人皆遁太后榜列朝堂招之不應臣之

無良豈獨賈陳抑知以去要君始于賊賈宜中夢炎王爚章鑑從

君子所以深恨作俑

而效之朝列成風視爲固然殆不足怪夫世至大變王法絕而人

心存朝廷亂而草野治忠義仗節視死如歸者不在大臣在小臣

（語語血誠可與天地同不朽）

不在近臣在遠臣不在榮寵之臣在罪廢之臣不在已仕之臣在

（急流一柱）（賊臣心事）

未仕之臣微之宋亡尤信然觀賈似道當元師逼京尚貪立幼陳

（言之真堪痛哭）（不妨毒）

宜中相益王時猶諷臺諫劾陸秀夫萬世而下賊臣誤國其瀨死

（罵）

不悔如一轍也

國運至此帝不成帝論者何忍舉筆然非論諸帝也似道天祥宜中立信等諸臣雜出筆下將二十一史隱隱然一時並舉如夂立亡國之際字字都成血淚

孫執升

元論

間讀元史自鐵木真至於蒙哥之世其可亡者有二焉太宗之殁（擬出可亡意）
馬乃真稱制越四年而始立定宗則已曠四年無君矣（可亡）定宗既立
事猶中東三年而殂海迷失復稱制四年則又曠四年無君矣（可亡）夫
曠月無君春秋即以爲譏（舉春秋以明大義）況歷世乎宜乎諸王相攻大旱連歲水
涸草焚危亂日告也然而不亡者何也（一呼不亡）意者猶有老成人乎六后
之時耶律楚材以憂死矣然而不亡者何也（再呼不亡）蒙古之始興也蒼狼
白鹿秘史之事可以不言而阿蘭之生端人月輪之軀赤烏實以（可亡而不亡多作疑情）
開國豈元以婦人興者不以婦人亡乎憲宗以拖雷之子爲衆所

推分封善任政復有紀而隕身合州二驢負轊世以為竄失烈門
（又將不亡一呼）
徙死二后之報要元之所以終不亡者何也竊以其時度之夏金
之滅欽蔡之降西域內屬諸邊震恐天下之大盡為元有所獨存
（此是正言其不亡之由）
者宋耳宋之所恃惟荊襄淮甸自保之不暇而無以致難於人是
（此擬甚妙）
以在元無敵國之憂而女子得便其優游之勢猶之秦政然大后
（點睛要語）
雖亂於內而六國既弱不能起而乘之非元之不可亡乃宋之不
能亡元也夫宋之將亡也冀其不亡而亡元之可以亡也冀其亡
（以天字結穴）
而不亡若是者豈非天乎然宋用賈似道而亡其國元歷二寵后
（千古興亡不出此二者側重小人譖見更確）
而不病於其有天下以是見小人之禍尤烈於女子信然

自古可亡之國未有不亡者而況歷世無君乎不能亡元一語使宋室諸臣入地千尺通篇脫卸呼應都有情致結語特重小人之罪名論更卓然　孫執升

卷四

三百

元世祖論

忽必烈非有道之君也（二語立斷案）任阿合馬而殺崔斌任盧世榮而罷崔彧任要東木而陳天祥係獄任桑哥葉李而郭佑楊居寬誅死（歷舉非有道之實）任忙兀帶而劉宣自殺即其悔悟果斷旋見夷戮（抑揚有法）然混一以来十五年間姦人相繼用事鈎考規措殆無虛日至龍楊璉真加發宋室陵墓罪覺下獄猶釋不問官其子暗普爲左丞八思巴死贈號帝師此直貪恃之尤不知前此何以得天下也（暗與首句相應）夫周入於秦非呂政之（引証）仁赧王之弱也晉滅於宋非劉裕之賢恭帝之微也（的確）當宋景定時蒙哥死於合州阿里不哥守和林不至忽必烈勢且岌岌聽廉希

憲早定大計之言始即位中都改元中統成都青居六盤諸師猶（節節蜀應）（轉）與和林相結舉兵關隴幾危而得安亦何敢望爲中國主哉然以（公精覈）僅保臨安之宋敵全有中原之元其地不勝（正與周秦晉宋形勢相似）以賈似道陳宜中敵廉希憲史天澤其大臣不勝以孫虎臣夏貴敵伯顏阿朮其將帥不勝（又入一層）三者皆不勝而又挾四歲之王與久在兵間者角如是即宋（應得天下之故）不欲亡元不欲成功不可得也然天既與元而復不生一盛德之（天意如此悚然可惧）人爲其創業之主蓋不得已而與之後不得已而亡之凡所以處强暴之主理數然也

曰非有道之君曰非望爲中國主一出一入下筆甚嚴然以僅

○保之宋當全盛之元其勢自不敵前以周秦晉宋来相比後皆

暗應此意千古興亡之故言下固自了然　孫執升

元成宗武宗仁宗論
將三宗一齊提明

○成宗鐵木耳太子眞金第三子也○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
先將眞金贊美一段
達○成宗兄答剌麻八剌之子也眞金仁孝恭儉受學於姚樞竇默
許衡諸大儒○天下○屬○心○不幸爲奸黨答即古阿散等所構○發臺臣
內禪之謀○失歡世祖○竟以憂死○世祖既崩○鐵木耳來會○喪玉昔伯
分疏成宗
顏以大義責諸王○奉爲天子○嗣位十三年號稱守成○令主○其崩也○
了成宗案
○太子德壽先死○海山當立而遠在北邊○成后乃屬意安西○聽左相
此段分疏武宗結出仁宗
謀○欲斷其歸路○賴田忠良張昇何瑋力爭之○其事遂寢○哈剌哈孫
奉迎海山○恐懷寧道遠○內難間作○先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
帶出仁宗

州李孟力贊愛育疾至京師中外始定既海山北至愛育讓位約
總束三宗
以兄終弟及武宗後竟致位仁宗當時人心未嘗不快真金之賢
此亦難得之事
子孫世爲天子而後世尚論者感海山兄弟之讓謂賢於諸夏之
引唐宋二宗表出海山兄弟之賢
君也唐宗功高天下而有蹀血臨湖之變宋宗受位太祖而不免
柱斧戳地之疑兩君皆賢主猶然動心神器含釁骨肉令武宗兄
兄弟之間皆有至情至理真其
也仁宗弟也兄未至而弟爲居守監國靖變虛位以待兄之至其
可謂二難
時之難難在仁宗兄有子不立立弟爲太子臨終授命而無所恡
覆說仁宗之難
剖別分明
其時之難難在武宗且仁宗初入諸王潤潤牙忽都咸勸進而正
覆說武宗之難
辭拒之李邦寧與三寶奴相比說武宗勿舍子立弟而怫然不悅

誠心發中不爲利易雖後日仁宗質約自立其子視武宗有慚德要論當時兄弟授受之際亦足以愧夫嗜利亡義宗族相夷者矣

此有人心寧不知愧

或言成仁守文武宗不道其尤異者寵伶官爲平章加官者爲丞

此處提武宗貶殺一番

相任西僧爲學士使當日武宗不立無道或不若是極然仁宗在中宮能爭歐僧斷截之刑而即位之時猶遣李邦寧釋奠於孔子加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豈宦官尊寵習爲固然抑有元之禮覈

褻謾雜是結有餘情

進而中國其一時秕政未能盡革歟

合論三宗譬史漢有合傳其相形比擬之意歷歷分曉中段引唐宋二宗情事明確點出嗜利忘義四字能令昔主汗顏如此

論斷之才自可高視千古○孫執升

元英宗論

贊　楊德懋

英宗孝友仁聰元子之日時有令德即位以後追削迭兒專任拜住海內望治而南坡之變猝起行幄君相同盡若當日之大風拔木宮殿火災已先告焉（先事告變）論者咎其不謹而悼所從來以爲鐵失之逆成於主之果殺以予觀之非主果殺之失乃不斷之患也（就舊案翻出不斷之一字爲一篇主腦）何則仁宗崩屢四日鐵木迭兒以太后命入中書殺大臣蕭拜住楊朵兒只大姦著矣（即事以明其奸）李孟之遷封事之奏王嘗折之及其死而始毀碑奪爵抑何曉也（一疏不斷之患）鐵失與迭兒相結爲父子既籍迭兒家而鐵失仍領左右阿速衛是明與以隙也（再疏不斷之患）且柳林之獵鐵失入見王顧謂宦

者曰朕見此人深有所懼則主已久慮鐵失之難制矣不蚤爲之（三號不斷之患）
所何歟夫小人之在左右也不可使之狎人主亦不可使之懼人（危言讜論人主當銘座右）
主懼形既成君不圖臣則臣必圖君必至之勢也元主怒殺觀音（不能）
保等之諫造佛寺而反委鐵失以振舉臺綱是主之所欲殺僅能（殺故奸臣無所忌）
殺賢臣不能殺權臣也黑驢等之謀逆不待鞫狀而誅籍而鐵失（不能斷故佞臣得用事）
也先以御史樞密領衛兵而不問是主能斷大臣不能斷佞臣也（洞見作史深情）
讀史者覽至治三年八月癸亥之事深悲主爲君之日淺而及身（子迭兒大奸案）
之禍速是以年月絜然畢書噫使迭兒不死主之受殺不俟斯日
矣

自古仁厚之主多不斷之患元之英宗論者議其果殺而有甚
不然者此作者之具眼也層層疏明至于殺賢臣斷大臣過斷
之禍適以殺身所謂小人之在左右使之懼而相圖爲害必至
於此危哉其言之乎　孫執升

元泰定帝明宗文宗論

英宗被弑晉王也孫鐵木兒入繼大統○論者謂鐵失謀逆○晉王與聞乎故其殁不舉請謚升祔之典明其爲賊也○然考之信史○晉王鎮北邉時鐵失客遣斡羅思以謀來告請事成推王爲帝○王囚斡羅思令人赴上都告變○既英宗遇害○諸王按梯不花等迎王○立於龍居河○即聽買奴言○盡誅鐵失賊黨○始發其謀而繼鋤其黨○王○非獨有善名殆有善實焉○所云與聞乎弑者妄也○論者又謂武宗禪位仁宗○仁宗既崩○次當在武宗二子○仁宗不立兄之子而立其子○子復受弑○主元祀者非武宗二子其誰○然晉王裕宗之孫○甘麻剌

借論引起

轉筆

其心迹甚明

先立二句褒語作案隨即破明其爲賊之非

二句總結

又作一波

轉筆

之元子在世祖孫行其次為長一旦國遭大難武宗二子遠在南
重勢不得不爾經權之語樹義正然
北因諸王推戴乘間正位定變倉卒經權之際無所不順晉王自
立正矣王崩而太子阿速吉八繼之亦正也孰意燕帖木兒與潚
此邪黨之奸謀
禿等久懷異圖泰定一崩忽唱武宗二子當立之說遣使迎懷王
圖帖睦爾於懷州迎周王和世㻋於漠北而太子即位上都分兵
入討矣太子敗衂懷王先入周王繼至儼然稱帝立懷王為太子
珠愧武仁之高義
遂不能相容而周王暴卒矣夫周王之不立罪在仁宗而不在泰
統前論斷嚴確明快
定群臣欲立周王當言於仁宗定儲之時而不當言於泰定易世
又二層意周匝精當
之後且既迎周王復迎懷王懷王稱帝周王亦稱帝明示以兄弟

並角之形而爲之臣者又無哈喇李孟阿沙康里之忠智調和於

於此益嘆愛育之不可及

內外欲望懷王復爲讓兄之舉其可得乎嗟乎泰定之誅鐵失子

比凝堅確　痛言私

嬰之戮趙高也懷王之弑周王即胡亥之賊扶蘇也要其禍本繇

念之禍　痛言小人之禍

仁宗一念之私偏聽鐵木迭兒不立周王以至此佞人片言三世

罹毒悲夫

善名善實二語是古今讀史妙法乃不以浮論沒古人之真能

識經權二義君臣得治亂之原論者得是非之正篇中鑿鑿言

之稟經酌史卓乎大家　孫執升

元順帝論

秦亡於胡亥隋亡於楊廣元亡於妥懽帖睦爾胡亥之亡以暴楊廣之亡以淫（覽二步語亦是正論）順帝之淫暴末若二主之甚也且元自世祖以來國無壽君書無逸所云厥後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是也（以壽考而亡國挈起二扇）順帝在位三十六年視諸宗最稱壽考而國亡於其身則何謂也（之意）予嘗觀三代以下號混一者莫強於秦莫富於隋（並秦隋以見元之難亡）莫大於元三者皆最難亡之國而元爲尤甚秦政雖強其時天下（強說）（承秦）初服六國之人心猶思其舊祖龍未死積怨已深繼以胡亥其亡（本隋富說）（低昂）忽諸隋堅得國於宇文平陳之後身享一統者二十餘年國勢視

（白見）
秦較固矣而楊廣以弒逆處上以淫虐威下在位十三年而宇文（論斷明確）（將秦隋）
化及弒之蓋隋之勢固於秦廣之惡甚於亥然而時有難易故亥
（反覆爲言以與元相形）
三年亡廣十三年亡也元至明文之世天欲亡之者亟矣鄖王年
七歲立甫閱月而殂順帝以明宗長子文后決意迎立旣而出文
（設言而疊）
宗廟主遷太后東安殺燕帖古思於高麗世皆謂文宗弒兄文后
弒明后入不涉宜有順帝之報又謂順帝雖雪先君倉卒之讎而
（表出天）
忘太后援立之德報施未可謂當抑知此僅其一家恩怨之事非
（心是一篇大旨）
天心之所繫也天欲亡元而不得所以亡之道於是主以昏庸之
君久其位而厚其毒使賢人日消倭人日長太子亂于內盜賊亂

（每連前代來說全史爛熟）

於外猶之西漢外戚之禍太后壽考歷元成哀平四世爲王氏宗主以養成莽亂也元不可以不亡與秦隋同而其勢不可以遽亡（分別秦隋與元眼光甚透）與秦隋異宋室之子孫無興者一也中原湖廣東浙姑蘇八閩劍

（二段言與秦隋異）

閣廣東遼陽之兵雖相繼起而疆宇之廣兵甲之多財賦之充猶未盡絀二也二者皆不足以亡元惟昏庸如帝久在高位則可以（自是變亂之世）亡元是故太子殺太平則天下無父子孛羅因奇后則天下無君臣直節之臣死而善言不聞戰勝之將亡而軍勢蓋蹙凡順帝之（眼光透亮）優游危亂淫戲秘寢坐斃而不知所省適以待真人之出也（餘波亦妙）說者曰商帝乙欲立微子太史據法爭之卒立紂而商亡文后逆順帝

於廣西太史言立則天下亂後竟如其言豈不立順帝元祚不絕乎不知舍幼立長太后之正即使其時不立順帝而立古思亦徒多骨肉相攻之禍於元之存亡無與也

翻二波瀾

結出正旨

亡國之君不得爲寬論亦不必爲苛論拈出順帝亡元雖勢勝於秦隋而終亦必亡以見勢之不可恃也通篇辯論具見史才

孫執升

山曉閣重訂歷代史論　編卷四　終

LIBRARY
AUG 1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36
C34
1673